

隠し刀
爬行類飼養指南

Rtse of the Rōntn Unofficial Fanbook



高杉×隠刀♀×搭檔♂

人外PARODY

R-18 成人指定

2025 芝麻蜜菓子/WasabiCrab.



爬行類飼養指南

- 發行 | 2025二月
- 執筆 | 芝麻蜜栗子/WasabiCrab
- 聯絡 | 微博@芝麻蜜栗子 POME@十三不塔
- 此本為非公式同人誌
與公式及歷史人物毫無關係
- 此本為無料本
請不要無斷轉載・複製或複寫其中的內容

目錄

角色表

詞匯表

本篇

一、隱刀居然可以被撿到

二、冬眠醒來後就是發情期

三、這都什麼和什麼啊

四、姐與弟

五、強制遣返什麼的沒必要吧

六、有話不早說

七、兩隻一對

八、下好離手

九、這絕對是在捏他結○式吧

十、到底在幹嘛

十一、好結局？

十二、真的結局了

後日談1:

這種東西應該不需要教學吧？

後日談2:

似笑非笑的黑貓

聖誕特輯·冬天的一些事

正月特輯:

去泡熱水吧！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些流言蜚語

真的真結局:

再一次、沒有盡頭。

最後的一點廢話

角色表

角色表 · 隱刀（槿）



山的孩子、傳說中的最後一對隱刀其中之一。

因為一直住在山裡、有點呆呆的，

熟悉之後很活潑。

正體是一條藍色的蚺蛇。

腿的化形不太好、總會有鱗片留在上面，

所以買了很多長筒襪。

雖說是幾百歲的妖神，
但喜歡睡覺、吃麥當勞、
玩遊戲和收集可愛的物件。

非常愛喝果汁、

但很討厭吃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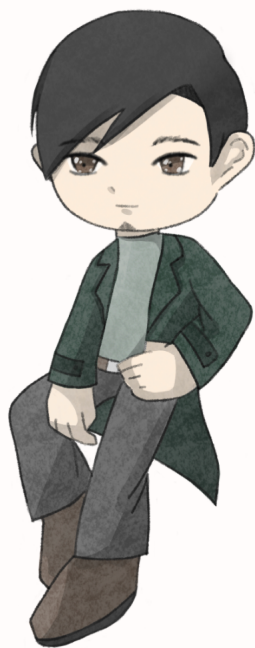
有復原「被奪走的部分」的能力。



角色表 · 高杉 晉作

表面上是東京某小酒吧的老闆、
真實身分是暗中協助怪異生物的民間陰陽師，
時常和一起從老家過來的陰陽師桂、久坂，
及龍馬一起行動。

在某些方面有超乎常人的直覺。
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好像很有錢，
在東京都內有一套自己的兩室公寓。



喜歡格調高雅但不俗套的東西、
出乎意料地喜歡鑽研傳統樂器和文學，
對西式料理和甜品也略有研究。
花花公子，很擅長哄女孩子開心、
但時常猜不透隱刀想做點什麼。
隱密的愛好是像打扮洋娃娃一樣打扮隱刀、
和把搭檔作為重度姐控的樣本進行觀察。

角色表 · 搭檔（佑）



山的孩子、傳說中的最後一對隱刀其中之一。
因為嘴的化形不太好、看起來不愛說話，
在外人面前總是一副兇巴巴的樣子、
其實很有禮貌。

正體是一條黑色的蟒蛇。
是隱刀的弟弟、超級喜歡姐姐。
比隱刀小了五十歲左右。

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但廚藝很好，
會烤小蛋糕。
喜歡吃牛肉飯、最好再加一顆溫泉蛋。
買了很多完全相同的黑帽衫、
無時無刻都穿得一模一樣。
左手無法化形、有陳舊的傷。



角色表 · 高杉的同伴們

來自高知的民間陰陽師、
致力於幫助迷失於人類社會中的怪異生物們。

是高杉的好友。

正職是海外貿易相關的自由職業、

非常擅長與人交際。

微妙的有一些怕蛇。

在與隱刀相遇後努力克服中。



坂本 龍馬



久坂 玄瑞

和高杉同鄉的民間陰陽師、
是高杉的兒時玩伴兼好敵手。

正職是醫師、治療類的陰陽術也很擅長。

與妻子阿文一起經營一家小診所。

觀點較為保守激進、講話聲音很大，
不過熟悉了之後會發現是很正直善良的人。

雖然自詡為治療系陰陽師，
其武力值卻非常之高。

和高杉同鄉的民間陰陽師、
是高杉的前輩兼好友。
在東京某昂貴地段經營一家服裝精品店。
容易溝通、性格和善，
不過聽說喝了酒之後會變成另外一副樣子。

具有領導力、是負責接受任務及
分配報酬的領頭人物。



桂 小五郎

角色表 · 怪異生物們



沖田 總司

於後日談2中登場。

隸屬於政府（元幕府）陰陽寮的陰陽師。

與隱刀於網絡相識、

日後慢慢發展為現實里的朋友。

遊戲技術高超，似乎是某平台上的知名主播。

和黑貓有很多聯繫，但正體不明。

偶爾會和隱刀暢聊遊戲、

不過好像因此引起了某兩個男人的不滿。

於聖誕篇登場。

一家偏僻小酒吧的老闆娘。

有著令人難以忘懷的奇妙氣質。

百年前與人類相戀、

可似乎並沒有迎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正體為雪女。



村山 多加

於溫泉篇登場。

自詡為旅行攝影師的有點可疑的傢伙、

無論何時都戴著棒球帽。

真實身份是政府（元幕府）陰陽寮的領導者、

也是幕府的最後一任將軍。

幕府被推翻後、因為無所事事每天想法設法地
偷跑出去周遊各地、讓手下的陰陽師們傷透了腦筋。

正體是一隻金色的天狐。

「德川老狐狸」並不是空穴來風喔。



德川 慶喜

詞匯表

- 怪異/怪異生物：

非人類的生物。妖怪啦、幽靈啦、山神啦、大概海外的吸血鬼之類也可以算在內吧？

總之不是人類的生物都可以放進這裡。

由於人類對土地的過度開發、怪異生物的居住空間遭受了嚴重擠壓，目前無家可歸的怪異生物已經成為了不為一般大眾所知的社會問題。

- 官家的陰陽師/政府（元幕府）的陰陽師：

為了應對日益增多的混雜在人類中的怪異生物而成立的部門，硬要說的話應該算是怪異方面的警察。對於怪異生物採取了嚴格的一刀切形式、被民間陰陽師所詬病。

有悠久的歷史，職位曾由有血緣的繼承者代代相傳，不過現在已經改為了任何有興趣、有能力的陰陽師都可以加入的開放形式。

據說待遇很好，有高級公務人員一樣的福利。

- 民間的陰陽師：

對官家的政策不滿的陰陽師們自發成立的團體，除了高杉等人的分部以外、在日本各地甚至海外還存在很多其他分部。

主張應該針對個體的不同情況對於無家可歸的怪異生物酌情處理，如果實在無法找到合適的居所也應當幫助他們進行融入人類社會的訓練。除此之外在陰陽術的流派及使用上似乎也與官家陰陽師們存在分歧。

不過畢竟是民間團體，活動經費不是非常寬裕，所以也會接下一些普通的除靈工作、物品開運甚至是命理分析。

- 氣息混雜：

所有陰陽師在習得陰陽術前的第一條守則：切忌與怪異生物過於親近。長時間與怪異生物共處、輕則失去人類的氣息、重則變成半人半妖的怪物。

不過似乎也看個人的體質及意志力。

- 陰陽術：

利用自身的靈力達到各種效果的法術。

只要具有靈力、人類和怪異生物都可以使用喔。

- 式神儀式：

陰陽師與怪異生物結下契約的儀式、從而役使作為儀式對象的怪異生物。多數陰陽師會選擇使用媒介來保持與式神的聯繫，不過也有把式神的一部分植入自己身體中的高風險方法。

本篇

一、隱刀居然可以被檢到

「隱刀」的傳說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

……雖然有這種說法、但真正能找到的記錄也只有寥寥幾筆。相傳在北陸地方的某個小藩地、因為山上的蛇神作祟，那裡的冬天格外漫長、土地也不適合耕作、除此之外還常有疫病發生。與常陸一帶的夜刀神相似，當地人為了祈求蛇神不再降下災禍、將它們稱為「隱刀」並供奉了起來。這些隱刀有著人身蛇尾、往往兩隻一起出現。……不過自江戶末期黑洲藩遭改易後、就再也沒有過相關的記載了。

「……所以、坂本你是想說，眼前的這隻……」高杉瞥了一眼面前大口咬著漢堡的黑髮女人，「……傳說中最後的隱刀、就這麼湊巧被你給檢到了？」

「我還能再吃一份那個嗎？」被三人目光注視著的女人指了指桌上的薯條、又指了指旁邊盒子裡的雞塊，「還有那個、那個我也想吃。」

桂把放著桌上剩下的所有食物的小托盤推到她面前，「是啊坂本，我們是有處理這種事的經驗、但這……」

「……這可不是什麼隨隨便便能融入社會的怪異。」高杉看著她仰起頭、把嘴咧到了一個完全不是人類能咧到的弧度、接著把一整盒薯條都倒了進去，「……怎麼也算得上是妖神吧？」

「……真是的！晉作也是、桂也是，你們反應都太大了點吧！」被稱作坂本的男人一把摟住了旁邊被議論著的對象，「你看！這不是完全無害嘛。另外、她只是要在這裡借住幾天……等找到了要找的人就回到山上去、對吧？」

她狠狠點了點頭。儘管從外表來看幾乎與常人無異、穿著坂本那對她來說有點大的花襯衫的樣子看起來甚至還有點好笑，但那股違和感還是從各方面體現了出來。她不會眨眼，窗外的陽光打在她臉上、能看見她的雙瞳都縮成了一細條。初秋的天氣算不上冷、可她緊緊地裹著一條圍巾，吃東西也是全都倒進嘴裡咽下去嚼都不嚼。她好像吃得很開心、靠在椅背上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就單憑這一幕來說看起來也挺詭異的。

「你要找什麼人？」

高杉往前湊了湊，他對她那雙有著狹長瞳孔的眼睛好像很感興趣。

「……喔！我要找我的搭檔。」她好像才回過神來，「就是、一條大概這麼粗、這麼長的、」她比劃了起來，「純黑色的蟒蛇喔！」



一條大概這麼粗……

……這麼長的……



……純黑色的蟒蛇喔！

……結果還是把這個麻煩帶回了家。

把她撿回來的龍馬說最近有很多事要忙、擔心沒空留在家裡照顧她，桂則表示他有非工作時間喝酒的習慣也不太方便讓女孩子留宿。至於今天有事沒能來的久坂，家裡已經有妻子的他估計也不會同意突然養一條大蛇吧……高杉舉著剛剛從衣櫃裡翻出來的舊T恤，「……今天就先穿這個睡吧。明天再帶你去買……喂、等等！」

他話音還沒落、她就直接在他面前掀起了身上的衣服。……怎麼一點常識都沒有！他按住她的手，「……你……先等我出去再……！」

「嗯？為什麼？」

她歪過頭，入夜後她的瞳孔也跟著放大、看起來有點呆。

「你不懂男女有別這句話嗎？」

「……嗯……」她皺起眉，「可我不是人類呀？」

「……你現在也是人型吧？是人型的話就稍微遵守一下人的……」

「那這樣？」

……說著就變回蛇了。準確點來說、是人蛇混在一起的樣子。腰部以上的地方除了手肘處有些鱗片以外、和人幾乎沒什麼大區別，腰部以下則完全是條蛇、上面的鱗片在燈光下反著點淡淡的藍光。她套上衣服，「換好啦。」

倒是還挺漂亮的。他看了看她的蛇尾，「所以你也可是蟒蛇？」

「是蟒啦！是蟒。」

他並不知道兩者的區別在哪，不過看她有點氣鼓鼓的樣子還挺有趣的。他帶著她推開客房的門，「你就先睡在這吧。……有什麼需要的再叫我、好嗎？」

「我還不太想睡呢。」她用尾巴掀起被子看了看，「才剛醒過來沒多久。」

「你睡了很久嗎？」

「……嗯……」她想了一會，「我睡過去之前、日本好像還有將軍呢……」

……那聽起來真是相當久了、起碼得有個一百年了吧？就算是身為現在數量不多的陰陽師的高杉他們也沒怎麼見過這麼有年頭的怪異。一般有了點資歷的怪異要不早就偷偷融入了人類社會、要不就一直安安靜靜地待在屬於他們的那一側，像這種明明有了幾百歲卻還懵懵懂懂的實在稀奇。……不過站在她的角度來說、這一百年來人間界的變化也實在是很大，估計這番景象也把她嚇了一跳吧。

二、冬眠醒來後就是發情期

……動不了。

……感覺……身上……好像有什麼……

高杉拍了拍纏在他身上的涼涼生物，後者扭動了兩下、但還是沒把他給鬆開。他嘆了口氣，「該起來了。」

「不要。」

果然醒著。雖說距離讓她在這裡留宿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但每天早上都被一條幾米長的半人半蛇纏著醒來多少讓他有點吃不消。她說他身上很暖和、用尾巴纏住他之後就趕也趕不走。她的身體很涼，就算是上半身人類的部分也沒什麼溫度、更別說是那本來就是蛇形的下半身了。……不過手感倒是很好，尤其現在正值春季、天氣越來越熱，高杉偶爾也開始覺得就能這樣抱著她也不錯。

……春天啊……

最開始明明說只是要借住幾天而已……這一晃都有大半年了吧？他看著才從被窩裡探出半個腦袋的她，這哪裡像是來找人、分明是賴在別人家裡過暑假。儘管她現在已經有了些人類社會的常識、但作為陰陽師的高杉一行人還是得負起監視她的責任、不能讓她自己整天在外面亂跑。

作為交換、龍馬和桂還分別送了她一台遊戲機和手機。要不是下半身完全是蛇的樣子，很難想像這個每天在衣服上貼著暖暖包窩在沙發裡建造小島的傢伙是個幾百歲的妖神。偶爾也有點長輩的樣子吧？高杉有時候這麼對她打趣。反正早就沒人信我啦！她一邊嘟囔著、一邊用尾巴把茶几上的點心捲起來塞進了嘴裡。不過像她這種一睡睡這麼長的傢伙、能吃到些什麼供奉才奇怪。

「……沒有肉。」她哀怨地盯著餐桌上裝著麥片的碗，「……肉……」

「在別人家裡就要聽別人的話。」高杉給她的小碗裡倒上牛奶，「就算是妖神、也不能每天都吃麥當勞。」

「……惡毒的陰陽師……」

「你說什麼？」

「沒有。」她吐了吐信子，「什——麼都沒有。」

—

她今天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和平時吃到沒有肉的早餐後的悶悶不樂不同，她今天沒打開冰箱尋找可以偷吃的東西、而是徑直回了自己的房間。高杉偶爾會忘記她其實也有自己的一間房，畢竟多數時候她還是更喜歡賴在他的床上。……按人類的道德觀來說似乎有點曖昧，但對她來說、只是要取暖而已吧？她自己的身體沒辦法發熱、只要是熱呼呼的東西似乎都能讓她感到開心。說到熱呼呼的東西……

「喂、你不用你的毯子了嗎？」

……沒回答。她平時不會這樣不理人，房間的大門也緊閉。他拔掉插頭、拿起沙發上的毯子，「你沒事吧？」

「……沒……我沒事……我會自己去拿毯子的……嗯……」

……這語氣聽起來也太奇怪了點。怪異也會生病嗎？他之前從沒聽說過還能有這樣的事。還是說因為她有一半是類似人類的形態、所以也會得感冒什麼的？他推開她的門，「我幫你拿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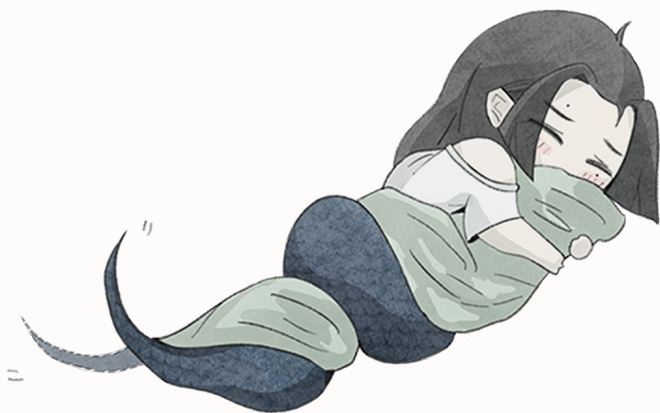
「……別、別看！出去！你先出去！」

她緊緊地裹著被子，不、應該說是她緊緊地把被子纏了起來。她用手捂著大概小腹的位置，差不多是她人身和蛇尾中間過渡的地方。整個房間裡瀰

漫著一股有點奇妙的味道，他說不太上來，不過這味道卻能讓他想到……雌性？

……啊、現在正是春天，不會是那個……

「你在……」他放下她的毯子，「……發情嗎？」



高杉花了半天時間才讓哇哇大叫的她平靜下來，之前明明好像連男女有別都沒什麼概念、現在竟然只因為聽見了發情兩個字就一直在叫。……算了、可能他們對這種事的理解和人類不同吧。他很有自覺地準備離開，「那我就不打擾……」

她的尾巴尖繞上了他的腳腕。

「怎麼了？」

「……我不知道……」她聽起來快哭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明明都幾百歲了、怎麼連這種事情也不知道？她的眼皮也跟著耷拉下來，……是因為在特殊時期、所以會有更多像人類的行為嗎？她不情不願地把裹在身前的被子掀開，那雌性的味道變得更濃烈了一點。

……這、這就是……

他第一次見到她小腹偏下的那條橫向縫隙張開的樣子，隨著她的呼吸一張一合、隱隱約約能看到一點裡面粉色的結構，透明的液體從那裡緩緩溢出，那大概就是這古怪氣味的來源。似乎是覺得自己太過丟人、她把腦袋鑽進了被子裡，「……嘶……」

「……我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裡面……裡面很……」

……看來沒辦法指望她自己有點什麼想法。他對女人的經驗倒是很多，對她的話……應該也大差不差吧？反正只是為了安撫她的發情期而已、也沒什麼的吧？畢竟她和人類的觀念不一樣……

他一手按住她的尾巴、另一隻手則是用食指和無名指在她張開的縫隙處打轉。……原來這旁邊的鱗片在發情期也會變得軟軟的。她不安地扭動著身體，腦袋還是塞在被子裡沒有出來。他試著用手指輕輕地向內推，……裡面和女人也很像、除了體溫很低這一點。

「……嘶……嘶……」

她探出頭、露出幾乎已經和人類無異的兩隻眼睛。似乎是因為身體裡無法抗拒的興奮，她的瞳孔放大、變得圓圓的，平時不太動的眼皮也跟著做出了人類才會有的動作。他慢慢地用手指在她身體裡攪動著、試圖找到能讓她舒服起來的位置，從裡面溢出的液體越來越多、幾乎要順著他的手臂流下來。

「……不……行……」她用尾巴尖推了推他，「……這個……不夠……」

「也沒有別的方法吧？你難道要……」

她的眼睛望向了別處，尾巴卻已經在撥弄他的胯間。……人和怪異之間是不能太過親近的、不然就要承受違反規則帶來的後果。……可是總不能就放任這樣的她不管，發情期會持續多久，幾週、幾個月、一直到夏天？看著那張幾乎和人類無異的臉，他開始不知道自己只是出於單純的擔心、還是這其實本來就是他的期望。……如果覺得怪異開始越來越像人類，那就證明氣味已經開始混雜、應當趕快把它送回它應該待的地方去。

……不。就這一下、只是幫忙解決一下她的生理問題罷了。他不會對她有什麼多餘的想法、沒多久後也會把她送回到北陸去。只是這一下、沒什麼大不了……

「……好熱……高、杉……好……熱……」

她身體裡真的很涼。

沒有像人一樣溫熱的血、也沒有像人一樣會跳動的心。似乎是因為突然被插入的快感讓她沒辦法控制身體，她上半身的鱗片開始變得越來越多，幾乎覆蓋了除了臉以外所有的皮膚。她的嘴角自耳下完全咧開、露出裡面分叉的信子，尾巴也把他纏得越來越緊。

「……太、熱了……高杉……高、杉……？裡……熱……？」

「……這是你想要的吧？……忍耐一下。」

「……高、杉……？」

她講出的句子支離破碎、自她喉嚨裡發出的叫聲彷彿什麼古老的言語。她扭動著、終於用尾巴把他和她的交合處纏得沒有一點縫隙。他能感覺到她裡面的異樣、她的身體正在無意識地榨取。他意識到他犯了一個錯、一個可能很嚴重的錯，此時幾乎沒了人類化形的她，在他眼裡卻是他見過的最可愛、最漂亮的女人。

三、這都什麼和什麼啊

最近高杉家裡的氣氛變得有些古怪。

……或者說是她的行為稍微有點反常。她日常的行動軌跡很簡單，每天跟著龍馬、桂、久坂或者高杉他自己出去「找人」，至於選定其中哪一位完全取決於誰今天有空。桂和久坂除了這個隱密的陰陽師身分外還有份普通人的全職工作、所以多數時候這個人選都是在自由職業的龍馬和高杉裡面挑。而且說是在找人……她上週吵著鬧著說要去貓咪咖啡廳裡看看、怎麼想都不是在正經地找。萬一我的搭檔對小貓感興趣呢！她的辯駁聽起來很薄弱。

回到家之後她會先睡一覺。倒是不用特意叫醒她、只要聞到晚飯的味道她就會自己起來，至於是全都倒進嘴裡、還是學著人的樣子慢慢嚼則是取決於是不是她喜歡吃的東西。不過自從沒多久前她往嘴裡倒烤肉時燙到了喉嚨之後、她吃飯的整體速度都有所下降。飯後她會鑽進她心心念念了好久高杉才答應買給她的被爐裡，看看電視或者玩玩遊戲。高杉倒是不太清楚她到底什麼時候睡覺，她睡覺時也會睜著眼、屬實有些難以分辨，早上的時候倒是總能發現她在他的被子裡。

而就是在她每天回家之後的這一段變得有點微妙。自從那天之後，她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出來、別說是吃晚飯的時間要特意和他錯開，她就連原本最喜歡的被爐也不怎麼進去躺了。……當然還有一點、高杉自己竟然也開始覺得早上不被纏著醒過來的日子讓他有些不習慣了。

她好像在鬧彆扭。

是還在因為那天的事尷尬嗎？他倒是沒覺得怎麼樣，他知道她畢竟不是人類、所以這種……肉體上的一些事、應該也和常人理解的不太一樣。發情就是發情而已、和感情上的偏好無關吧？

……還是說她在房間裡鬼鬼祟祟地鼓搗些什麼東西？這也是他應該監視她的幾個方面之一。儘管感覺她心地不壞、但畢竟是懂很多不為人知的咒術的妖神，要是真的用了什麼禁術捅出來簍子、或者被那些官家的陰陽師發現就麻煩了。他看了看時間，現在距離她回家應該還有那麼一會兒，今天是由坂本帶著她出去，按她的習慣、估計她會要坂本帶她吃一頓麥當勞再回家。

他推開她房間的門，……好像有點不道德、但她大概也不懂什麼叫道德吧？被子被胡亂地堆在床上，衣服倒是都有收進櫃子裡，桌子上散落著專門為了扭扭蛋換好的零錢、沒被好好放在盒子裡的遊戲卡帶和幾張麥當勞優惠券。……她還偷偷收集了這個啊。她房間裡的東西不多、不需要隨手翻弄也能看出來沒什麼異樣。

……但好像是有哪裡不太對勁。爬行動物的話一般會把東西藏在……床底？他點開手機自帶的手電筒趴到地上，這下可麻煩了……

他伸手向裡面掏了掏，在她床下用血畫著的咒術陣中央放著的、是幾片被燒黑了的蛇鱗。

—

「我回來了。」

「……跟我過來一下。」

「怎麼了？」她打了個哈欠，「我還沒換衣服呢。」

「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了。」他攤開手心、幾片被燒過的蛇鱗沒有一點光澤，「你在房間裡施了什麼術？」

「……你怎麼找到這個的？」

「我在問你話。……喂！」

她飛快地搶下他手裡的鱗片、變回半蛇貼著地板鑽向了她房間的方向。他追到她房門前，眼看她要關上門、情急之下他抓住了她的尾巴尖。她嗷地叫了起來，「鬆開！把手鬆開！」

「你先告訴我是怎麼回事。」他手上的力道加大了點，「……你最近躲在屋子裡都是在弄這個？」

「……那不是……不是什麼不好的術！」她試著去掰開他抓著她尾巴的手，「放開我！」

「那是用來做什麼的？」

「是……」她聽起來有點不情願，「是隱藏……氣息的。」

「……你施那種術做什麼？」

「我……」她鬆開掰著他的手，「……我的搭檔。就在這附近。……我聞到了。」

—

高杉久違地給自己倒了點酒。

他是這家小酒吧的老闆、平時他也經常自己過來喝兩杯，不過自她住進來之後、他幾乎沒再這樣做過了。他盯著手裡杯子裡僅剩的冰球，……現在根本就不是喝酒的時候。以往遇到些什麼情況的時候他都會找久坂和桂商量，但他能猜到他們會在這件事上給出怎樣的答案。……也許告訴坂本是個好選擇？畢竟人是被他撿來的，他多少也應該……

他又給自己倒滿了一杯。

……也不知道她自己一個人起來吃了晚飯沒有。不過既然是蛇、就算有幾頓沒吃大概也沒關係……。要不還是給她買麥當勞帶回去吧？就當擅自進她屋子的賠禮道歉。他掏出手機，是不是乾脆發消息問她想吃點什麼會比較好？他想了又想，準備打字的手停在了聊天框上。

「你本來的目的不就是要找到他嗎？為什麼還……」

「……我不要。」

「什麼？」

「找到他了就要……你們就要讓我回去了。我不要。我不要回去。」

「這裡不是你該待的地方。早晚都要回去的、不是嗎？」

「……為什麼？就因為我不是人類嗎？」

「你不可能一直待在這裡。……也別太任性了、別再給別人添麻煩了。」

她看起來快要哭了。只不過蛇是沒辦法流眼淚的、她最後只是可憐兮兮地用力眨了眨眼。

「……我要回房間了。……我要睡了。」

「……那你晚飯要怎……喂。」

她關上了門。她沒直接躲進被子裡，而是背靠著門坐下攤開了手心、看著裡面的蛇鱗。

我不想見不到大家。她蜷起身體、把臉埋進了自己的尾巴裡，……我不想見不到你。

四、姐與弟

……三份板燒套餐加兩份雞塊配酸甜醬、飲料全都換成了蘋果汁。……想不想回去的事先放到之後再說、這樣總不會繼續生氣了吧？高杉低頭看了看抱在手裡的沉甸甸的紙袋、另一隻手在口袋裡翻找著鑰匙。……是不是再加一份兒童套餐會比較好？她好像有在收集最近套餐裡的聯名小人……

他停下了找鑰匙的手。……有什麼東西的氣息。沒有腳步聲，是怪異？……剛剛路上還沒發覺、是對方隱藏得很好還是已經在這裡埋伏了許久？

「小哥……」

拍在他肩上的那隻手沒什麼溫度。他順著聲音的方向回過頭、背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戴著口罩的男人，眉眼間看著好像有一點眼熟。

「……你身上蛇的味道很濃呢。」男人對他笑了起來、那雙眼裡卻沒什麼笑意，「我猜你不會剛好認識一個……不會眨眼的女人吧？」

「先不論我認識與否……和你又有什麼關係嗎？」

「……關係可大了啊。」男人摘下了一邊的口罩、分岔的信子從咧到耳根的嘴裡探了出來，「……我在想……把我姐姐藏起來的人類、不會那麼巧就是小哥你吧？」

「我說。」

「……啊？」

「你就不能等我把手裡的東西先放上樓嗎？」

「哈？」

什麼啊、區區人類講話還這麼拽？

現在的人類都這樣了嗎？

「這可是要拿來給她賠禮道歉的……」高杉皺起眉、看起來根本沒把面前非人的男人放在眼裡，「……很重要的東西啊。」

他從口袋裡掏出來的不是鑰匙、而是兩張寫滿了字的符紙。他把它們向上一拋，咬破拇指接住符紙的動作一氣呵成。對面的男人還沒反應過來、怎麼是他先動起手了！？男人向後一跳，符紙變成的火彈擦著他的臉飛了過去。

……這傢伙！？

男人順勢趴在地上、下半身化成蛇形對著他的方向甩了過去。高杉後撤一步、同時身體向旁邊一側，黑色的蛇尾撲了個空、可他手裡的東西卻沒能倖免。

「……啊……啊啊啊……！」

伴隨著一陣淒厲的女聲，薯條、雞塊和果汁灑了一地，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出現在門口的隱刀怒氣沖沖地盯著地上的一片狼藉。高杉意識到糟糕了，好巧不巧讓她看到的是這麼一幕，他自覺地讓開了門前的位置走到了一旁。

「姐姐！」

……姐姐穿人類的裙子可真可……嘶！？

男人腦袋裡的話還沒說完、他整條蛇就被捲起來重重地摔在了一旁。她飛快地收起尾巴，從剛剛完全展開的十幾米的大蛇變回了平時的大小。她貼

著地面雙手發抖、試圖把那些灑落在地上的雞塊薯條全都一個一個撿起來裝回盒子裡去，對那些完全無法被拯救的果汁則是看都不敢看。

「……別撿了。」高杉拍拍她的肩膀，「……我們現在就去再買一份給你、好不好？」

「……可是……可是……」她的五官都擠在了一起。她咬住嘴唇，「還沒……還沒超過三分鐘呢、還可以吃呢！」



「……姐姐？我現在再去買雞塊給你……」男人輕輕敲了敲她的房門，
「……出來見見我、好不好？」

「……嘶！嘶嘶……嘶！」

男人看起來很挫敗。坐在沙發上的高杉忍不住開口問道，「……她說什麼了？」

「……挺難聽的。」他嘆了口氣，「……姐姐？那我再多給你買幾份漢堡好不好？……你想吃什麼？」

「……我不想吃了！走開！」

真的生氣了。

看著男人無助地在她緊閉的大門前捂住臉的樣子、高杉努力忍住不讓自己笑出聲來，「你要不先過來坐一會吧。」

……居然就乖乖過來了。男人看了看她貼著動森小動物貼紙的房門、又扭頭看了看高杉，「……那個……」

「怎麼了？」

「……我們去給她再買一份吧？就是、在那之前……」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蛇尾，「……你能先借我條褲子嗎？」

「你要吃點什麼？」

「……我……就不吃了吧。」男人看著櫃檯後的店員把裝著雞塊的盒子放進紙袋，「……不過沒關係嗎？她喜歡吃這種東西……你們人類不是叫這些快餐，嗯、垃圾食品嗎？」

「她又沒有每天都吃。」高杉按下屏幕上的點單鍵，「……況且都是妖神了、想吃什麼就吃點什麼吧。」

前幾天他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男人沒再回應，他低頭跟著高杉走到了等餐的區域。氣氛有點尷尬，高杉挑起話頭，「所以你就是她一直在找的『搭檔』？」

「……她在外人面前還是這麼叫我……」室內有點悶，他把口罩往下拉了一點，「……我們是姐弟。只不過她不太喜歡這麼說。……具體的原因你去問她吧。」

「既然是姐弟……」高杉把手裡的小票折了又折，「你怎麼沒等她睡醒就自己跑出來了？」

「嗯、這個……怎麼說呢。」他仰起頭，「……我們是一起睡下去的。因為她當時很不開心、她不開心的時候就會睡很長的覺。」

「這我倒是大概領教過了。」

「然後我醒過來的時候……發現外面變得很不一樣。本來是想趁著她醒過來之前回去的。」他掃了一眼顯示單號的屏幕，「是不是快到我們了？」

「前邊還有兩個。」

「總之、等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走了很遠了。然後有一天突然……」

「……聞到了你姐姐的味道？」

「嗯。……不過一下就沒了。……我想著是有人特意把她給藏起來了。」他看了高杉一眼，「姐姐沒必要躲著我。」

「是她自己隱藏氣息的。」高杉展開剛剛被他折起來的小票，「具體的原因你去問她吧。」

「……姐姐？」

「……嘶。」

她把門打開了一個小縫、接著從裡面擠了出來。她上半身套著平時在家穿的「睡衣」、那是高杉以前上學時的舊T恤，穿在她身上鬆鬆垮垮的、完全算不上合身。……但坐在高杉旁邊的男人似乎不這麼想。大概是因為從來沒見過姐姐穿現代人的衣服、他露出的表情彷彿看見了什麼罕見的可愛生物一樣。高杉有點無語，這傢伙不會活了幾百年只見過她這麼一條異性蛇吧？她看上去還是有點不太高興，臥在被爐前對桌上的紙袋吐著信子，猶豫了一會才伸手拆開了裡面的兒童餐盒子。她對著盒子探頭探腦，「……喔！」

她把她收集品裡缺少的最後一個小人舉在手心，「喔！」

「好啦。」高杉把小人放到一邊、換了個漢堡放到她手上，「很餓了吧？先吃飯吧。」

她乖乖鑽進被爐裡，「好。」

……這個人類照顧姐姐還真有一套。看她已經吃得差不多了、搭檔終於小心翼翼地開口，「……姐姐還在……生我的氣嗎？」

「沒錯、我還很生氣呢。」她把手裡的雞塊沾滿酸甜醬，「……開玩笑的。你要吃嗎？」

「我……」

他的肚子跟著發出了一點異響。

「我多買了幾份。你想吃就一起吃吧。」

「……謝謝。」

現在倒是挺有禮貌的。

「那今天先就這樣。」高杉從沙發上站起身，「……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他轉頭看著正把空盒子一個一個疊起來的搭檔，「沙發和被爐你自己選要睡哪個吧。」

「嘶？」搭檔愣了一下，「我當然要和姐姐一起睡啊。」

「她的床很小。」他脫口而出，「你們兩個一起肯定擠不下。」

「這樣啊。」

「我們可以一起睡在被爐裡。」她掀起被爐的一角、拍了拍裡面鋪著的軟墊，「很暖和喔！」

—

……隨她喜歡好了。關心她和誰一起睡做什麼？

高杉關上房門，可那股不快還是會一直在那裡，只要想到他們兩個擠在被爐裡嘻嘻哈哈的樣子就……。他們並排擠在被爐裡、她舉著遊戲機給他一樣一樣地講著她建了很久的小島上都有些什麼東西，她從來都不喜歡被碰的尾巴尖被那傢伙用尾巴自然而然地勾住纏在一起。他用額頭蹭著她的肩窩、然後輕聲講起只有他們兩個才聽得懂的話語。

……沒什麼關係吧？可能他們之中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都是如此？

……他說他們從小一直在一起、很容易就能想明白她以前的發情期都是由誰來……兄弟姐妹之間也要做這種事嗎？不、她不是人類、不能用人類的那一套來想。……反正她就要回去了。這樣最好、徹底斷了念想最好。把她送回去、然後就像以前那樣在酒吧物色不錯的女人帶回家。是她在這裡住了太久打亂了我本來的生活、現在只不過是要……

躺在床上看著舉起來的手，他突然意識到、他可能再也沒辦法那樣抱著一個有體溫的女人了。最不想讓她離開的人、其實一直都是他自己。

五、強制遣返什麼的沒必要吧

「……你睡了嗎？」

「怎麼了？」

「我有話想跟你單獨說。……她已經睡下了。」

「……去陽台吧。」

「……你想找我說什麼？」

高杉靠在陽台的欄杆上瞥了一眼被扔在架子上許久的那包煙，自從她說很噲之後他就再沒抽過了。

「……我本來都開始覺得你是個還不錯的傢伙了。」搭檔用食指敲了敲欄杆，「……剛見到姐姐的時候我還以為是我聞錯了。你到底對她做什麼了？」

「什麼？」

「我說、姐姐的身體裡……有人類的味道。……你的味道。」

—

在交配過後，雌蛇會把雄蛇的……呃，是的、就是你想的那個，存在身體裡長達一年以便隨時取用。

……所以那次之後她身體裡一直有……

雖然這也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但知道她身體裡還留存著他的一部分後、高杉莫名地覺得有些欣慰。不過他旁邊的搭檔倒是快暈過去了，聽完他們兩個那天發生了些什麼之後、他僵在那裡半天沒講出來話。

……姐姐……我可愛的、從小蛇時期就有漂亮鱗片的姐姐，居然被區區一個人類給……

「……我明天就帶姐姐回去。」他緊緊攥著欄杆、指尖都有點發白，「不能讓她再和你待在一起了。」

「那也得看她自己願不願意吧？」

高杉確實沒什麼反駁的正當理由、只能寄希望於她自己。

「願不願意都不能讓她待在這裡。……氣味混雜的太多了。難道你還沒發現……」他轉過頭、用一種有點難以形容的表情看著高杉，「……她已經能像人一樣眨眼、做出和人一樣的表情了嗎？」

「那怎麼了？你不是也可以嗎？」

「那不一樣。……她和我不一樣。……這件事就說來話長了、總之明天一早我就會帶她走。」他拉開陽台的拉門，「今天受你照顧了。」

「喂。」

「還有什麼事？」

「如果我說……我不想讓她走呢？」

—

「早喔。」

「早上好。」

「……早。」

她伸了個懶腰，「高杉、今天吃什麼？」

「吐司、炒蛋和你喜歡的厚切培根。」

「好欸——」

高杉把裝著早飯的盤子放到兩條盤在椅子上的蛇面前，搭檔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那份、又歪頭看了看他姐姐的那份，可以說根本兩模兩樣。在他的盤子裡只有兩片吐司而已、高杉甚至連果醬也沒打算給他。

「喂、這和你剛剛說的不一樣吧？」

「剛剛說的是要給你姐姐吃的。」高杉揚起眉毛，「……可沒說是要給你吃的。你想吃可以自己做啊、是吧？她、的、搭、檔？」

一切還得從他們陽台談話的第二天開始說起。

她才剛醒過來就被兩個急切的男人圍在了房間裡。留下還是回去？她給不出留下的理由、也找不到回去的動力。那就再給我點時間！這個期間你們都給我好好表現、我好做決定！高杉滿口答應、搭檔也沒辦法示弱。

然而距離那天已經過去了一陣子。搭檔別說是好好表現了、每天不被高杉見縫插針地欺負就不錯了。高杉從小到大都是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尤其在女人這個方面，搭檔的突然出現似乎激起了他的競技意識、不過他心裡也有一部分只是單純想看搭檔吃癩。更何況這裡是他的家、是他的主場，才從大山裡出來沒多久的搭檔怎麼跟他比？

至於搭檔則是完全出於本能，雄蛇一生只會認定一條雌蛇做伴侶、而雌蛇的伴侶可以有好多個，她也只會和這其中各方面最優秀的那一個產下後代。雖然這三位都不是一個物種，談後代這件事完全是天方夜譚，但這種莫名其妙的雄競思維已經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腦袋裡。高杉已經跟龍馬等人打好了招呼、最近都不需要他們再幫忙陪她找人，她每天就這樣無所事事地待在這個已經變成無聲戰場的家中安靜地玩著遊戲。她好像還在網上交到了朋友、無形中又讓局勢變得更加混亂了一點。

……算了、少吃點也不會怎麼樣。搭檔把吐司塞進嘴裡吞了下去，「姐姐今天想做什麼？」

「嘶。」她用叉子插起盤子裡的最後一塊培根，「我要先收島上的果子。……接下來還沒想好呢。不過我有點想……嗯？怎麼啦高杉？」

「抱歉、突然有點事。……我去接一下電話。」

叮咚。

現在還是早上、突然響起的門鈴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看來不用接了。」高杉轉頭對著他們兩姐弟，「你們兩個這麼大年紀了、應該有辦法把自己藏起來吧？」

—

「（感覺、感覺很不好……）」

隱刀透過百葉風口偷偷觀察著外面的情況。剛剛實在太緊急，她和搭檔一起施了個簡單的隱藏氣息的術，然後又一起變成全蛇的樣子縮小身體擠進了通風管道。

「（那個叫土方的……給人感覺有點不妙。）」

「（他們就是官家的陰陽師嗎？……好像有式神。……應該還挺強的。）」

「（……那傢伙一個人應該能糊弄過去吧？）」

「（高杉加油！）」

「（……。）」

搭檔用自己的尾巴牽住了她的尾巴。從他們進來的那一刻開始他就感覺到哪裡不太對勁，……是沖著他們來的嗎？聽說官家的陰陽師在防止怪異混進人間的事情上相當嚴格。……不過這個官家指的又是哪個官啊？很久以前幕府好像也有這麼一幫人……

「好了。」

「（哇啊！）」

「是我。」高杉敲了敲風口，「他們走了。……先出來吧。」

他從外側拆下百葉風口、兩條小蛇從裡面探出了頭。……也不能算得上小、只是和正常蛇差不多的體型而已，不過跟他們兩個平時的大小對比起來實在是有點小得可愛。他站到一邊給他們兩個讓出位置，兩條蛇一下又變回了半人半蛇，身上也全都光溜溜的。搭檔飛快地捂住隱刀的胸前，……他學人類的這一套倒是挺快的。

「嗯？怎麼了嗎？」

「這裡不能給人類看吧？」

「高杉看過了喔。」

搭檔感覺身體裡有什麼東西輕輕地碎了。高杉把衣服遞給他們，難得他居然沒趁這個時候繼續言語攻擊搭檔。他臉上的表情也比平時嚴肅得多，姐弟倆都第一次看見他如此心事重重的樣子。回到客廳，旁邊餐桌上早餐的盤子都還沒來得及收拾。

「怎麼樣？」搭檔先開了口，「他們……」

「他們發現了。」

「怎麼發現的？我們不是施了隱藏氣息的術了嗎？」

「……是因為我。」高杉的語氣聽起來有點難以捉摸，他看向隱刀，「我身上有她的味道。」

六、有話不早說

家如果沒了那股溫馨的氣氛的話、也只能被稱得上是住所而已。

官家的陰陽師們給了他們三週的期限，如果三週後高杉還沒能成功讓他們兩個回到北陸去、他們就要親自過來採取強制措施。龍馬、桂和久坂也一起來了高杉家一趟，大概是想利用同伴的壓力逼他快點開始行動吧？搭檔陪著隱刀待在屋子裡，高杉和久坂好像因為這件事吵了很大的架，她不想看也不想聽。他捏著隱刀的手，別再任性了、一起回家吧、姐姐？她什麼也沒說、只是盯著前面的那一小塊地板。

她從那天之後就不再說話了。

她把自己鎖進屋子裡、每天為她留在門口的餐食也只是原封不動的放在那。她帶了手機進房間，可不管發過去多少消息都只有未讀的字樣。時間一天一天過去、這間公寓裡的氛圍也越來越壓抑。高杉坐在沙發上看著眼前空空的被爐，也就不過短短一週內的時間、可距離上次他們三個一起窩在客廳看電影好像已經過去了很久很久。

「……姐姐。……回家吧、好不好？你想要什麼我都……」

搭檔敲了敲她的房門，她房門上的新貼紙還是沒多久前由他貼上去的。當時高杉嘲笑他選東西的品味，但她又在旁邊貼了個一模一樣的。

「對著她講這些有意義嗎？」

「……你什麼意思？」

「我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搭檔乾笑了幾下，「不就是因為你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嗎？」

「因為我？」高杉斜眼看著他，「是誰先跑出來不按時回去的？」

「我根本不是故意的。你對她做那種事才是故意的吧？」

「那我該怎麼辦？站在她旁邊等著不知道在哪裡橫晃的你大駕光臨？」

「……你別太過分了。」搭檔轉過頭直勾勾地盯著他，「在和姐姐回家之前把你殺了對我來說也只是順手的事。」

「那你就試試吧。」高杉站起身，「你有那個膽量的話。」

—

房間裡的最後一點聲音也消失了。自從他們那天吵過之後，除了偶爾還有搭檔敲她房門、試著和她講話的聲音以外、公寓裡每天都安靜得讓人有點窒息。高杉和平時一樣偶爾會出去處理一下工作，回到家的時候則是完全無視掉搭檔徑直回到自己的房間。能感覺到 he 回來時總會帶著一股煙酒氣，蛇類對氣味都很敏感、搭檔更加確信不能讓姐姐和這種人待在一起。

但他也下不去殺他的手。

或許是因為他本來就沒殺過人、也可能是因為在真的準備動手那一瞬間會回想起一點他的好。雖然高杉總是嘴上不饒人、對她和對他的態度也天差地別，但三個人一起擠在客廳裡看電影玩遊戲的時候他也由衷地笑了出來。他們總是會因為她的事拌嘴、可高杉也從來沒說過什麼要把他趕出去的話。可能只是因為不想讓她難辦而在這裡強行愛屋及烏，但他知道高杉不是那種能讓自己什麼負擔都沒有就把他除掉的人。如果能完全拋開現在的局面不談，他大概會把高杉叫作「朋友」，……也僅僅是如果而已。

高杉又回來得很晚。搭檔的視線沒從手裡的遊戲機屏幕上離開，他還是隔三岔五地登上她的小島幫她撿撿雜草、抓抓蟲子，他怕她出房間之後看見亂糟糟的小島會不開心。他聞到高杉剛放在餐桌上的紙袋裡和平時一樣裝的

是牛肉飯，他確信高杉不是因為他喜歡吃才給他帶這個、只是因為這是附近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飯而已。他要等到高杉洗漱的聲音結束、確認他回房關門睡下了之後才會過去打開吃。搭檔說不上來為什麼、但他覺得自己一定要這樣做。

—

高杉已經有段時間沒睡過踏實的覺了。

他原先也不是一個會老老實實睡覺的人，每天晚上不是喝到微醺就是帶女人回家，他以為自己就會這樣過上一輩子，時間自由、錢的問題也用不著發愁，以後高興了說不定還可以收收心認真談個女友。可把以前的習慣改掉似乎也很容易，只要她說我不喜歡、味道有點噁、和夜裡那隻總是環住他胸口的涼涼的手。

「高杉。」

他以為是他今天喝得太醉了，他好像已經睡下去了一會、也好像一點都沒睡，他捏了捏胸前那隻涼絲絲的手，「今天……就不要抱了吧。我喝了酒。」

「……沒關係。」她貼上他的背，「我想和你說說話。……不然以後都沒機會了。」

「別這樣說。」

「……我知道我該回家了。我會回去的。」她停頓了一下，「……給你還有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對不起。」

「我從來都沒介意過。……坂本他們也沒有介意過。」

「我……我想了很多。大家也教給了我很多。這裡很有趣、和我的家一點都不一樣……或者之後你們有空可以來看看我？只是那是很深很深的山、

除了那間小神社以外什麼都沒有。……冬天的時候會很冷、但是我和搭檔兩個人也……也可以……」

她說不下去了。她連自己都說服不了。她喜歡這裡、喜歡暖呼呼的加熱毯和被爐、喜歡總是對她很大方的龍馬、喜歡溫柔的、煮飯又好吃的桂先生、喜歡講話聲音有點大但非常可靠的久坂，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那個能讓她抱著睡覺的、總是由著她性子的、平時會彈琴給她聽的……

「……我……我不想走、我不想……！山上黑漆漆的總是很冷、總是總是很冷……只能睡下去、一直一直睡下去。……除了我們兩個已經誰都不在了。……很孤單、很無聊。為什麼偏偏讓我遇到了大家呢？明明一直……一直待在山上的話……不要轉過來、不要看我！我現在……我現在……」

那隻涼涼的手已經由皮膚變為了鱗片的觸感。他聽到她在他身後大口喘著氣。

「無所謂。……你什麼樣子我都見過了。」

「我……我只是希望能在走之前告訴你。高杉、我……」

我終於明白了。

「我……我不想見不到你。我不想和你分開。我、我喜歡你……高杉。」

他翻過了身。蛇是不會哭的，所以此刻躺在他面前啜泣著的、身上佈滿鱗片看不出來人類樣子的、只是他喜歡的人而已。

「……我明白。」他揉了揉她的臉頰、上面的鱗片借著窗外的月色混著她的淚水泛著藍光，「……因為我也喜歡你。」

七、兩隻一對

「我們小佑還在蛋裡的時候啊……」

他不喜歡她這麼講話。明明只差了幾十歲而已、她卻總表現得像個長輩。他從蛋的那條裂縫探出頭時、看見的第一樣東西就是她漂亮的深藍色鱗片，她用尾巴把小小的他捲了起來、然後捏了捏他的臉。

「小佑——！」

她這樣叫他。他是從被她撿回來的蛋裡孵出來的、所以她也自然而然地給他起了名字。你從今天開始就要和我們一起生活啦！她嘶嘶地講著、然後把他放到了奶奶的懷裡。

他們和奶奶一起在村子裡生活了很久。和人類的村莊有些相像、只不過他們都住在山上，他們也不需要建房子、只要找個山洞或者鑽進泥土裡就能睡覺。沒人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來的，我們生出來就是這個樣子啦！村子裡的小蛇們被問及時也只會這樣講。山上沒什麼好東西吃、奶奶也不許他們下山玩耍，儘管小蛇每週吃上一次飯就足夠、可他總是在喊餓。她明面上沒有說什麼，但在夜裡偷偷地把他叫醒、牽著他的尾巴帶他一起爬向了下山的路。他們鑽進一片規整的長在水上的草叢裡，這不是草叢、這叫做稻田喔。她回頭這樣告訴他，是人類種下的、很有趣吧？

……嗯、可是人類種草來做什麼？

好像是用來吃……的吧？她捏了捏那些還未成熟的稻穗嘟囔著，聽說還要煮熟了什麼的……嘶！看那裡！

被她尾巴纏住的東西毛茸茸的、掙扎了兩下就沒了動靜。

這是什麼？

這是鴨子。它叫起來很古怪。她把還溫熱的鴨子放到他面前，給你嚐
嚐。

他嚐也嚐不出什麼味道。不過相比於那些平時吃的小鳥小蜥蜴倒是頂飽
得多。

那姐姐呢？姐姐不吃嗎？

我已經不是小蛇了、才不需要——

……。

他們兩個頂著飽飽的肚子躺在田埂上。她捏了捏他的手，你看、小佑、
從這裡看星星的話會不太一樣喔。

嗯……

……可是我不在乎天上的星星。我在乎的是……

他倚在尾巴上看著她的側臉，我們該回家啦、姐姐。

—

……為什麼非得在這個時間點醒過來呢？

他不是故意想偷聽、只是半夜醒來發現她的房門開著想看看她怎麼樣了
而已。他杵在高杉的房門前，其實很簡單就能想明白不是嗎？為什麼他們兩
個身上互相有彼此的味道、為什麼姐姐說什麼也不想跟自己一起回家、為什
麼她出了屋子第一件事是跑到他的房間去找他。她終於能像以前一樣表現出
喜怒哀樂、那張臉終於能再次做出各式各樣的表情，他一直相信有一天她一
定會回應他的感情、而此刻得到回應的那個人卻並不是他。

……那現在我要怎麼辦？我一個人要怎麼辦？

—

「……和你那個從蛋裡出來的弟弟一起玩去吧！」

「他才不是我弟弟！他只是……只是……是搭檔、搭檔而已！」

「會孵蛋的怪蛇！」

「走開！」她惡狠狠地嘶了起來，「走開！」

他一度覺得她是不是討厭自己、因為她從來不在外人面前承認自己有一個弟弟。村子裡的小蛇們生下來就都是小蛇的樣子、只有他小的時候是一顆蛋，他知道他是被姐姐撿來的、可多少還是會心裡不舒服。姐姐就是姐姐、為什麼她總是不承認呢？

姐姐很討厭我嗎？

沒有。她用樹枝戳了戳地上的泥土，我沒有。

……那今天還可以和姐姐一起睡嗎？

她沒回答。她轉頭望著山洞入口處的方向，煙的味道順著風一起被卷了進來。沒過多久煙越來越濃、越來越噓，倒映在她眼中的火光讓她的雙瞳變得狹長。

……怎麼了、外面怎麼了？姐姐？

她抓著他和他一起沖出山洞，他們跑了很久、跑了很遠，周圍的樹枝被火熏得噼哩啪啦響、到處都是東西被燒焦的難聞味道。那些舉著火把和草叉的人類抓住他們、又強行把他們兩個分開按在地上，就是他們！他們下山踐踏我們的作物、讓我們顆粒無收！

自從他們來過之後、進到了稻田裡的人都會生一場大病！

村裡的小孩子也不見了、一定是他們兩個吃掉的！
幕府的陰陽師大人、請你們一定要把他們……

半人半蛇的妖物、你們可知自己的罪行？
……我們沒做那種事！
現在人證確鑿、已經做了的事情為何不敢承認？
……我說了我們沒有……等等、不要——

……姐……姐……？
外型似鷹的式神叼著他滴著血的左臂。……好痛、姐姐、好痛。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們不會再下山了！你想設結界也好、想把我們
關起來也行。我、我求求你……放開、放開我弟弟！

—

……我……該去哪？……姐姐……

深夜中的街上靜悄悄、沒有一個人影。城市裡的夜空只有黑漆漆的一
片、抬起頭也找不見一顆星星。

……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下山……是不是就不會……

結界不見了。

他垂下試探著向神社外側伸出的被鱗片覆蓋的手，把他們關在這裡這麼
久的結界就這樣不見了。他想起一睡不醒的她、想起她的鱗片連著肉被一起
生生咬下後的斑駁的尾巴、想起她那張再也做不出人類表情的臉，他想起那
燒了幾天幾夜的大火、想起除了他們已經什麼都不剩的村子。他沖破那道會
經攔住他們那麼久的牆，他要找到那些人的後代、把他們的屍體帶回來放在

神社前做他們兩個的祭品。但他們睡了太久太久，無論是山腳的稻田還是天上的星星都已經沒了一點痕跡。他用指節敲著水泥鑄成的牆、仰頭看著那深入雲裡的樓頂，站在錯綜複雜的地下車站裡漸漸忘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他摘下口罩、在無人的小巷裡吐了吐信子。

……是……姐姐……？

—

「……佑……小佑！」

「……姐姐……？」

「……好了、好了。……我們回家吧？一起回去吧？我……」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怎麼……？」

「我……」從他的方向傳來了布料破掉的聲音，「……我好像……沒辦法化型了。」

「沒關係！都沒關係的……我們一定有——」

「……反正姐姐也……」他的聲音變得有些詭異、蛇尾的部分也變得越來越長，「……不需要我了吧？」

「……不要說這種話……！」

「……別再靠近我了……姐姐……」他弓起身體，「……姐、姐……？」

「……我在、我在這裡呢！」她又向前挪了挪，「……小佑！」

……想吃掉。想吃掉姐姐。把姐姐吞進肚子裡就能和姐姐一直在一起了。那樣就會一直帶著姐姐的味道了。……姐姐。姐姐。姐姐。想咬進她的鱗片、想把牙齒扎進她鱗片下蓋著的肉、想緊緊勒住她的身體讓她一動也不

動。在肚子裡的話就誰也不能把姐姐搶走了。姐姐好香。姐姐。姐姐。姐姐。

「……小佑……」

她無視掉他已經對她完全咧開的嘴、輕輕伸手環住了他還留存著點人型的上半身。

「不管怎麼樣……」她躲也沒有躲、反倒把他抱得更緊了些，「……你都是我唯一的弟弟。」

……姐、姐……

他咬了下去。



八、下好離手

……姐姐……？

……姐姐在做什麼？……唔、好癢……

……不要動。很快就好了。

……姐姐？不、怎麼、怎麼回事……？

她把嘴裡叼著的東西貼在他只剩下一半的左臂處，那上面滴滴答答落下的似乎是血。那塊涼涼軟軟的東西黏在了他斷肢的表面、就是那裡讓他覺得癢。

……姐姐？這是在做什麼……？

她用手抓起自己的尾巴、然後狠狠地咬了下去。她的肉連著上面的藍色鱗片一起從她的尾巴上分離，她就這樣一塊一塊地、把自己的血肉貼在原本是他左臂的地方。很癢、有點痛、感覺很奇怪，姐姐的一部分融進了他的身體裡。

……別再這樣做了、姐姐！你的尾巴已經……

……沒關係的。我會把你的手治好。然後、然後我們就會一直……

她坑坑窪窪的尾巴從地面上滑過、留下了一條長長的血跡。

……姐姐。姐姐……

—

「終於醒了啊。」

……怎麼一睜開眼睛是這個傢伙的臉。

搭檔盯著眼前陌生的天花板，「……姐姐呢？」

「在夢裡一直叫姐姐也就算了、睜眼第一句話也還是她？」高杉湊到他眼前，「她還在隔壁休息。托你的福、昨天折騰了一夜。」

他努力拼湊著昨晚零零碎碎的記憶，「……我沒……傷到她吧？」

「沒有。……不過就差那麼一點。如果坂本他們到得再遲一點的話……」高杉對著他晃了晃自己掛著兩道血痕的胳膊，「……估計就麻煩了。」

「……抱歉。」他試著從地板上站起來、卻被一股無形的力拉了回去，「……呃？」

「你的道歉我就收下了。……不過現在還不能放開你。」高杉向一旁側過身，借著窗外透進來的光能隱隱約約看見形似繩子的東西繞在搭檔的手腕上，「你要是再鬧那麼一通我們可吃不消。」

「……隨你們吧。不過……這裡是哪？」

「算是我們的藏身處。需要場地的時候可以用得上。」他看了搭檔一眼，「藏人的時候也可以避人耳目。」

「……你是擔心想讓我們回去的那群人會因為昨天的事來抓我嗎？直接把我交給他們不就行了？」

「你以為我不想嗎？……不過現在這樣才能讓你欠我一個人情。」

「……哈？……這說法還真是有你的風格……。那你說吧、想讓我做點什麼回報你？」

「……我想到了一個能讓她留下來的辦法。」他頓了頓，「但需要你幫個忙。」

……瘋了。

……真的是瘋了。

這個叫高杉晉作的男人、腦袋裡裝的都是些什麼啊？

「不、所以、你想和她結下式神契約……不是需要媒介的那種簡單的契約、是那種要把她的一部分植入你身體裡的契約然後強行讓她留下……我沒理解錯吧？」

「是這樣沒錯。」

「……你是不是想得太簡單了？你的身體能不能承受住她先不談，她又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

「我都考慮過了。」高杉的目光落在了搭檔的左手上，「……那是她做的吧？」

「……喂、你難道想……？」

「在你還沒恢復意識之前我研究過了。……我知道施這種術的前提是什麼。她可以修復被怪異拿走的無法復原的部分吧？……只要讓她吃掉我的一部分、再用她的一部分填補上，這樣交換的話……就可以了吧？」

「……為什麼？」

「什麼？」

「……為什麼要做到這個地步？你清楚風險有多大吧？先不管她會不會同意前半部分。……姐姐她……她從來都沒吃過人。……萬一中途她因為沾了你的血而失去控制的話……」

「這就是我想讓你幫我的部分了。」

「……你……」

「萬一真的發生你說的那種情況，……我的同伴們會把她鎮壓住。然後等她穩定下來你就帶著她回去。……很簡單吧？」

「……這不是簡不簡單的問題。你怎麼樣我不關心，但你有沒有考慮過如果……如果你真的……她要怎麼辦？當她知道是她自己把你……你考慮過她恢復神智之後會是什麼心情嗎？」

他看不見高杉臉上是什麼表情、他也摸不透眼前這個人類為什麼這麼執著。明明只要讓姐姐跟著他回去就行了，現在也不是以前那種沒辦法聯絡也沒辦法隨意見面的年代。……況且在他心裡的某一個角落、他也不希望高杉因此白白送死。

「我明白。但你也清楚的吧？我總是運氣很好。」高杉把雙手環在胸前、臉上又掛上了他一如既往的笑，「……賭注不就是下得越大才越有趣嗎？」



九、這絕對是在捏他結○式吧

式神儀式的時間定在了一週之後。

雖說也沒什麼東西需要特意準備，除了場地之外、只要雙方都同意就萬事大吉，但也就是讓她同意的這一步才比較麻煩。……突然被要求去啃自己喜欢的人一口、不論誰都很難一下同意吧？眼看著就已經到了第五天晚上，高杉來來回回地出入她在他們藏身處的小隔間裡不知道多少次，但每次被問及她的態度如何時他也只是搖了搖頭。她既不答應也不拒絕、只是坐在床上發呆。

……那要是由那傢伙來呢？

在場的所有人看向還被捆著的搭檔時都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只要稍微一想就會覺得這方案完全不算靠譜。先撇開他幾天前才剛剛暴走過一次不談，他無論在哪個方面都站在和高杉對立的角度。如果真的讓他來負責「奪走」的這一角色，他會直接殺了高杉然後找機會把她帶走也說不定。至於高杉的幾個同伴們對此事的態度也各不相同，三人裡只有龍馬對此保持相對積極一點的態度，久坂覺得一週的準備時間太短，況且風險太大、整件事情都很欠考慮，桂沒作過多評價、但神情中也帶了些凝重。

「……怎麼樣、晉作？她說什麼了嗎？」

剛從她房間出來的高杉對著龍馬搖了搖頭。他轉向搭檔，「喂、她說她想見你。」

「……姐姐？」搭檔揉著被捆了幾天有些酸疼的手腕，「……對不起。我上次……」

「沒關係。」她維持著人形坐在床上、拍了拍她旁邊的空位。

「……所以是怎麼了？」他坐到了她旁邊，「姐姐想……和我回家了嗎？」

「……我……」她低頭盯著自己化型出來的腳尖，「……小佑呢？你要怎麼辦？」

「……我會聽你的話。姐姐想怎麼做都行。」

……只要你開心就好了。他沒把這句話講出來、他自己也覺得聽起來有點肉麻。

「……姐姐如果能成功留下的話……我可以自己回去。」

「那不會很寂寞嗎？」她對著他眨了眨眼，「你那天很難過。」

「你可以經常來看看我。」他勉強笑了笑，「……就別帶上他了。自己來看看我就好了。」

他當然也在心裡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盤。人類的壽命那麼短、對他來說等她回去最多也不過是等上個幾十年而已。那個叫高杉的男人只不過是在她相對漫長的生命裡划過的一道流星，而他才是能真正一直陪著她的那一個。他唯一擔心的只有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她會因為那個男人的離去而再度一睡不醒。……不過以後的事怎麼樣都很難說。就算她真的再睡一百年、他只要陪在她身邊就行了。

「小佑……」她轉過身、輕輕用雙手環住了他，「……你不想留下來嗎？」

「我……」他也伸手摟上她的肩，「……我不知道。」

—

黃昏時刻、逢魔之時，晝夜交錯、這是人和怪異可以同時出現的時刻。高杉身著墨綠色紋付袴獨自坐在這間用於進行儀式的和室中央，他面前的茶桌上放著一套酒器，其中的溫酒壺正溫著清酒。像是突然感知到了些什麼、他睜開眼，「我知道你會來。」

「高杉。」

她坐到了高杉對面。似乎是不怎麼習慣以人類化型穿這麼正式的衣服、她的動作看起來有些笨拙。她理了理身上白色振袖的衣襖、又看了看面前的高杉，「……開始吧。」

他點了點頭，把酒器中的三個不同大小的酒杯在桌上按大中小的順序一字排開，她拿出已經被溫好的清酒酒壺為他在小杯裡斟了酒。在他喝下之後、他也為她斟酒讓她飲下，由他再喝一次後、就可以換成中杯重複一遍這個流程，只不過這次是由她先喝。最後用大杯飲酒的順序與第一次相同、只是其中要再多加一個步驟。她咬破手指、在為他斟好的酒裡滴進去了幾滴自己的血。高杉舉起杯，她的血和人的血看起來沒什麼區別、混在酒裡也感覺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味道。這一步相當於是檢查他會不會對她植入他身體裡的那部分發生排異的過敏測試，畢竟在此刻儀式還可以隨時被叫停。

「（……到我了……）」

她有點緊張地接過高杉遞過來的酒杯，裡面是他為她斟的酒、還有幾滴他的血。

……高杉的味道……

就算只有幾滴也能感覺得到、甚至都能蓋過她討厭的酒的氣味。她閉上眼把杯裡的液體一飲而盡，……還好、還沒什麼感覺。她為高杉斟上最後的酒、加進自己的血，這樣加起來共喝九次，過問天地萬物、在此結下契約。

—

「……真的沒問題嗎？」

「這才剛開始沒多久。」龍馬拍了拍搭檔的肩，「相信他們吧？」

「你真真樂觀……」

據說是為了不讓什麼「磁場」打擾儀式，在外屋等著の搭檔他們連手機都沒得玩。他看著牆上掛著的鐘、已經過去了半小時。……差不多喝完了酒？如果在這步還沒什麼問題的話、那應該就可以開始……。他們沒辦法打擾儀式、自然也沒辦法查看裡面的情況，全靠搭檔吐信子來時刻關注隱刀的狀態是不是還一切正常。他嘆了口氣，讓姐姐單獨和一個男人待在房間裡進行什麼儀式怎麼想怎麼覺得怪。在這裡坐著也有些尷尬，儘管他們都或多或少的從高杉和她那裡聽說過對方的事，可畢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也不怎麼樣。龍馬倒是樂意和他講上幾句話，桂對他很明顯還有所戒備，至於久坂、他覺得久坂看起來很兇，……是不是剛剛還瞪我了？他把身上從龍馬那借來的外套又裹了裹，為了儘量防止她的暴走、整間屋子的溫度都開得很低。

「（……姐姐啊……）」

他靠著沙發背、眯起了眼睛。

十、到底在幹嘛

「真的、真的要……？」

「沒關係。」高杉脫下羽織放在一旁、接著牽起她的手，「來吧。……你想從我這拿走點什麼？手？眼睛？還是……」

她往他的懷裡靠了靠。她把手疊上他的手心，他的手比她的手大上了一圈，疊在一起的時候熱熱的。她抬起頭看著他深棕色的眼睛，用指尖輕輕划過他的眼下直至下頷。……我要拿走些什麼呢？我什麼都不想拿走。……高杉只要這個樣子就很好。她把他抱住，「……我不知道。」她輕聲道，「……我……」

他懷裡的溫度讓她舒服得有點發暈。她把耳朵貼在他的胸口，……是心跳。能聽見他的心跳。就是從這裡……血被輸送到全身、讓他的身體變得暖呼呼的……

……血……

……想要……高杉的血……

她拉起他的那隻手指上還帶著剛剛為了滴血進酒而咬破的傷口的手，所以味道就是從這裡……不、等等、太奇怪了！我這是在……

……好香。好甜。

……血應該是這種味道嗎？

她雙手捧著他的胳膊，分岔的信子繞著他的拇指、仔仔細細地刮走上面的血珠。……別這麼做了！但是……再一點點就行、再給我幾滴就好……可那麼小的口子、就算用力吸也嘔不出多少。

「……嗯……？」

他用在外面的手指磨蹭著她的臉，被她含在嘴裡的拇指則是探索著她毫無溫度的口腔。他輕輕一按逼她張開嘴，她呆在那裡、任由他撫過她的尖牙和分開的舌尖、唾液順著她沒辦法合上的嘴溢出來了些。

「……真可愛啊。」

他揚起嘴角、欣賞著只要一點點血就能被喚起的她那動物般的非人感。似乎很不好意思、她輕推著他的胳膊想讓他停下，他抽回還在欺負她的手、用另一隻手環上她的腰、借著這份力抱著她一起躺了下去。……太奇怪了、到底在幹嘛？

「……高杉……？」

他扯開衣領露出胸前彷彿在邀她下口，「……想從這裡咬下去嗎？」

「……別這樣……別說那種……」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還是坦率一點吧？」他勾著她的前襟讓她貼在他胸前，「你想要我。不是嗎？」

—

……才過去一個小時多一點啊……

搭檔打了個哈欠，本來以為自己已經睡了挺久呢。他吐了吐信子，從進行儀式房間的方向傳來一股不太一樣的味道。他認得這個味道、不過好像……太濃了？……而且聞起來讓人感覺……有點餓……？

……是血。那傢伙的血。……氣味濃到幾乎蓋過了她的味道。他又吐了幾次信子，試圖從她那幾乎被蓋過的味道裡拼湊出些什麼，可血的味道實在太濃了、濃到在場的幾個人類都把目光放向了那道門。他想問他們點什麼、猶豫了一會還是沒能開口。……他們現在能做的、只有在這祈禱裡面的兩個人可以平安無事。

—

就咬一點點。

就咬一點點就夠了。……然後立刻補上。儀式就結束了。很簡單的、我可以……

我可以做得到。

她其實有點不知道怎麼下口。蛇類吃東西都是直接吞下去、咬碎反倒顯得奇奇怪怪的，雖然也有嚼普通食物的經驗、但那和從很大的目標上咬下來一小塊也不太一樣。她用手撫摸著他胸口前露出來的那一片，……那就在這裡……取走一點點。距離他的心臟很近、就在這裡放上我的一小塊……

……高杉……香香的……

……會有些痛吧？她對著他胸口輕輕哈了口氣，……慢一點好還是快一點好？不管了、還是快一點吧。……一口、就咬一口，不會怎麼樣的！我想……我想留在高杉身邊！所以……

好香。好甜。

尖牙刺破皮膚、混著鐵鏽味道的甜一瞬間充滿口腔。她咽下那被她撕扯下來的軟軟熱熱的、沾滿他香氣的一小塊，包裹其上的血是增添味道的醇香

醬汁。……再給我一小口、就一小口。順著第一口的位置一下就能知道第二口應該落在哪裡，她舔著溢出來的那些紅、一點點都不能浪費掉。

……高杉的一部分……進到了肚子裡……。喜歡、喜歡高杉。她用額頭蹭了蹭他的下巴、那一撮小鬍子總是扎得她癢癢的。陌生的和室背景突然從她眼前消失，他們一起回到了家、回到了那張他們總是躺在一起的床上。……只是想要抱而已、只是在抱抱而已。今天的高杉好香、所以今天也要抱著高杉一起睡。……然後睡起來的時候、想一起吃……

……想吃什麼……來著……？

—

嘶。

……有雌性的味道。她吐了吐信子，工作到晚上才回來的高杉身上總是有雌性的味道。她披著小毯子走到他的房門前，「你在外面忙什麼？」

「是工作而已。」

他停下了準備解襯衫扣子的手，……外衣下的襯衫上有著更濃的雌性味道，還有些她從沒聞過的些什麼噲噲的東西。她抬起頭看著他，「你的工作要和很多女人在一起嗎？」

「哦？」似乎是覺得她突然講了什麼有趣的話題，他對著她彎下了腰，「為什麼這麼說？」

「沒什麼。」

她吐著信子、轉頭回到了客廳的沙發上，剛在高杉家借宿沒幾個月的隱刀就是這樣一個有點怪怪的傢伙。她不太擅長講話、所以有的時候會乾脆胡亂答應一句然後走掉。她也并不是不想說、只是她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講才比較

好，如果直接對著高杉說「不要和女人在一起」、是不是會讓他覺得過於古怪？這件事就這樣堵在她心裡讓她悶了好幾天。聽見鎖門聲音的她從毯子裡探出了頭，……高杉的味道變淡了。又是要去工作，她嘟囔著，為什麼人類要工作？

她鑽進他的房間轉來轉去，他的味道明明很好聞、可沾上雌性的味道就會變得很討厭。她打開他的衣櫃，伸手撥弄著裡面整齊掛著的襯衫和外套。她躡手躡腳地用尾巴在每一件上都蹭了幾個來回，這樣那些雌性的人類就不會貼著他了！她歪著頭敲了敲下巴，……可是人類感覺不到我的味道吧……？真是的、做了些沒用的事……

她突然感覺很挫敗，像是在出氣一樣拍打著他的被子，算了、不管了、好像有點餓了……

她壓在他身上甩出蛇尾、和服領口裸出來出的肌膚慢慢變成鱗的順滑質感，肉分離身體的過程沒他想像中那麼疼、還是他已經被她的氣息麻痺到就連她帶給他的痛苦也感覺不太到？他用沾著血的手揉了揉她的頭髮、她吞下嘴裡的碎肉抬起頭迷茫地看了看他。她張開嘴試著叫出他的名字、而已經發不出人類聲音的她只是對著他歪了歪頭。

……已經吃下去幾口了？吃太多……的話、高杉會講我的。……高杉、高杉去哪裡了？

「……抱歉啊、今天有點忙。」他把紙袋遞到她手上，「我買了這個給你。就算作讓你等我這麼久的補償、好不好？」

他一向抓得規整的頭髮有點亂、襯衫領口處也能隱約看見些暗紅色的痕跡，不用特意吐信子就能聞到的雌性氣息和那嗆人的香水氣味告訴她他在說謊。我都知道的、我問過龍馬了、你的工作才不需要和很多女人在一起……晉作他是有些這方面的愛好，龍馬委婉地和她講，如果你實在很介意那味道、不如試試直接和他說說怎麼樣？

我……我不擅長說那種事。

沒關係的。總要來嘗試一下嘛！晉作也會理解的。

她把紙袋放到了餐桌上，我不餓。……我要去睡覺了。

我明天會在家陪你的。

不需要。

她鑽進房間關上門，誰需要你來陪我了？她把被子蒙在頭上抱著尾巴卷成一團，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現在過去……多久了？

……他為什麼還不來敲我的房門？我沒有吃東西、他都不來問問我嗎？

……他明天不會在家陪我了嗎？因為我說了不需要？

她氣鼓鼓地把他的房門推開了一個小縫，怎麼就這麼睡著了？她擠進去趴在他的床邊對他吐著信子，討厭、討厭的傢伙。但是他的被子裡……好像很暖和。她掀起被子的一角鑽了進去，……就待一小會、就一小會。……只是因為這裡很暖和而已，她用尾巴勾住他的腳腕、緩緩繞上他的腿，在他的身上輕輕地蹭上了自己的味道。

……多陪陪我吧，她貼在他背後小聲地像是在祈禱，……多沾上點我的味道就好了。別再帶著那些雌性的味道回家了……

有點睏了……暖和一下、抱一小下就要回去了。……嗯？

他抓住了她正準備抱住他的手。

—

「……差不多夠了吧？」

……是誰在說話？

雙手被什麼東西架在空中，她沒辦法俯下身去、想接著咬下去而張開的嘴一下撲了個空。別攔著我、我還要繼續吃——

「……振作一點、好好想想你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好餓……然後……在尾巴裡纏著的……香香的……不、不對。這個香味是……可是我好餓！

她扭動著胳膊想掙開手腕上的束縛，……是什麼東西這樣熱呼呼的？

—

「什、什麼啊！……原來你醒著……」

剛剛那些話難道他全都……！她慌慌張張地想抽回手從他的房間裡趕快逃走，但不管她怎麼掙扎他都沒有鬆手。我、好了、放開我！她拍著他的背，我沒打算做什麼、只是這裡很暖和……

「……我不會再工作到這麼晚了。」他翻過身湊到她面前，兩個人的鼻尖幾乎都貼到了一起，「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嘶、嗯，好、好吧……」

……高杉……好近……

「對、對不起打擾你睡覺了！我這就回……」

「沒事。」他這才鬆開她的手，「想睡在這就睡吧。」

……高杉……高杉。

她縮在他懷裡貼著他的胸口，香香的……高杉。

……喜歡。

—

「……高、杉……？」

……高杉……高杉……是誰、來著……？

她向下施的力好像小了些。被她的蛇尾纏住半個身子的高杉自下而上頂著她的雙手手腕、攔住她想繼續撕咬他的動作，血隨著他使力從那些被她咬出來的缺口不斷溢出，隱約能看見有的傷口甚至見骨。他也不是什麼都沒準備就進行了這場儀式，儀式開始前久坂給了他兩張符紙，一張能讓他即使在瀕死狀態也能神智清醒、另一張則是能讓他即使心跳停止也能再活動一段時間，……不過也不能支撐多久就是了。

「……是我！就在你眼前！」

「……高、杉……？高杉……」

她機械地重複起他的名字。……我是不是忘記了什麼重要的事？快點、快點想起來……！高杉、高杉是……是……

想咬下去。

不行、不可以……！已經、已經夠多了、現在應該……！因為、因為高杉是……高杉是……是我喜歡的……！

她張開的嘴落在了自己的左臂。

十一、好結局？

「……高杉！高杉……高杉……？」

「……高杉……！」

「……該起來了！高杉！」

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是鱗的觸感。她又用力搖了搖他的胳膊，「高杉！」

他睜開眼、眼前的她已經換上了準備外出的小毛衣。……怎麼在這個時間睡著了？本來只是打算抱著她睡個午覺、結果居然到了這個時間才醒過來。他掀開被子坐到床邊，她正在一旁急急忙忙地套著外衣，「……該起來準備出去啦！今天說好了要和龍馬他們一起……嘶！」

高杉撿起被她弄掉的衣服，「來、把手伸過來。」

她脖子上掛著條玉骰子吊墜、手臂上厚厚的一層繃帶還沒有拆，這幾天她總是弄掉東西、就連衣服也經常要他幫忙來穿。他幫她套上外衣、自己則是站到鏡子前套上了襯衫，他胸口上幾乎有一半多的部分都是深藍色的鱗片。儘管似乎也有能讓鱗片變得和皮膚無異的方法、但他覺得就這樣就很好，哪怕要和她暫時分開、只要摸摸胸口就會覺得她在身邊。

「……好啦、可以走啦！」她站在玄關沖他搖了搖手裡的東西，「我已經拿了車鑰匙喔、陰陽師大人！」

「真可靠啊。」他伸手夠下她手裡的鑰匙串，「……我可愛的式神小姐。」

「……你們兩個是拿我當空氣嗎？」不知道為什麼已經融入了背景版的搭檔發出了一陣陰森的聲音，「這裡還有一個人呢。」

「喔！抱歉、小佑……」

「早點習慣對你來說才比較好吧？」

「……你這個……」

「好啦、好啦！該走啦！」她擠進站在玄關的兩個男人中間，「……手機、錢包、鑰匙都帶好了喔？走吧！」

—

……就和高杉預想的一樣、儀式很順利。

龍馬他們在外邊等了太久太久、裡面的聲音聽起來也並不樂觀，再加上搭檔聞到蓋過隱刀氣息的血腥味，他們最後決定打開屋門、一起打破為儀式所布的結界。……結果擔心得要命的大家都因為中間進行儀式的兩人瘋狂放閃而傷到了眼睛。他們兩個渾身沾滿乾涸的血跡，高杉把已經平靜下來的她抱在懷裡、另一隻手一下一下輕撫過她的頭髮，好像她才是剛剛被吃的那一方。……她的狀況看起來倒是有點糟糕，手臂上的肉被咬得幾乎沒剩下多少。她把血淋淋的雙手垂在身前、靠在他身上用額頭蹭著他的下巴。

闖進來的幾位都忍不住擺出了一副不忍直視的表情，除了搭檔以外的幾人也終於反應過來了高杉到底為什麼如此堅持完成這場儀式。不過當然也有人覺得某人身為陰陽師還帶頭和怪異卿卿我我簡直是大逆不道……但高杉就是這樣一個人、大家都知道的。於是現在只剩下了一件事……

「……喔、對了，這是你的車票。」龍馬把車票遞給搭檔，「時間是在明天一早。訂得稍微有點趕、不過正好能在神歸月回去。」

「謝了。」搭檔接過車票，隱刀湊到他面前仔細看了看，「是新幹線欸！我只在電視上看到過……」

「那給姐姐也準備一張票、和我一起回去吧？」

她探過去的頭又縮了回去。

「沒關係。」高杉把剛涮好的肉夾到了她的小碗裡，「我們去看他的時候就可以坐新幹線了。」

「那我們可以吃車站便當嗎？」

「當然了。」

「好欸！」

「晉作、你們兩個能不能稍微——」

「怎麼、我們的大弟子連別人講話也要管嗎？」

「這明明——」

「高杉、久坂，你們兩個別爭了！」

「雖然不太想承認，但我支持久坂……」

「真是的、你也應該為你姐姐的幸福開心才是吧？」

「龍、龍馬！？」

「那最後一盤肉我吃掉了喔。」

「小心別燙到了。」

「還要再加嗎？」

……或許能留在這裡也挺不錯的。

搭檔看了看隱刀、又看了看高杉和才剛認識沒多久的大家，雖然這些人湊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在吵吵鬧鬧、但感覺並不壞。……能留在這裡和他們在一起、她每天也會很開心吧？他揚起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再加一份吧。拜託了。」

—

「說了不用早起來送我了……」

「怎麼可能不來送你嘛！喔、那個餅乾我也想要……」

早晨的東京站已經是人來人往。他們特意來得稍微早了一點、讓搭檔能在回去前買些伴手禮帶回去。……不過他本人倒是沒什麼想要的，都是隱刀

一直在各個店鋪前轉來轉去。她把幾盒巧克力味的芝士餅乾塞進了他的雙肩包，「再拿上幾盒這個、你肯定會喜歡吃這個……」

「好啦、……不用再給我裝零食了，姐姐。」

「真的不需要了嗎？」她看起來有點難過，「山上沒什麼好吃的……」

「沒事的。」他拽下口罩對著她笑了笑，「馬上就到冬天了。……我會睡上一覺、醒過來的時候就能見到你了。」

「……等春天一到、我馬上就去看你。」她捏了捏他的手，「約好了喔。」

「嗯、約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高杉把手裡的袋子遞給了他，「一路順風啊。」

搭檔接過袋子，不用看他也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臨走還買給我最便宜的牛肉飯？還真是像你會做的事……」

「我早就知道你喜歡吃這個。」

「雞皮疙瘩都要起來了。」搭檔忍不住在口罩下擺了張怪臉，「好了。……那我要進站台了。再見了、姐姐。還有你……照顧好姐姐。」

「小佑……」她踮起腳來抱了抱他，「再見啦。……很快就會再見面的。一個人也要照顧好自己喔。」

「……嗯。」他拍了拍她的背，「……姐姐不用擔心我。」

他們目送他進了站台，被高杉摟著的她對著他用力揮了揮手，直至他消失在拐角處。

十二、真的結局了

「那些官家的陰陽師……」她坐在沙發上揉了揉臉，「……好像也沒有那麼可怕。不過今天可真是累壞了……」

「辛苦了。要吃這個嗎？」

「好喔！」她雙手接過高杉遞給她的甜筒，「謝謝你。」

他在地旁邊坐了下來、她像平時一樣擠進他的懷裡、然後把尾巴纏在了他腿上。送走搭檔後又過了幾天，他們去跟官家的陰陽師報了到、講清楚了她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可以合法留下來的理由。沒想到現在的式神居然還要填表格錄入到數據庫裡去，可把幾乎不會寫字的她折騰了好久。……不過、好在現在已經全都弄好了，之後她也可以跟著高杉一起去做點陰陽師的任務了。她覺得很有趣、這像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出門去了。

……然後每天就和高杉……就我們兩個……

她舔著手上的冰激凌、電視里正放著她喜歡看的美食節目。她突然吐了吐信子，……怎麼好像……？算了、應該是聞錯了。

「嗯、你要吃嗎？高杉……？」

「……我就先不……」

他是最近才能感覺到那股味道的，她身上的那種味道、蛇的味道。……大概是因為現在身體裡有她的一部分吧？只需要一點點那股味道，他就會想起她身上鱗片的觸感、想起她皮膚上帶著的涼意、想起她的……

「……嗯？怎麼了嗎……？」

她分叉的舌頭總是讓她在舔東西的時候把自己弄得一團亂。她仰起頭無辜地看著他，嘴角還沾著點冰激凌。

「……高……？」

她和他的距離越來越近、他熱熱的氣息讓她下意識地閉上了眼睛。

……這是不是就是那個、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互相喜歡的人類會做的……

叮咚。

這門鈴聲可以說是究極不合時宜。

……真是的、到底誰這麼晚來按……欸？等等、不會是——

他們兩個像做壞事被抓包的小孩子一樣飛快地恢復到了剛剛的位置上，她解開纏住他的尾巴，「我、我先回屋子裡去吧！麻煩你去開門……」

叮咚。叮咚。叮咚。

……怎麼還這麼著急啊……

「這就來了。」高杉語氣裡帶了點不爽，他走到玄關打開大門、門前的站著的卻是個意料之外的傢伙。他僵了一會才發話，「……為什麼是你？」

「怎麼、打擾你的好事了嗎？」搭檔聽起來有些得意，「就不能先讓我進去嗎？」

「……小佑！？」她也從屋子裡鑽了出來，「你不是應該回去……了嗎？」

高杉嫌棄地側身讓他進屋，後者則是大搖大擺地直接走進來把包一扔坐在了沙發上，「我確確實實回去了。」

「……然後呢？發生什麼了嗎？」

「……嗯、怎麼說呢……」他向後一靠，「聽說是下了大雨引發了泥石流什麼的……把神社沖垮了。」

「神社……？」

「就是我們住的神社啊！」

「欸！？好歹我們還是半神……？……居然就被、就被沖垮了……？」

「所以現在我只能回來了。」他摘下口罩、露出咧到耳根的嘴角，「…你會幫我想辦法的吧、陰陽師大人？」

「你知道擅闖民宅是犯法的吧？」高杉把手伸進口袋，「我不管你什麼理由、你再賴著不走我可要就地開始除靈了。」

「……你以為我想的嗎？我也是沒辦法——如果有選擇的話誰想看到你那張有奇怪小鬍子的臉啊！」

「……你覺得你從來沒化形成成功的嘴看起來很美觀嗎？」

「我這明明是更加高級的——」

「專門回收牛肉飯的垃圾桶是吧。」

「……高、高杉——！！」

又、又開始了……

隱刀眨了眨眼，怎麼說呢……似乎聽他們兩個吵吵架也挺有趣的。只有兩個人的時候、偶爾也會覺得家裡有點太安靜了。她在一片混亂中吃完了冰激凌。之後的事情會怎麼樣誰也不知道，不過看來三個人擠在一間公寓裡的吵鬧生活又要持續上一陣子了。

……不、應該說是擠在……最好的爬行類飼養場所。

她咔嚓咬碎最後一點甜筒、對著不知道哪裡笑了起來。



後日談1:

這種東西應該不需要教學吧？

「解決姐姐的發情期當然有正確的方法。」搭檔嫌棄地皺起眉，「像你這種半吊子……」

「好了、你們兩個別再……」她在被子裡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嘶……」

發情期，春天一年一度。雌蛇會在這個時期分泌出一種液體、其氣味會吸引周圍的雄蛇過來交配。考慮到上一年被某人趁虛而入的情況，搭檔決定這一年先下手為強。他原本打算自己一個人避開高杉直接在她的屋子裡把這件事解決掉、不過似乎在儀式後那傢伙也可以感覺到她的味道了……。他們三個人一起擠在她的房間裡，搭檔抬眼看了看高杉，以前這件事明明都是由他自己一個人來負責、想到現在還要和一個人類來競爭實在是讓他心裡不爽。不過他也不是非常擔心，因為……

「區區人類沒辦法讓姐姐滿足吧？」

「從數量上來看你才是缺乏經驗的那一方吧？」

「……哈？那些人類女性和姐姐有什麼可比性……」

「……嘶！」她用尾巴敲了敲床尾，「……別再吵了！誰都行……快、快點……」

「……這就來了、姐姐。」

搭檔用尾巴攔在高杉和她的床之間，不過高杉出乎意料地沒有要和他繼續爭下去的意思。他搞不清楚高杉在想些什麼、不過這樣正好，只要自己先解決了她的發情期、那這討厭的人類今年就沒有機會了。他把脫下來的上衣扔到一邊，掀開她的被子、對著裡面嘶嘶了幾聲，接著用尾巴慢慢把她纏了起來。

……這傢伙原來還會說這麼肉麻的話？

高杉剛想張嘴嘲諷搭檔幾句、卻突然意識到哪裡不太對勁。他剛剛明明是在用他們的語言對她講話……為什麼自己也能聽懂個大概了？他在她床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拋開搭檔這條蛇本身讓他不爽這件事不談，他倒是很好奇他們這些「同族」之間要怎麼做這種事。況且、聽說蛇類所有器官都是對稱的，所以說那個大概也會是……

搭檔用嘴叼起她的衣服，她順著他的動作脫掉了上衣。……沒辦法、既然那傢伙都看過了、那就這樣吧……。他儘量忽略掉旁邊坐在這裡觀摩的高杉、用額頭蹭著她的上半身，相互摩擦著的尾巴給了他們沒有體溫的身體一絲暖意。他往後挪了挪、一直到把頭對著她大概小腹下方的縫隙處才停。好像是意識到了些什麼、她的身體劇烈地扭動了起來，「不、不要在高杉面前那樣——」

他當然沒理她的話、或者說他本來就是故意的。……這是只有他知道的她身體的秘密，在她發情期特殊氣味的影響下、比平時更加好勝的他開始想盡一切辦法向一旁的高杉炫耀他才是陪了她更久那一個。她小腹下的縫隙已經微微張開，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縫隙的下方向下輕輕一拉、裡面被隱藏得很好的兩塊粉色的凸起就這樣暴露了出來。

……所以……這應該是……蛇居然也有……？

搭檔揚起眉毛、扭頭對著一旁的高杉吐了吐信子，彷彿在嘲笑他居然連這都沒有發覺。迴避著高杉的目光、已經知道搭檔準備做什麼的她乾脆捂住了臉。他用他分叉的舌頭舔弄著她縫隙裡隱藏著的一側的凸起、另一側則是被他用手指來回揉捏著，不斷的刺激讓兩側的凸起一起充血泛紅、就和人類女性的那裡一樣。他回頭望向床尾，她尾巴尖的那一段已經直直地豎了起來，看來她已經同意了求歡申請、現在可以開始進行下一步了。

「……姐姐……嘶……」

他挪動位置、壓住了她的上半身，輕咬她脖子的動作是他們之間一種溫柔的愛撫。能感覺到有什麼硬硬的東西正頂著自己的小腹處，她的身體一動也不動，「……嘶……」

……真的是兩根。

真正見到實物的那一刻還是有些震撼。拋去數量上的差異，形狀和顏色上看起來倒是和人類的比較相似，只不過上面……還有些倒刺。搭檔扭了扭腰、裝作不經意地把自己的那兩根轉到了一個肯定能讓高杉看到的角度。……看好了、這可是人類沒法相比的。他用鼻尖蹭了蹭隱刀的臉，「姐姐今天想先用左邊的……還是右邊的？」

「……嘶、嘶……嘶！」

……頂進去了。他摟緊她的上半身、將右側那根一下沒入她體內，隨後用尾巴把她纏緊纏牢。身體最敏感的部分被他的倒刺摩擦著、沒辦法掙扎的她無力地甩了甩尾巴尖。他們不會像人類一樣進行抽送的動作，而是靠著纏起的尾巴變換纏繞的鬆緊讓他能頂得更深，同時那些倒刺也會不斷刺激她的內壁。

……舒服的時候會揚起尾巴最後那段細一些的部分嗎……還真有趣。高杉原本是帶著研究的心態才坐在這裡的，不過他卻慢慢地……有些沒辦法冷靜下來。並不是因為眼前這點香艷的一幕讓他也起了慾望，更像是一種……領地被人侵佔了的感覺？……也不太對。他努力在腦子裡尋找著合適的詞彙，應該說是……被搶奪了交配權？

……去打擾那傢伙吧？然後就可以和她……嗯？

……好像有誰在呼喚他。可屋子裡明明沒什麼聲音，蛇類的交配過程原來如此安靜。

「（……也想要……高杉……）」

……是她的心聲嗎？倒是聽說過有時陰陽師和式神之間會有一些特殊的聯繫。這樣也好、那就乾脆……。他站到她面前輕輕拍了拍她迷離的臉，
「……在渴望我嗎？」

「……嘶……」

「我明白。」他輕笑起來、用拇指撫上她的嘴唇，「……那就試試用這裡吧？」

高杉解開腰帶，她這才第一次有機會好好看清楚人類雄性的那裡是什麼樣子，上面那股濃郁的他的味道讓她吞了口口水。和之前他血液的味道不同，這上面的味道……會讓身體感覺很奇怪。人類還會用嘴來做這樣的事嗎……？但、但既然高杉都這樣講了、那就……

她張開嘴、試探性地用舌頭舔了起來，舌尖分岔的部分刮蹭過他分身頂端下的那道溝。……高杉、高杉的味道……好濃。……這是在做什麼？明明還在和小佑……但是、但是也想要高杉……

這個、這個人類——！抱著她的搭檔沒辦法做任何事阻止準備來打擾他們兩個的高杉，他惡狠狠地對著他嘶了兩下，好像有哪裡不太對……剛剛姐姐是不是沒有用人類的語言和他講話？算了、先不管了，現在讓姐姐舒服才最要緊……。他把注意力放回了他們的連接處，那周圍的部分因為沾滿體液變得有些滑溜溜的、倒刺擦過時她的裡面也會跟著收縮。……感覺真好……和姐姐在一起。

「（……高、杉……嗯……）」

「……看來你很喜歡。」他抬起腿用膝蓋壓在她的床邊、好讓那裡離她的嘴更近一些，「……那就給你更多吧？」

……高杉……會因為我這樣做……變得舒服嗎……？下半身的快樂和喜歡的人的氣味讓她停止了思考，她收起尖牙、把已經被舔得濕漉漉的他的分身含進了嘴裡。她吮吸著、舔弄著，裡面涼涼的濕潤黏膜把他緊緊包裹住，被收起的牙齒處留下的小凸起按摩著他的每一絲神經。

「……還可以……做得更好吧？」

「……唔……？」

他捏著她的臉逼她把嘴完全打開、同時用胯向前一頂。……全都進去了、比想像中還要容易。他來回摩擦著她的喉嚨，只有蛇類才能做出的連續的吞咽動作迫使他把他的味道播撒到她的深處。……有點不舒服、但是沒有很討厭……唾液順著她完全咧開的嘴角滴下、弄得到處都是，……很幸福、和他們兩個一起……感覺很幸福。她的尾巴突然用力把搭檔纏緊，還要做更多……能感覺到幸福的事。

「……不、行……姐姐……！我還沒……嘶……」

搭檔把臉埋在她的頸窩、原本是為了從旁邊那討人厭的人類氣味中躲避開，而隨著她把他纏得越來越緊、他的背也跟著弓了起來。高杉知道那是什麼，在交配時雌蛇擁有絕對的主導權，……被強制榨出來的感覺確實是有些難以忍耐。搭檔緊緊捏住她的手、即使和她貼得那麼緊也能看出來他在發抖，出來了、要出來了……平時起碼要做上幾個小時的姐姐居然因為這個人類提前讓我……！

他扭過頭、露出一隻眼睛，……嘴巴被塞得滿滿的姐姐臉上有著他從未見過的可愛表情。……我可愛的、可愛的姐姐……這就、這就全部都……。身體沒辦法抗拒她的命令，他貼緊她的同時甩弄起尾巴尖，「……嘶……嘶……」

……真沒想到還能看到點額外的東西。誰能想到她那個平時總掛著一張臭臉的搭檔在這種時候會縮在她身上一邊發抖、一邊輕聲對她說喜歡？他們鬆開彼此的尾巴、高杉也把自己的分身從她嘴裡抽了出來，「……看來是該我上場了。」

「……切。」

她的床真的很小，搭檔蹭了蹭她的額頭、接著不情不願地下床為高杉騰出了位置。……不知道是怎麼想的、他也坐到了剛剛高杉坐著的椅子上，既然他都看了我們怎麼做、那我也要看看人類怎麼做。高杉沒理會搭檔，他伸手把她的枕頭拉到她腰下墊好，剛剛才把嘴合上的她吐著信子、臉上的表情帶著些疑惑。他拍了拍她的尾巴，「來嘗試些不一樣的東西吧？」

「……嘶……？」

還沒等她反應過來、他就抓起她的手直接把分身插了進去。剛剛才去過的身體根本無法容納他的熱度，她條件反射地想扭起尾巴把他纏住，……動不了、尾巴動不了！太熱了、裡面太熱了……摩擦起來的話……根本……。被抓住雙手架在枕頭上的她連躲都沒有辦法躲，「高、高杉……？不、不行……尾巴……」

「是我做的。……很有趣吧？讓你感受感受人類做這種事的方式。」

「……不行……不、不要這樣……太熱了……裡面……嘶……」

就和他猜想的一樣、果然不被她的尾巴纏住的話就可以拿回主動權。雖然在這種時候用強行讓式神聽從指令的咒術有點小題大作，而當他看著她臉上那又可憐又快樂的表情時他又覺得一切都值得。好奇心和想施虐的惡劣心情混在一起，接下來會怎麼樣？會像人類一樣就這樣被弄到去嗎？會像人類一樣控制不住叫出聲音嗎？他鬆開她的手抓上了她的腰。

「……高、高杉……嘶……嘶……！」

微弱地抗議了兩下、然而並沒有什麼作用，她乾脆用手捂住了臉。……太奇怪了、從來都沒這樣過。沒辦法動彈的尾巴讓一次次被插入的感覺變得更加敏感，但是感覺很好……和以前都不一樣。失去了主動權的她完全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些什麼、如果不能主動榨取的話又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裡面、裡面好燙、腰上被他抓住的部分也好燙，不、不行、有什麼要……

「……唔……啊……」

……那是什麼聲音？為什麼會就那樣從嘴裡發出來……？

「……感覺那麼好嗎？」他托起她的腰，「……那就再給你些更好的吧。」

「……嘶……高、高杉……？不行……鳴……鳴鳴……！」

……可怕、高杉……好可怕！被他壓在腿間的尾巴一動也不能動、被他抓住的腰已經完全騰空、確保他每一次都能頂到深處。她的嗓子隨著撞擊的動作發出一些斷斷續續的音節，胸前的兩團對他們來說沒什麼實際意義的器官也隨之搖動。噗啾噗啾的糟糕聲音變得越來越清晰、她甚至能感覺到自己的體液也跟著飛濺了出來。

……人、人類原來是這樣做的嗎？……可是不被她纏在一起做的話看起來總像是少了點什麼。搭檔有點擔憂地看了看她幾乎被抽插到外翻的那道縫隙，真、真的沒問題嗎……？但他的目光沒辦法從她那快融化掉的表情上移開。……我也想看、我也想要姐姐因為我變成這樣，我也要讓姐姐……感覺更好。他用尾巴勾起她耷拉在床尾的尾巴尖、放到嘴邊輕舔了起來。

「……嘶！鳴、鳴鳴……！不……不行……！不可以……！好奇怪……啊……」

快哭了、感覺好想哭、身體裡有些什麼沒辦法忍耐住的東西要出來了。她推著高杉的手想讓他把自己鬆開，可是尾巴尖上傳來的酥麻感把她的最後一點力氣也抽走。……不行了、真的要到極限了，「……放、放開……」

……速度、慢下來了……

不、不對、不應該是這樣……為什麼會覺得更難受了？想讓那種感覺出來、想讓它釋放出來，但是這樣的話……

「……想讓它出來嗎？」高杉微笑著摸了摸她的小腹，「想的話就要講出來。」

「……嘶……」她無辜地望著他，「……讓、讓它出來吧……高杉……？」

「……我明白了。」他俯身和她貼在了一起，「……那就讓我只懂得榨取的式神小姐……好好享受一次吧？」

……這兩個人真的很那個。搭檔撇了撇嘴、把她的尾巴尖含進了嘴裡。她已經沒辦法忍耐住的叫聲變得更加悅耳，鱗片蔓延上她快維持不住化形的上半身。太、太可愛了……他撫摸著她覆蓋著鱗片變得又長又尖的手指，剛剛才被牠收進尾巴裡的那兩根又再度從那裡探了出來。

這一夜會很長，……會相當長。高杉親了親她的胸前，離開她的已經變得軟綿綿的身體和搭檔對視了一眼，他們略帶默契地交換了彼此的位置。搭檔溫柔地抱住她幾乎沒了人形的身體，……我和他不一樣。我會好好的……聽姐姐的話，直到姐姐允許、我才會……他用尾巴把她纏起，拜託了、姐姐。他們就這樣捨棄理性、像動物一樣在她發情味道的影響下攀比起誰才能讓她留存住更多，一直到她的身體無法再儲存、白色的混濁液體從她的縫隙中溢出來才停。她臉上掛著淚痕，用終於恢復了自由的尾巴捲起身體縮成了一小團。高杉為她調好加熱毯的溫度、又俯身親了親她的額頭，搭檔蹭了蹭她的尾巴、隨後為她掖好了被子。陽光從窗簾的縫隙處擠進房間，……就這樣折騰了一整夜。

……所以……今天……真的是……

腦袋終於冷靜下來的一人一蛇一齊坐在沙發上放空自己。……似乎是因為剛剛實在做得太多，雖然很累卻也沒辦法一下入睡。高杉起身走到廚房拿了兩瓶可樂，他把其中一瓶遞到搭檔面前，「你要喝嗎？」

「……啊、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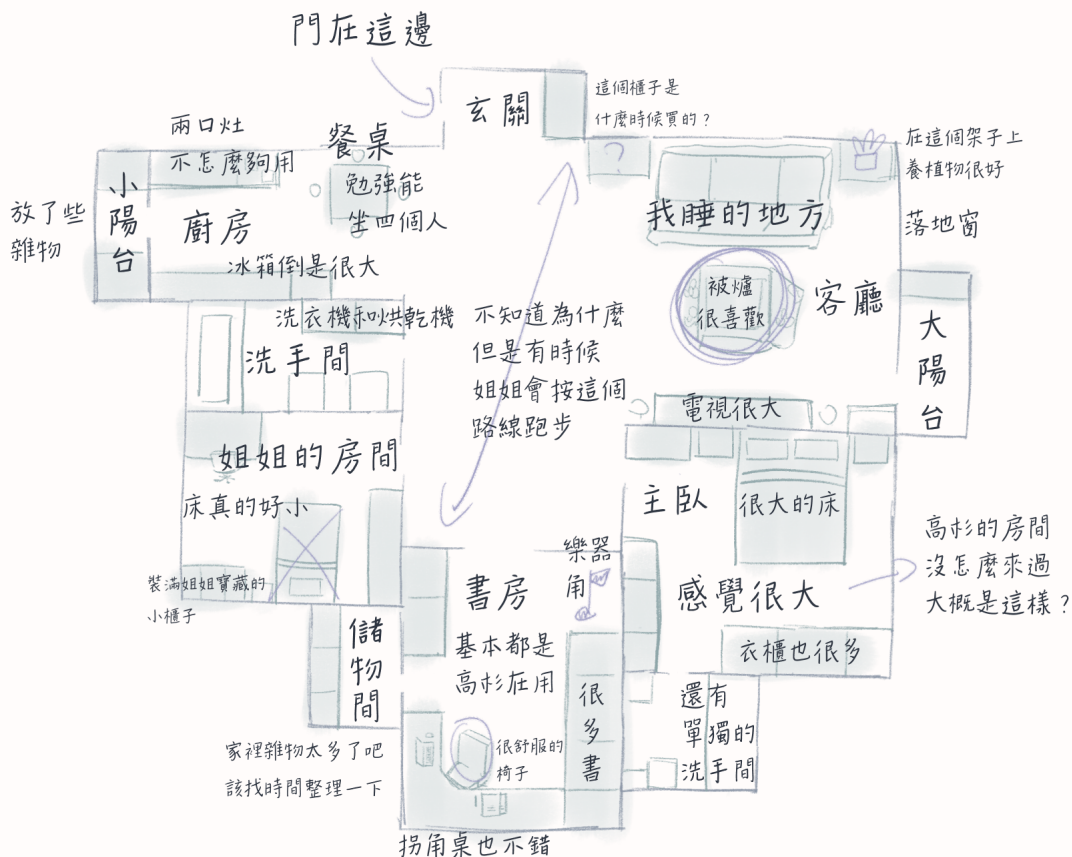
……是、是看錯了吧。搭檔接過可樂，「……謝謝。你想吃點什麼嗎？」

「我都可以。」高杉把手機遞給了他，「你想吃的話就點點什麼吧。」

……這次看清了。真的看清了……

搭檔拿著手機、他不太知道這件事到底要不要對誰說出口，他清清楚楚地看見陽光從客廳落地窗透進來照在高杉的臉上，讓他的眼瞳也縮成了狹長的一條。

高杉宅戶型圖 · 搭檔繪



後日談2:

似笑非笑的黑貓

「網上的朋友？」

「是喔。」她點了點頭，「他叫沖田喔、之前的貓咪咖啡廳就是他推薦給我的。我可以請他過來玩嗎？」

「可以是。你們有什麼計劃嗎？」高杉幫她拽了拽身上的毯子，「我以為你們會想一起去外面走走呢。」

「……嗯……沒有。就是想在家一起玩玩遊戲。出去的話也沒什麼特別想去的地方……」

「這樣啊。」

……已經步入了一個妖神都會網上交友的年代了啊。

高杉拿起桌上的手機，她的社交賬號上發的都是些遊戲截圖和可可愛愛的收集品，實在是很難把她和蛇這種給人印象有些冷酷的動物聯繫在一起。……倒是沒什麼人和她互動，他滑過點讚和留言區，幾天前她才剛回覆過的那一條……沖田……就是他嗎？這名字好像有點熟悉。

……帳號內容倒是沒什麼特別的、都是些遊戲相關的東西。是專門的遊戲帳號嗎？……某狩獵遊戲的時長倒是有點恐怖。他把手機屏幕朝下放回桌上，「你們決定好時間了嗎？」

「嗯，因為小沖田平時還要工作、所以我們想定在週六下午來著。你會在家嗎？」

……已經是社會人了嗎？從帳號的行文方式來看稍微有點難猜。而且……對他的稱呼也有點太親暱了吧？……是不是以後應該稍微盯著點她的社交賬號比較好？萬一她以後發了照片、再被些不長眼的傢伙們騷擾上……

「高杉？」

她把遊戲機放到一邊、湊過來搖了搖他的胳膊，「週六你會在家嗎？」

「……抱歉、剛剛在想事情。週六我一天都會在家。」

「這樣喔。那可以拜託你準備晚飯嗎？我們可能會玩到稍微晚一點……」

「沒問題。」

「謝謝你！……其實點外賣也可以啦、如果很麻煩的話。」

「沒關係。」他笑著捏了捏她的臉，「難得邀請朋友過來玩、就好好準備一下吧？」

—

……還好伊藤閒著、週六能把他叫過去頂班。高杉無視掉伊藤哀嚎著怎麼又要頂班的消息，……不過現在還有個更大的麻煩。

「要請人到家裡來……還是網上認識的！？」搭檔咣當一聲合上洗碗機的門，「是雄……男的還是女的？」

「小沖田是男生喔。」

「姐姐！」

「只是來玩沒什麼的吧？只要那天你不要待在家裡。」

「憑什麼我不能在啊！萬一有什麼……這種網上認識的人……一點都不靠譜吧！」

……反應好大。有點像那種覺得網絡上只有詐騙的老年人。

不過從年齡上來看……好像這麼形容也沒錯。

「……我倒是希望你能來和我們一起玩啦……」她嘟囔著，「……但小佑的嘴化形很差、一講話就全都咧開了，會嚇到人家的……」

搭檔突然轉過頭盯著高杉，後者無奈地聳了聳肩，「你就算這麼看著我也沒用。」

「你是陰陽師、肯定有什麼辦法的吧？」

「你把陰陽師當成什麼了？我們只是些——」

—

……最後還是解決了。

搭檔獻祭了自己在這間公寓裡的最後一點尊嚴、現在除了洗碗之外還要負責掃地拖地洗衣服倒垃圾。高杉看他很有誠意、帶著他去龍馬和桂那裡要了兩張符紙給他。……雖然不能把化形不好這件事完全解決、但作為障眼法來糊弄上一天沒什麼問題。你怎麼不直接去問龍馬和桂先生呀？舉著遊戲機的隱刀隨口問了問搭檔，他這才意識到好像又被可惡的人類算計了……算了、能守護姐姐才最重要，掃地就掃地吧……做家务而已、早就習慣了。

他把剛買回來的零食塞到客廳的小推車裡，她窩在被爐裡哼著歌好像很開心。……姐姐小時候……好像都沒有這種能一起到家裡玩的朋友，畢竟蛇也不是什麼群居動物。……比起這個、是不是自己也應該開始關注著點她的社交賬號才是？萬一有什麼可疑的人和她互動……

這種話聽起來才比較可疑。

「姐姐、都收拾好了。」

「辛苦你了！本來想幫忙來著的……但是不小心玩太久……」

「沒關係。除了客廳還有哪裡需要收拾嗎？」

「就這樣就好啦。……喔！小沖田已經坐上電車了。我先去換衣服好了……」

她扔下遊戲機鑽回了屋子裡。已經完成了手頭任務的搭檔轉悠到廚房，「你準備得怎麼樣了？……哇。」

「差不多了。」

搭檔從未有機會見過的高級和牛扒已經被高杉去好了油、進行簡單醃漬後放到了盤子裡。至於搭檔怎麼知道這是不是高級的食材……主要是因為他瞄到了旁邊垃圾桶裡包裝上貼著的價簽。他吐了吐信子，……好香。餐桌上的盤子裡是……居然還烤了餅乾和杯子蛋糕！？……這個高杉其實是這種風格的男人嗎？住了這麼久居然才第一次發現……

「高杉、今天我們晚上吃什……」她換上了毛衣和裙子、黑色的長襪擋住了她化形出的腿上的鱗片，「……哇！這、這麼厲害……」

「隨手而已。」

明明早上七點就起床開始折騰了。

「……他差不多快到了！那我先下樓接他……嗯、你們兩個都準備好了嗎？」

「我沒問題。」

「我也是。」

「那我先下樓囉。」她推開大門、對著送她到玄關的兩人擺了擺手，「馬上就回來。」

—

「久等啦！所以這位就是小沖田。」

跟著她一起走進玄關的是個眉清目秀的男……人？有點難以形容、那張臉看起來也太年輕了、就算說是未成年也完全不為過，束在腦後的長髮卻又為他增添了幾分英氣。連不怎麼分得清人類長相區別的搭檔也忍不住在心裡感嘆起來，這是不是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池面？就像那些在電視上唱歌跳舞、有很多粉絲的傢伙們一樣……

「……然後這是我的監護人高杉、和暫時借住在這邊的我弟弟小佑。」

……監護人。

……好官方的用詞。高杉覺得喉嚨一緊，瞄到他表情的搭檔強忍著不讓自己偷笑出來。……不過這些詞她到底是從哪裡學來的？

「你好、初次見面。……突然登門拜訪真是不好意思、請收下這個吧。」

笑起來更好看了……還帶了伴手禮！真有禮貌。

高杉接過沖田手裡的小袋子，沒猜錯的話應該是那個一直都很出名的、作為伴手禮絕對不會出錯的果味點心。搭檔跟著高杉一起也跟他打了個招呼，隱刀蹦蹦跳跳地帶著他進了客廳，「來吧、我們可以來這邊坐！」

—

……這兩個人還真能玩啊。

被爐桌上的點心已經被他們倆吃了個大半，還真的讓高杉押中了、沖田毫不意外的也是甜食派。搭檔把目光從眼前的平板上移開，刷了半天視頻眼睛都痛了，原本和他一起坐在餐桌旁的高杉剛剛回房間也不知道在鼓搗些什麼。他打開冰箱、拿起最後一盤點心和幾盒飲料走到了客廳，隱刀看起來好像很疲憊，她舉著遊戲機向後一仰頭，「……不行！又車了……」

……幾百歲的人也開始講一些遊戲黑話了。

「再努力一下一定可以過的、就差一點點了。」

「……不行、……快打不動了。……怎麼辦、根本就過不去……」

「在玩什麼？」搭檔把東西放到被爐桌上，「要不要休息一下吃點東西？」

「謝謝你。」

「小佑！我要吃蛋糕。」她把遊戲機塞到他手裡，「你幫我玩。」

「我、我來？」他接過遊戲機，這是不是那個什麼很有名的狩獵遊戲什麼的……姐姐什麼時候開始玩這種風格的遊戲了？

「沒關係的。」沖田對他笑了笑，「堅持住不被貓車抬走就可以了。……很簡單的、請加油。」

—

……車了。車了。……又車了。

……這到底哪裡簡單了？沖田確實很強、在遊戲裡用太刀的樣子看起來也很帥。……乾脆站在帳篷裡等著他一個人打完吧？反正只是想要素材……好像有點太摸魚了、感覺似乎不是很好。

盯著搭檔手裡的遊戲機屏幕的隱刀緊緊地皺著眉。搭檔回頭看了看她，他實在是不忍心讓姐姐失望，她好像很想要素材來做一套新的裝備。……但是突然讓一個新手打上位任務的責任對他來說也太沈重了。打遊戲不應該是很輕鬆的事嗎？……好想回去建設小島啊、獵龍什麼的果然還是……

「玩得怎麼樣了？」

「高杉。」搭檔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樣舉起遊戲機，「快。……我知道你一定可以。」

「什麼？」

責任傳遞了。

手腕已經酸得不行的隱刀和搭檔擠在被爐裡、一邊期待地看著高杉一邊往嘴裡塞著餅乾。高杉低頭看著遊戲機屏幕，……魔○獵人嗎？大學的時候倒是跟著玩過一點。原來她之前存錢是為了買這個來玩？剛剛吃完杯子蛋糕

的沖田對高杉微微笑著，「看來現在只能靠我們兩個了呢。請加油、高杉先生。」

—

高杉還挺強的……居然三遍就過了。他真的沒偷偷玩過嗎？

終於拿到了掉落素材的隱刀高興壞了，她接過遊戲機、趕快做了一套新的裝備。沖田建議她要不要現在就嘗試一下？可她今天實在是不想繼續狩獵了。那玩點聚會遊戲怎麼樣？他又提議到，正好兩台遊戲機加起來可以分出四個手柄。那就這樣吧！正好大家可以一起玩。隱刀翻著裝卡帶的小盒子，我記得之前是有個什麼遊戲大全來著的……

她把遊戲機放進了連接電視機的底座。其實能四個人一起玩的遊戲也並不多，多數時候還是兩人一組交替來玩。一開始的幾局遊戲都還輕輕鬆鬆，她很喜歡玩具足球、雖然她只是喜歡看所有人亂七八糟的轉來轉去，他們甚至還一起釣了會兒魚。不過在切換到撲克類的遊戲時、氣氛一下就變得不太一樣了。

「高杉先生。」沖田放下手柄，「你在放水吧？」

「……哦？」和沖田並排坐著的高杉也停下了手裡的動作，「為什麼這麼覺得？」

「最開始幾局我也沒辦法確定。不過慢慢地發現了些規律，……你總是在單數局故意選錯來保持平衡。不過、如果是佑先生有優勢的話，你就沒有再特意這樣做了。」

倒像是高杉能做出來的事。搭檔在心裡嘀咕起來，怪不得一局也贏不了他……

「既然你這麼有興趣的話、那我就和你單獨來一場不放水的二十一點吧？」

「那真是太好了。我也想看看高杉先生認真玩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兩個又單獨開了一局。……太、太豪放了。從來都沒捨得在一局遊戲裡下注超過三十個籌碼的隱刀和搭檔盯著屏幕上兩人令人震撼的籌碼數，不、不至於就這樣全都all in吧！……人類喜歡玩的東西也太可怕了，聽說還有地區用真錢來玩這個、那也太……

「高、高杉贏了……好厲害、兩個人都……」

「……險勝啊……」

「高杉先生果然和我想的一樣強呢。……真希望能多些和你一起切磋的機會。」

後半句的語氣聽起來有點微妙。……至於用上切磋這種詞嗎？

「不敢當不敢當。……好了、我該準備晚飯去了。」

「辛苦了。」

「需要幫忙嗎？」

「不用不用。就請你和沖田在客廳稍等一下了。她的搭——佑、你能過來幫我打個下手嗎？」

「我？真是的、我知道了……」

兩個男人並排站在廚房裡顯得有點擠。搭檔探頭看了看客廳裡的情況，好像是剛剛有點玩累了、隱刀打開了電視、沖田也拿起了盤子裡的最後一塊蛋糕。……不得不說、高杉烤點心還挺有那麼一套的，不過平時搭檔都沒什麼機會吃到。

「好了、……是怎麼了？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高杉平時不喜歡有人在他做飯的時候打擾他，搭檔把剛剛收起來的髒盤子放進水池，估摸著高杉是要跟他說些什麼。

「我想讓你吐一下信子。……在這邊不會被他們兩個看到。」

「什麼啊？」障眼法防不住吐信子的動作、搭檔憋了快半天終於得到了點機會，「……這是……？」

「你也感覺到了吧？」高杉把鍋放在灶台上，「……有貓混進來了。」

—

「謝謝高杉！真好吃——」她把已經什麼都沒剩下的盤子推到桌邊，
「也辛苦你啦、小佑！」

「沒關係。……沖田的盤子也給我吧、我來收拾。」

「那就麻煩佑先生了。」

「沒事。」

……不行、不吐信子的話感覺不出來貓的味道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搭檔把盤子拿進廚房、簡單沖洗了一下之後把它們都放進了洗碗機。……真的是他嗎？沖田長得又好看又有禮貌、遊戲玩得又好……和他印象中的貓一點都不一樣。蛇和貓自古以來就相互不對付，倒不是說那種廣泛意義上被飼養的可愛小貓，而是那些神出鬼沒的、一不小心就會中了他們圈套的貓妖。在他和隱刀還很小的時候奶奶還用貓妖的故事來嚇唬過村裡的小蛇，只不過他沒怎麼放在過心上。他回到餐桌旁，「都收拾好了。」

「那麼我也差不多該回去了。」沖田站起身，「今天真是十分感謝你們的招待。」

「沒什麼的。……偶爾大家聚在一起這樣玩玩也不錯。」

他跟著隱刀回到客廳拿上了他的外衣和裝遊戲機的小包，他們一起站在玄關和他道別。隱刀看起來有點失落、她揮了揮手，「要再來玩喔、小沖田！」

「我也很期待再和槿小姐見面呢。」他也微笑著對她揮了揮手，「再見。」

—

……用人形玩了一天、真是好累了……

隱刀嘀咕著準備鑽進被爐，看一會電視就去睡……嗯？

準備掀開被爐的手好像碰到了些什麼不應該在這出現的東西。她掏了掏，……是一個小風車掛件。是小沖田落下的嗎？她對著房間的方向叫了起來，「高杉？小沖田好像落下東西了。……應該還沒有走遠！我下樓去拿給……」

「……我去吧。」還沒換衣服的高杉走出房間，「你先發消息告訴他、別讓他繼續走遠了。」

「喔、好……」她把小掛飾放到高杉手裡，「就是這個。拜託你啦！」

—

「哎呀？想不到高杉先生還會特意出來送我落下的東西呢。」

他好像已經在路燈下等了一陣子。……是知道我會來嗎？高杉拎起手裡的掛墜，「可別再弄掉了。……好歹也是式神的媒介。」

「真不愧是高杉先生呢。」沖田接過掛墜，「和傳聞裡一樣敏銳。」

「客套話就不必了。」高杉把手揣進外衣的口袋，「我就直接了當地問了、你接近她有什麼目的？」

「目的？」似乎是沒料到會被這麼問、他看起來有點驚訝，「我只是想和槿小姐一起玩遊戲而已。……不過看到高杉先生可以和怪異相處得這麼融洽真是太好了、土方先生還很懷疑你有沒有能力掌控你的式神呢。」

「別用那麼難聽的詞在她身上。」

「真是抱歉。不過關於佑先生的事……我不會向那邊匯報的。」他把掛件掛回挎包拉鏈上，「……看來我們以後還有很多見面的機會。我很期待未來的某一天可以和不放水的高杉先生好好比試一場。」

—

「喔、對了……姐姐？」

「怎麼了？」

「你之前……是去了間貓咪咖啡廳對吧？那是沖田推薦給你的嗎？」

「是喔。還蠻有趣的、有很多隻小貓……飲料也很好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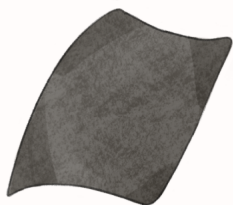
「你還有當時的照片嗎？」

「嗯、我還有喔。我找找看……」她打開相冊向上滑了一會，「……在這裡。給。」

搭檔盯著她的手機屏幕皺起了眉，……照片裡的小貓們、無論哪一隻都是黑貓。

隱刀的愛用物評分時間・加熱毯！

*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參考



加熱毯（搭檔）

☆☆☆

溫暖！

毛茸茸、軟乎乎！

貓貓兔兔非常可愛！

高杉買給我的！每天都在使用

四星！



加熱毯（隱刀）

☆☆☆☆

溫暖！

雖然不毛茸茸也不軟乎乎

但是香香的、還會給我買麥當勞！

喜歡高杉！

嘿嘿、高杉！

滿點！



加熱……毯？（高杉）

☆☆☆☆☆



聖誕特輯·冬天的一些事

「……很睏……」

「……空調還是沒修好嗎？不行了、好想睡……」

兩條蛇耷拉著腦袋在被爐裡縮成一團。正值十二月，在野外的蛇早就已經找好地方睡下了，本來以為終於可以借著人類的現代科技體會體會冬天的感覺，可家裡的空調卻一點面子也不給他們。今年東京的冬天似乎也比往常冷了一些，這讓在十五度左右就會開始降低活躍度的兩條蛇生活更加艱難，吃飯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突然趴在餐桌上入睡，有時候遊戲機甚至會砸到隱刀臉上，高杉開始在家裡時刻注意腳下、以免踩到突然昏睡過去的蛇的尾巴。房間裡持續了幾天的低溫讓加熱毯和被爐也變得有些治標不治本，他們總不能無時無刻都窩在同一個地方。雖然已經預約好了上門維修空調的時間，但怎麼樣都還需要等上個幾天。

「你們就不能直接把這幾天睡過去嗎？」

「不行、溫度還沒有那麼低，只是非常……睏……嘶……」

「姐姐！不能睡……！你睡了我也想……睡……」

說著就一起睡著了。

高杉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他走到儲物間翻找起來。他自己不怎麼怕冷、家裡自然也沒什麼足夠厚的衣服給他們兩個套上。他翻出來兩條之前沒怎麼用上的厚毯子、在裡面貼上了幾個暖暖包，自從有蛇入住這間公寓、儲物間裡就堆滿了裝暖暖包的紙箱。他把他們兩個的尾巴盡可能地塞進了被爐裡，隨後用貼著暖暖包的毯子把他們在被爐外的人身一層一層的裹了起來。

……好暖和……

……好像沒有……那麼睏了……？

兩條被裹成大福的蛇睜開眼，屋子裡還有一股巧克力的香味。高杉把剛煮好的兩杯熱巧克力放到被爐桌上，「這樣感覺好些了嗎？」

「嗯！感覺好多了、不愧是高杉！就是……」

「……手沒辦法動、完全喝不到……」

「我拿吸管過來吧。要記得等涼一些再喝。」

「……好想找遊戲喔……」

……把他們裹起來還是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高杉打開電視，「也沒什麼辦法了。……先撐到下週吧。」

「嘶……」

「冬天好討厭……」

—

「是熱氣！」隱刀把雙手舉在空調出風口旁邊，「有熱風了！」

兩條蛇就這樣用大福的樣子在沙發上癱過去了好幾天。一開始他們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看電視、不過沒辦法轉台跳過廣告實在是有些難熬。最後隱刀想出了一個辦法，她和搭檔配合著、用尾巴拆下遊戲機的兩個手柄塞進了毯子、又把遊戲機的本體連到了電視上，這樣就算是被裹成蛇大福也可以繼續玩遊戲了。一下子時間就過得很快，此刻在暖呼呼的空調房裡、兩條蛇的第一個沒有睡過去的冬天正式開始了。去年的冬天雖然他們兩個也在東京、但那時的隱刀對不需要冬眠一事還非常不習慣，她每天就在被子裡一趴、沒怎麼關注別的事。至於搭檔、當時還流浪在外的他沒什麼好去處，最後只好找了個偏僻山腳下的小山洞睡了一冬天。空調裡的暖風吹過她的臉頰和頭髮，她看了看窗外，「東京會下雪嗎？」

「市區裡很少下雪。」

「這樣喔。」

她試著把手按在落地窗的玻璃上、上面冰冰的感覺卻把她給趕了回來。她甩了甩手、臉上的表情看起來有點擔憂，「……聖誕節也不會下雪嗎？」

「現在還說不好。」高杉揉了揉她的頭髮，「怎麼了、突然問這個？」

「以前住的山上似乎總是下很大的雪。」她用指尖戳著玻璃，「……但我一次都沒見過。」

她聽起來好像很失落。

她鑽回被爐，電視屏幕裡她的小島上早就積了一層厚厚的雪，她操控著她穿著棉服的小人、滾出了一顆大大的雪球，搭檔在一旁跟著滾了顆小一些的雪球，兩顆雪球疊在一起就變成了個小雪人。聖誕節的時候就是應該下起雪，對於在電視上學到聖誕節這個概念的她來說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看來她只是不喜歡冷，並不是真的不喜歡這個季節。

……讓聖誕節那天下起雪……

他用食指敲著口袋裡的手機背板，不過現在連聖誕節要怎麼過都還沒個頭緒，她似乎期待著一切和聖誕節相關的東西，明明平時對哄女人開心十分擅長、可現在一想到要滿足她的期待竟然覺得有些緊張。他瞥向沙發上看起來有點愁眉苦臉的搭檔，他知道他並不是此刻唯一一個有煩惱的人。

—

聖誕節啊……

搭檔大概能猜到她為什麼如此在意這個人類的節日。聖誕市集、大樓間一閃一閃的聖誕燈飾、掛著鈴鐺和小雪人的頂部有星星的聖誕樹、灑上了糖

霜的聖誕蛋糕和裝在漂亮盒子裡的禮物，哪一樣聽起來都像是她會喜歡的東西。他看著和他一起擠在被爐裡的她的側臉，前幾天在同一個角度看向她的時候、她的注意力正被電視上的有關聖誕市集的節目牢牢吸引。她肯定很想出去轉轉吧？要是有什麼辦法能在冬天出門……

就可以和她一起……看看燈飾、吃點東西、挑選聖誕禮物……
……簡直就像電視上的那些人類小情侶一樣。

……可是具體要怎麼做？在棉服裡貼上暖暖包？……也許可行，只不過臉和頭還是會有點冷。也不知道她喜歡什麼款式的棉服，萬一擅自買了她不喜歡的、她不肯穿就糟糕了……。不過這麼多年過去了、為什麼還是沒人發明能在冬天也一直暖和的咒術啊？而且那傢伙……，他扭頭瞄向高杉，不知道他有什麼打算？他認識的那幾個陰陽師裡說不定有誰有些什麼讓我們冬天也能自如出行的方法……他怎麼也在看我啊？

搭檔趕緊扭過了頭，不過……也許和高杉商量一下是個好選擇？姐姐好像還挺喜歡穿他買給她的衣服的。不、不行、那樣計畫不就全都暴露了嗎……！他一定也會跟著來湊一脚。三個人一起去聖誕集市的話、氣氛就完全不

「喔——」

隱刀仰著頭，在她眼裡映著的是廣場中央高大聖誕樹上的閃耀裝飾，空氣中飄散著香甜的食物氣味和特意做成小木屋樣式的攤位凸顯著節日的溫馨。她裹著深藍色的中長款棉服，格紋毛呢裙子下是加厚的黑色長襪和經典款雪地短靴，搭配上相同色系的毛絨耳罩和圍巾，看起來暖和又可愛。……拜託高杉幫她挑冬季服裝的決定真是太正確了，搭檔在心裡由衷地感嘆起來。他們兩個最後還是背著隱刀進行了商談，而讓搭檔有點出乎意料的是、

是高杉先問了他有沒有空聊些事情，他們也難得的在找辦法帶她出門去聖誕市集這件事上達成了一致。高杉結合起搭檔的點子、想出了讓他們在出門時也能維持自身溫度的方法，除了借助人類科技在厚衣服裡貼上暖暖包以外、再搭配一個能讓身體周圍溫度下降變慢的咒術，這樣即使是在氣溫更低的夜晚出門玩幾個小時也可以頂得住。

「我們可以去那邊逛逛嗎？」

「嗯、走吧。」

似乎是因為太過興奮、她走起來的速度飛快，一下讓在外面沒辦法吐信子感知她具體方位的搭檔十分緊張，他抓住她的手，後者回過頭無辜地眨了眨眼，「怎麼啦？」

「……稍微慢一點、這裡人很多。」

「抱歉、我知道啦！我想快點和高杉匯合……」

……果然是急著見高杉。

搭檔在口罩下撇了撇嘴，那傢伙一進到市集就去裡面的什麼攤位排隊了、也不知道是在排些什麼？她放慢了速度、牽著搭檔的手在人群中向裡面的攤位移動著。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幾乎沒牽過她的手，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更加習慣相互纏著尾巴。明明她才是體型更大的那一條，但化形成人類的時候個子卻矮矮的、手也小小的。……如果是人類的話會怎麼做？為了給對方暖手的話、是不是應該……？他抓起她的手、慢慢地一塊塞進了自己的棉服口袋。他連藉口都已經想好了，姐姐沒有戴手套、我的口袋裡貼了暖暖包、會更暖和一些……可她的口袋裡也貼了暖暖包吧？不行、真是白癡一樣的藉口……本身在口袋裡牽手就夠奇怪了。真是的、為什麼會覺得這麼……

「嗯？要在口袋裡牽手嗎？」

「姐、姐姐！」

……真、真不好意思。要是人類的話、估計現在已經開始臉紅了吧？她蹭到他旁邊、在他口袋裡的手和他十指相扣，她對著他嘿嘿一笑，「很暖和喔。走吧！」

……敗給她了……

要是這市集能再大一點、到裡面攤位的路能再長一點就好了。兩人棉服的袖口處伴隨著走路的動作發出摩擦的聲響，周圍燈串的暖光照在她的臉上，如果一直盯著那張臉看的話就會連空氣裡的涼意也全都忘掉。他突然明白了為什麼人類發明了照相和錄影，可他怕他拍不出此刻她在他眼裡的樣子、也不想鬆開在他口袋裡的那隻手。意識到他正看著自己，她轉過頭用另一隻手理了理他脖子上的圍巾，那雙淺色眼睛裡好像有星光閃耀。他們站在攤位前一起挑選起聖誕卡片、她笑著問他更喜歡雪人還是小鹿？她用指尖輕輕戳著那些可以掛在聖誕樹上的彩球和鈴鐺，要是家裡也能有一顆小聖誕樹就好啦，在房間門上掛上聖誕花環會更有氣氛吧……

等反應過來的時候搭檔的另一隻手已經掛上了五六個紙袋。……夏天打工的錢只需要不到半個小時就快被揮霍完了。他甚至毫不猶豫地買下了一顆小聖誕樹，只因為她說一起裝飾聖誕樹的話應該會更有趣吧？……沒關係，錢的話、等天暖和起來繼續打工就是了，姐姐的笑容可是用錢也買不到的！她拽了拽他的衣袖，「重不重？要不要我幫忙一起拿？」

……天使、心地善良的天使。怎麼能讓這些袋子壓彎可愛天使的翅膀？他搖搖頭，「一點都不重。我來拿就好了。」

「高杉——」

和天使的獨處時間結束了。

看見高杉的那一瞬間她毫不猶豫地把手從他的口袋裡抽走、小跑著到他旁邊的動作一氣呵成。……也可能只是因為高杉手上拿著吃的，搭檔在心裡默默安慰自己，不過他手上拿的是什麼、真的好香啊……

「時間剛剛好。我買了些吃的、去找個座位吃點東西休息一下吧？」

「好喔！」

「嗯。」

他們找了張空桌坐下，高杉打開已經被他放在桌上的裝著食物的紙盒、濃郁的烤肉香氣一瞬間就包圍了他們的小桌。

「哇！這是、前兩天電視上的那個……」

「火雞腿……比想像中的還大……」

「我還買了點別的。」他對著兩條要合不上嘴的蛇打開了另外幾個紙袋，「你們第一次來、估計會什麼都會想嘗試一下吧？」

德國香腸、果乾麵包、蝴蝶餅……全都是沒有吃過的東西。搭檔感覺自己的肚子已經開始叫了，隱刀用兩手的食指指尖敲著桌邊、看起來十分糾結。高杉把火雞腿的盒子推到她面前，「先從這個開始吧？冷了就不好吃了。至於搭檔、晚一點吃也不會有意見吧？」

倒是不會有什麼意見、就是聽起來有點讓人不爽。他咂了咂嘴，「姐姐先吃吧。……我去買點喝的。」

她合起雙手、做出了一個「拜託啦」的姿勢，「辛苦你啦！記得要快一點喔、不然就會冷掉啦！」

—

這個季節的話、果然還是買……熱巧克力吧？加了奶霜的那種、姐姐會很喜歡吧？……熱紅酒？那是什麼？有酒的話、味道說不定會比較嗆……都買了回去試一試也不是不行，反正高杉看起來像是會喜歡這種飲料……嗯？

隔壁攤位隊伍中的傢伙好像有點眼熟。

……這不是龍馬嗎？好像和旁邊的人聊得正歡。還是別打擾他……

「喂——」龍馬對著搭檔揮了揮手，「你也來啦！」

—

原本只有三個人的小桌硬是被強行拼成了六人桌。

怎麼說、氣氛實在是有點微妙，跟著龍馬一起過來的兩個女孩子看起來……互不相讓？人類好像還有個專門的詞語來形容這個狀況，是叫什麼來著、修羅場？……真不愧是龍馬、還會有這種因為人緣太好造成的煩惱。不過這都和搭檔沒什麼關係，他從手裡的火雞腿上咬下來一大塊肉，真好吃、就是有點涼了……

「能在這裡偶遇真是巧啊。相互介紹一下吧？我是高杉，高杉晉作。……和坂本算是工作上的朋友。這是槿和她的搭檔佑。……目前因為一些原因住在我家。」

聽到自己名字的隱刀嗖地一下放下了手裡裝著熱巧克力的杯子、鼻尖上還沾著點奶霜，「你好！」

「……你好。」

搭檔聽出來了高杉語氣裡的遲疑，估計是不確定跟著龍馬一起的女孩子是普通人、還是和他們一樣知曉怪異和陰陽術的「業內人士」吧？他把剩下

的香腸夾在果乾麵包裡一起咬了下去，看起來很邪道的組合出乎意料地嚐起來還不錯。

「嗯……我的話就不需要介紹了吧？」龍馬對著有精緻盤髮的女孩子伸手示意，「這位是阿龍，目前和我還有晉作有些工作上的往來。」他把手轉向旁邊扎著高馬尾的女孩子，「這位是佐那，千葉佐那閣下。她是我的……」

「未婚妻。」

欸？

誰會在自己的未婚妻名後加上閣下這種後綴啊！

「龍馬……」隱刀接過搭檔遞過來的紙巾、擦掉了鼻尖和嘴角沾著的奶霜，「……就快要結婚了嗎？」

「這、這個啊……」

「應、應該還沒決定好吧、龍馬？」

「我們也可以去結婚式玩嗎？是不是和電視上的一樣、新娘要穿白色的大裙子……？」

「槿啊。」

「嗯？」

「你想去滑冰嗎？」

「滑冰？……這裡還可以滑冰嗎？我想去！」

龍馬對高杉投向了感激的目光，不過接下來就只能靠他自己了。……這未婚妻的出現倒是挺突然的，高杉認識龍馬這麼久、以前也從沒聽他講過未婚妻的事。他一直以為阿龍和龍馬才是朋友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看來後者的感情狀況比他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他看了看一旁蹦蹦跳跳滿臉期待的隱刀，……現在可沒工夫關心龍馬了。

……這兩個人怎麼說走就走了？嚼著蝴蝶餅的搭檔在心裡默默祈禱著龍馬他們幾個不要把話題引到他身上來，他只想安安靜靜地坐在這裡把東西吃完。這個肉桂味有點重、怪不得姐姐沒怎麼吃……。不過滑冰的姐姐……應該很可愛吧？是不是要換上帶冰刀的鞋子來著？聽起來還挺危險的，一會還是跟過去看看吧……

—

「穿著這個、走路很奇怪……」

「到了冰面上就好了。……慢一點、抓著我的手。」

踩著冰刀的隱刀走起路來顛顛巍巍，儘管是化形出來的雙腳、她也開始擔心自己的腳腕會不會扭傷。……好像比想像中可怕很多，她緊緊抓著冰場入口處的欄杆，原來不是和電視上一樣、踩上去就可以自如地滑走……

「別太緊張。重心壓低、腰稍微往前彎一點。」

「嘶……」

相同的事情與不同的人來做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

帶正在約會的對象來聖誕市集、提前調查對方可能會感興趣的食物或紀念品、再和對方一起滑冰……每一年都是這樣，觀察得多了、體驗得多了就會有些無聊。那些對昂貴禮物有意無意的提及、為了縮短距離刻意的肢體接觸和燈光下心照不宣的吻，兩個人佈下光鮮亮麗的一場局、等著看誰先栽進去。

……而她只是在這裡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緊緊抓著他的手的她聽著他的指示慢慢地交替抬起雙腳踏步，可別放開我喔，她小聲說著。不會的，他對她笑起來，已經站得很穩了、試著往前滑滑看吧？一隻腳向後推、但是距離不要太遠。

「……滑、滑起來了！嘶！」

「喂！別那麼心急！」

「嘶……嘶……？」

趑趑趑趑的她一下撞進了他的懷。……幸好接住她了，普通的磕磕碰碰對她根本造不成什麼傷害、但那份怕她受傷的恐懼讓他一下子心跳加快。她抬起頭，「對不起……我想快點學會、就能和你一起滑了……」

習慣了之後會發現那雙蛇瞳看起來只是又呆又無辜，她又小聲地重複了起來，「……對不起、我會慢慢的……高杉？你的手出了好多汗喔……」

明明牽過手很多次了、明明更親密的事都做過了，隨處可見的無聊橋段卻讓已經身經百戰的他狠狠栽了進去。或許庸俗一點也沒什麼不好、或許這才是感情本來的面貌，比起那些精心設計過的場景、他更想就這樣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展示在她面前，帶著她感受、帶著她體會。他托起她的雙手、自己後退的同時帶著她慢慢前進，手上承擔的重量是她對他絕對的信任。我可以滑起來了喔！她有點笨拙地滑到他身旁，「我們可以一起滑啦！」

有點炫目的燈光正好是她鱗片的顏色，背景裡的曖昧歌詞不經意間還是會鑽進耳朵，如果不是為了找到能落下嘴唇的場所、那風為什麼要束起她兩側的頭髮、顯出她臉頰的輪廓？很有趣喔！她笑起來，謝謝你教會我。沒有華麗的用詞、也沒有用心編排過的句式，就只是這樣而已、只是和她度過了日後突然想起也會恍惚一下的那麼幾十分鐘而已。明年也來一起玩吧？還是不會踩著冰刀在平地上走路的她挽起他的胳膊，約好了喔！

—

……結果兩個人回來了都沒能去看上一眼……

原來阿龍和佐那多少都知道些有關他們這些非人生物和陰陽師的事，尤其是佐那、沒想到她居然從小就和龍馬一起進行了陰陽師的訓練，估計婚約

也是在那個時候定下的吧？至於阿龍、之前式神儀式後幫隱刀治療手臂的檜崎醫生是她的父親，搭檔之前沒和她打過照面、似乎她偶爾也會過來幫忙。搭檔收拾著桌上的一次性杯子和紙盒、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們三個人聊著。他還是沒敢暴露自己的身分，龍馬也幫他打圓場、說他們和高杉勉強強強能算是熟人。

「坂本大人、您這次回東京是來跟我舉辦婚禮的吧？」

「……抱歉。」龍馬擠在搭檔身後，「現在的我無暇思考那些啊！」

「對、對啊！」阿龍跟著附和起來，「龍馬現在還有很多重要的事……」

開始了開始了。……像電視劇一樣的展開。不過這兩個人既然都訂下了婚約、為什麼一個叫對方「閣下」、一個叫對方「大人」啊？這是人類間的什麼新流行嗎？

「哎呀，您是打算違背承諾嗎？如果您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的話……」坐在他們對面的佐那逼近了些，「請跟我一決勝負！」

……什麼啊？

「對啊、佐那閣下……要如何一決勝負？如果是咒術的對決、說不定會引起騷動……」

「不是的。」佐那眼神堅定，「我想和您比試的是、看誰先找到擅自離開他們應該在的區域的『異位怪異』。」

擅自離開應該在的區域……這情況聽起來好像有點熟悉。搭檔皺了皺眉，那不就是在說我嗎！

「不、這個、佐那閣下啊……」龍馬對搭檔使了個眼色，「最近在東京還有怪異出沒嗎？桂先生那邊最近似乎也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難得坂本大人也會有比較遲鈍的時候呢。」佐那抬起頭看了看夜空，「您沒注意到今年的冬天格外冷嗎？說不定過兩週還會降雪。……以往不是這樣的。」

「你的意思是……」

—

「雪女？……在東京？」

「聽他們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你特意跑來告訴我做什麼？」高杉對著搭檔挑了挑眉，「這是坂本他們自己的事吧。」

「我倒是不想告訴你。」搭檔嘆了口氣，「但是……」

他不知道那天她和高杉在窗邊講了些什麼，但他知道她心裡對於從未體驗過的季節的期待。在小島上她的小人不斷地在雪地上跑來跑去、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她買來的卡片上也淨是些雪花和雪人的圖樣。她還在客廳的櫃子上放了一顆雪花球，每隔一會就去搖一搖、讓裡面的小聖誕樹掛上雪霜。下不下雪、過不過節對他來說都無關痛癢，但他想讓她開心、想力所能及地為她做點什麼。

「……你也應該早就注意到了吧？如果我們能提前找到這位雪女，說不定是個機會……能讓她在聖誕節看雪。」

「『我們』？我可沒答應要和你一起行動。還是說……」高杉用手蹭著自己的下巴，「……如果沒有我、你就沒辦法找到她？」

「……我原本是打算自己去找。」搭檔透過陽台的玻璃看向了已經睡下的隱刀的房門，「但是雪女……比較特殊。雪女會避開其他的怪異、她們只會見人類的男性……」他尷尬地停頓了一下，「……長得比較好看的人類男性。」

隱刀最近有些苦惱。

倒不是因為突然降溫的天氣、她也沒空關心家裡的另外兩位最近到底是在外面忙些什麼東西，她盯著房間角落裡還沒有拆封的絲帶和包裝紙抿起了嘴。禮物是聖誕節最重要的一環、可她現在連要送給他們兩個什麼東西都完全沒頭緒。自那天從聖誕市集回來後、她就開始每天在網絡上搜索禮物清單，不過上面的東西她怎麼看怎麼不滿意。不如就從他們無意間提起過的東西、或者是缺少的東西來考慮怎麼樣？她看著手機屏幕上沖田的回覆、點開聊天框發了個十分感謝的表情包。

……提過的東西……缺少的東西……

她趴在枕頭上歪著腦袋，高杉好像從來沒提起過他想要什麼。不管在什麼場景、不管在什麼時間，他看起來總是游刃有餘，做事時也考慮得面面俱到。她對這樣的他有崇拜也有依賴，沒有什麼高杉沒能提前想到的事！只要是和高杉一起、她就可以拋下一切安心地跟著他。

……但就是這樣的傢伙才完全沒辦法挑選他會滿意的禮物吧！

優點在有些方面會變成缺點。她實在是很難想像這樣的高杉會想要什麼東西，在他面前那些大眾一些的禮物更是完全沒辦法送得出手，與他的愛好沾邊的東西挑不好也很容易弄巧成拙，尤其是跟琴有關的東西、感覺他在自己的領域總是很嚴格……

算了算了、下一個！小佑！我們從小就在一起長大、我肯定能想出點什麼他想要的——

想要——

想要的——

……什麼呢？

衣服？他買了一大堆一模一樣的換著穿。……突然買了些什麼別的款式他會不習慣吧？而且尺碼也……嗯……。她嘆了口氣，不行、換一個！愛好呢、小佑的愛好是……

……好像他也沒什麼愛好、平日裡都是她做什麼他就跟著做些什麼。她捏著被角，送食物是不是太敷衍了？小佑從小就愛吃的東西……兩條小蛇挖著老鼠洞、掏出裡面還沒長毛的小乳鼠塞進嘴裡的古早畫面浮現在眼前，這個、把老鼠帶進家裡是不是不太好……？呃、算了、感覺不太像是能作為禮物送得出手的東西……

……不然做些手工吧！正好之前還存了一些材料！她打開前幾天看過的羊毛氈教學視頻，現在開始跟著做的話、在聖誕節前差不多可以——

……總覺得戳出來的東西和想要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呢。

她盯著面前試做出的一團亂糟糟的四不像，這是個什麼呀？

……不行、不行、不行！再好好、再好好想想……想……想睡一下……嘶……

—

「應該就是在這附近了。」搭檔關上車門，「……看起來倒是沒什麼異常。」

這是今天要搜索的最後一個地方。

折騰了快兩個禮拜、現在總算有了點頭緒。同時下車的高杉看著面前被日落前的最後一縷夕陽映照著的小商業街，真沒想到那個龍馬會直接讓搭檔

代為比試……，突然肩負起他人的婚姻大事的責任搞得後者迷茫之餘也相當緊張。搜索的過程也十分艱辛，一般情況下都是雪女主動出現、尋找她的方法誰也沒聽說過。更何況因為冬眠的關係搭檔從來沒遇見過雪女，自然也沒辦法分辨出雪女的味道，只能從所有聞起來可能是怪異的地方開始篩查。好在高杉有車，不然可要在這冬天裡糟大罪了……

「這裡有好幾家店、要一家一家排查嗎？」

搭檔拽了拽圍巾，總覺得這附近的溫度確實比別的地方低一些、希望是找對了地方。高杉停在一家不太起眼的小酒吧門前，它的入口處在半地下、搭檔一開始都沒發現那裡還有一家店。

「就是這裡。」高杉把車鑰匙扔給搭檔，「先回車上等我吧。」

……又來了、那個什麼「與生俱來的直覺」，搭檔現在都不知道高杉是真的有什麼超強靈感還是只是在講一些聽起來很酷的台詞。不過一般都還挺準的、這他沒辦法反駁。他接過車鑰匙、對著高杉擺了擺手。

—

「哎呀、是新面孔呢。」優雅的女性聲音從吧台後傳來，「請隨便坐吧。」

雪女都是極其漂亮的女人……嗎。

高杉在吧台前坐了下來，現在時間還早、小小的店面裡只有他們兩人。眼前的女人膚白如雪，用簪子束在腦後的頭髮看似隨意，而搭配上她的氣質和容貌卻只剩下別緻。領口露出的燙金暗花低調端莊、妝容濃重卻不妖豔，眼角的痣更是顯得那雙眼秋水盈盈……就連他也恍了一下神。

「您今天想喝點什麼？」

「給我你覺得適合我的酒就好。」

「……我明白了。看來您是喜歡追尋刺激的人呢。」

翻騰著的冰塊在雪克杯裡發出一陣沙沙的響，順著她傾倒的動作、淡綠色的調酒填滿了裝滿冰塊的手工雕刻水晶杯。她把杯推到他面前對著他微笑起來，「不知道合不合您的意？」

琴酒、綠茶和蘇打……無論是基酒的選擇還是這種組合都不是很常見。基酒的兩種茶香和綠茶的芬芳氣味混合在一起，回味帶上了琴酒的辛辣、適量的蘇打讓口感變得更加順滑。他放下杯，「……你為什麼覺得這個最適合我？」

「您看起來似乎是更習慣喝烈酒。」她頓了頓，「不過、現在有某些事……某些人，讓您改變了習慣。所以我用了綠茶和蘇打、讓酒味變得柔和。另外、比起華麗高級的酒，您似乎更加注重『獨特性』。因此在基酒的選擇上、我選用了……」

「『六』……。」

「看來您對此非常了解呢。選用了日本四季的六種植物作為原料的精釀琴酒……富有變化卻不失恰到好處的平衡。我想最適合您不過了。」

他搖了搖杯子裡的冰塊，「……你早就知道我會來？」

「沒有這樣的事。是店就必然會迎客，不管上門的客人是誰……我都會在這裡等待。而您……」她抬眼對上了他的視線，「……又是為了什麼才費盡周章地想找到我呢？」

—

……這傢伙好慢……

搭檔坐在副駕駛上扭了扭脖子，手裡的手套只剩下一隻就織好了，也不知道這個顏色和紋樣她會不會喜歡……。等了這麼久都有點餓了，他看了看窗外，附近好像連個便利店都沒有。估計回到家也來不及準備晚飯，不然發消息問問姐姐想吃點什麼、一起出去吃吧……

「喂。」

聽到有人拉開車門的聲音、毛線和織了一半的手套被搭檔飛快地塞進了包裡。……剛剛都在想著給她發消息、居然忽略了高杉的氣味，「……你回來了啊。怎、怎麼樣？她同意了嗎？」

「嗯。」高杉瞥了一眼沒太被搭檔塞進去而露出來一截的毛衣針、坐到駕駛位上拉上了車門，「……情況有點複雜。回去的路上慢慢說吧。」

—

「把她的簪子放到豪德寺的某個墓前去……」搭檔擺弄著手裡的髮簪，「……就這麼簡單而已？」

不過下雪對雪女來說應該也算不上什麼難事。金色的髮簪上有銀色的蓮花裝飾、看起來已經有了些年頭，拿在手裡沉甸甸的、估計是十分貴重的物件吧？雪女和他們這種擁有實體的怪異不太一樣，聽說她們更像是靈體一類的存在、所以她們沒辦法進出廟宇之類的地方，這麼來看這個交換條件也很合理。他把髮簪放到一邊，「那為什麼我們不現在就……」

「她說一定要在雪降下來的時候再去。」

「都沒差吧？……只要放過去不就好了？」

「……那是她最後的請求。」高杉看著前方變成紅色的信號燈，「她已經……沒辦法隨意操控雪了。」

—

「我一直在等一個像您這樣的人來。是您的話、一定會理解的……」吧台後的女人看向高杉的領口處，「……她是個有漂亮鱗片的孩子呢。」

高杉下意識地摸向鎖骨，上方應該被衣領蓋住的鱗片此刻正暴露在外。怪異和本不應該共存的人類相戀……自古以來就被人們津津樂道的無聊故事，無一例外的都是些悲情的結局。也許是人類太過脆弱，對於與自身不同的未知事物總是充滿了恐懼與鄙夷，也許只是生命太過短暫、離別的時間成倍地超越了重逢。

「……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四年。」她舉起手、望向那已經半透明的指尖，「我差不多也是時候……該隨他一起……」

……好在等待總有一個盡頭，漫長的孤寂終有一天會結束。他不知道時間的流速對於怪異來說是不是和人類的感受相同、但他希望起碼在那段共同相處的日子裡他們可以如此。他盯著手裡的髮簪，在幾十年幾百年之後、她是不是也會懷著這種心情擺弄起他送給她的翡翠骰子來？

「我明白了。……我會在雪降下來的時候把髮簪拿到他的墓前。」

「……謝謝您。有您這樣可靠體貼的人在身邊……她很幸福呢。」

—

「晚飯馬上就好了。」

「我知道啦、我們這就過來——」

隱刀把手裡的燈串纏在了面前的小聖誕樹上，這顆矮矮的小聖誕樹此刻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掛飾、已經看不出半分剛買來時的光禿禿的樣子。公寓裡

的房門上的聖誕花環早已被掛好、被她到處亂放的玩偶頭上也都多了頂小聖誕帽。搭檔回身把電源插進了沙發後的插座，一閃一閃的燈光昭示著節日的臨近。

「裝飾得很漂亮啊。」高杉從廚房探出頭，「先過來吃飯吧？」

「好喔！」

距離聖誕節只剩下不到一週的時間了。

家裡的氣氛在節日的影響下似乎也比平時更歡快了一些。他們三個一起吃了晚飯，搭檔收拾好盤子、又和高杉一起陪隱刀玩到她睡下，此時的客廳終於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他從包裡掏出自己親手織出來的手套、舉在手裡看了又看，……沒想到在網絡上看視頻現學出來的效果還不錯，不枉費他連著幾天像做賊一樣趁她睡著、跑到她房間裡測量她手指長度的功夫。這個顏色應該和她的圍巾很搭吧？如果她想玩雪、有這雙手套正好。

至於給高杉的禮物……他還什麼都沒準備。他試過半開玩笑地問他想要點什麼，不過只得到了「倒是挺想收到某人的房租」這種答案。他摸了摸口袋裡因為聖誕市集變得瘦弱無比的錢包，算了、哪有聖誕節禮物是給人塞錢的……

不過……最近高杉的樣子倒是有點讓他在意。因相戀的人類死去而孤獨了一百多年、用盡力氣降下最後一場雪、從而可以和昔日戀人一起消融於雪中的雪女……。在車上時他的語氣聽起來和平時沒什麼區別，但怎麼想這都是個讓人會聯想到身邊事物的不快故事。搭檔覺得這樣的雪太過沈重、就算看見了也沒辦法開心得起來，況且降雪的地方那麼多、乾脆過幾天一起去那個叫北海道的地方看個夠不是更好？

……她說了想看在聖誕節那天下起來的雪。

搭檔沒再回話。他知道高杉對於她的事總是格外的執著。……也許得知自己的最後一場雪能夠讓別人幸福的話、那位雪女也能在最後感到一絲開心吧？他把髮簪放進自己包裡的小格，……我知道了。到時候給我一個具體點的地址、然後由我來……

「你在家好好陪著她就行了。」高杉把車停進車位，「你也沒見過下雪吧？」

三

「……先這樣擠……然後再加上圍邊……」隱刀嘟囔著，「……就是一個小聖誕帽啦！」

平安夜那天她早早就醒了過來，這可把特意早起偷偷準備草莓蛋糕的搭檔嚇了個夠嗆。好在她只是想早點做完遊戲裡的聖誕活動、出來喝了點水之後就抱著遊戲機回了房間。高杉白天還有些工作要處理、晚上才會回來和他們過節，她認準了這一點，午飯後就一直在廚房裡折騰著、準備烤些曲奇給高杉一個驚喜。當然搭檔也沒閒著，不光是太放心隱刀獨自用烤箱、更重要的一點是要藏好已經在冰箱冷藏著了的蛋糕，……折騰了一通、幾乎有一半多的時間都是他在指導隱刀。她相當驚訝、原本對人類充滿鄙夷的弟弟居然已經對廚房裡的神奇道具這麼熟悉了……。她又在盤子裡擠出了彎彎曲曲的一長條，……好像不太像小蛇。算啦、一起放進烤箱裡吧！她對著手機屏幕上的曲奇食譜、仔仔細細地設定了烤箱的溫度和時間。

……但是……

她摘下一次性手套坐到餐桌前、假裝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滑起了手機，可所有和聖誕相關的消息都在提醒著她房間裡還放著一個空空的禮物盒。……已經是平安夜了、現在再說什麼都來不及了，什麼都禮物都沒有準備、……

自己說不定是最差勁的式神吧？她站起來盯著烤箱裡的餅乾，……這怎麼也算不上是合格的聖誕禮物。烘烤過的黃油香氣正從烤箱裡不斷溢出，搭檔站到她旁邊、對著烤箱彎下了腰，燈光下的麵團正在變成可愛形狀的曲奇餅乾。

「姐姐。」

「……」

「姐姐？」

「……嘶！嗯、怎、怎麼了？」

「沒什麼。」他看著烤箱裡白白胖胖的小雪人曲奇，「……餅乾做得很好。」

她是在不安些什麼呢？

盯著同一個地方咬著嘴唇發呆，她從小有心事的時候總是這個樣子。沒打完的遊戲活動？不太滿意的禮物？……還是今天也要工作的高杉？他轉過身和她面對面，「……姐姐。」

「……小佑……？」

伸手摟上她的腰、把她攬入懷裡的動作讓他開始詫異自己到底已經被人類影響了多少。……也許學習一些人類的事物也不壞，沒有溫度的懷抱也可以表達情感，他在她的腰上輕輕拍了拍，「嘶……嘶……？」

不管有什麼樣的煩惱、總有一天會把它解決掉，所以在今天就先開開心心地好好玩吧？他沒辦法用人類的語言講出這麼溫柔的話，可是用蛇的腔調聽起來一樣很肉麻。她用額頭輕輕蹭著他的脖子，「……嘶……」

……我做得不夠好。

沒有那樣的事。姐姐明明什麼都做得很好。

……可是我……

只要努力過了就好了。不用對自己那麼嚴格、不會有人責怪你的。

……小佑……

他揉了揉她的頭髮，餅乾差不多要好啦。姐姐去拿一個盤子、我們一起把它們裝起來吧？

……嗯。她抱緊了他，……謝謝你、小佑。

—

「這個、這個是我今天嘗試做的……」隱刀手裡捧著裝著曲奇的盤子、眼睛不知道在向哪裡看，「……希、希望你喜歡！」

……好、好緊張。聽見餅乾被拿起的聲音、她連頭都不敢抬。……是嚴格按照食譜做的、我自己也嚐過了、起碼不至於不好吃……！不過高杉的話、肯定已經吃過很多好吃的東西了、說不定他會覺得……不不不、我已經很用心去做了！所以……

「很好吃。」高杉接過她手裡的盤子，「……特意準備這麼好吃的餅乾給我、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沒、沒有很辛苦……」

她低頭擺弄著自己的衣角，「……你喜歡……就好啦。」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準備晚飯。先去客廳等待一下、好不好？」

「不需要我幫忙嗎？」

「沒關係。」他笑了笑，「我也得好好報答為我烤餅乾的式神小姐啊。」

下班到家後看見的是自己喜歡的人帶著害羞的樣子、手裡捧著為他精心製作的驚喜，此刻的他何嘗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似乎很是奇妙，那張突然間闖進他生活的原本連眨眼都做不到的臉，現在已經可以展現出比人類還要真摯純潔的表情。他望向客廳，擠在被爐裡的兩條蛇正盯著電視屏幕、嘰嘰喳喳的同時手上還按著手柄的按鍵。公寓裡每天多了些吵鬧也沒什麼不好，……倒不如說他已經沒辦法離開這些吵鬧聲了才更準確。

他考慮了很多。為了減少她未來可能會有的悲傷、現在別留下那麼多共同的回憶才是正確的決定，可是自私的想法還是會從不知道哪裡冒出頭、大概因為人類就是這個樣子吧？就算以後一定會分別、他也希望她能在有些時刻想起他，或許僅僅是有些時刻已經滿足不了他的那份佔有慾、他暗自希望她能在心裡為他留出來一塊位置、這樣每時每刻她都能惦記著他。不過……他看向她身邊那個讓他不知道暗自不爽過多少次的傢伙，起碼那傢伙還可以消解些她的寂寞，所以就這一次、讓他陪著她看雪吧。

—

「謝謝你、高杉！」

本該在盤子裡的用紅酒精心燉煮過的牛肉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隱刀拍了拍肚子、高杉為什麼煮什麼都這麼好吃？晚飯差不多已經結束，她離開椅子、準備把自己的盤子放到水池裡去。

「把盤子給我吧、姐姐。……可以稍微在座位上等一下嗎？」

「嗯？好喔。」

她乖乖坐了回去。搭檔儘量裝出一副和平時沒什麼區別的樣子走進了廚房。坐在一旁的高杉沒有講話、但他早就猜到搭檔準備了些什麼東西。

「……平安夜快樂。」

似乎是覺得這種節日的氣氛放在他身上有些古怪、舉著蛋糕的搭檔聲音很小，但隱刀已經連眼睛都沒辦法從他手上的草莓蛋糕上移開。高杉也有點詫異，明明平時是脾氣那麼惡劣的一條蛇、做出來的蛋糕居然是這種風格……。桌上的蛋糕以戚風蛋糕為基底、上面是用淡奶油淋上的淋面。草莓被從中間切開塞上了奶油、點上了眼睛，最後再灑上些糖霜，看起來就是一堆站在雪地裡剛剛淋過雪的草莓小雪人。

「那個……嗯……我去拿切蛋糕的刀。……還有盤子。……稍等一下……」

……真、真是……

搭檔分發著吃甜品的小盤子，如果這個時候高杉多講兩句嘲諷他的話、他覺得自己說不定會當場暈過去。……但瞪大了眼睛看著蛋糕上那群無辜雪人的隱刀讓他覺得就算暈過去也值了。他避開雪人落下刀子，把切下來的第一塊蛋糕放到了隱刀的盤子裡，「給。」

「謝、謝謝你！」

她小心翼翼地舉起自己那塊蛋糕上的草莓雪人，用巧克力醬點出的那雙眼睛正呆呆地看著她。

「……這個是可以吃的。」

「……我、我知道啦……」

她把小雪人放在了盤子的一邊，這麼可愛根本沒辦法下口……！……還是先等一會再說吧。搭檔把裝著蛋糕的盤子遞給高杉，他甚至不知道要擺出個什麼樣的表情才好。……這傢伙是不是要講些嘲諷我的話了？要不要瞪他一眼？……雖然也沒什麼用……

「看不出來。」高杉表面上看著眼前的蛋糕、實則在看旁邊舉著叉子已經快忍耐不住的隱刀，「……還挺能幹的嘛。」

「……嘶。謝、謝謝你啊……」

……還不如嘲諷兩句呢。他切了一塊小一些的蛋糕放進了自己的盤子，「好、好了。……吃吧。」



真的是很好吃的蛋糕。

戚風蛋糕綿軟的細膩口感搭配上讓搭檔折騰了半天才研究好比例的淡奶油、嘴裡感覺到幸福甜蜜的同時卻不會有任何負擔。用來做雪人的草莓也是經過了精挑細選，因為要加入奶油，所以比起單純的甜味、更注重的是酸甜的平衡。隱刀一直拖到了最後一刻才不情不願地吃掉了她的小雪人，而奶油混合著清爽草莓香氣的奇妙口感讓她沒忍住又吃了一個。小佑、真的好厲害——！下次也可以教我做蛋糕嗎？搭檔連隱刀的臉都不敢看，當、當然可以了！姐姐喜歡的話、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飯後他們一同擠到了客廳，這塊放著電視、被爐和沙發的不大不小的空間剛剛好夠他們三個待在一起。既然是聖誕節、那就要做一些符合主題的事情吧？高杉從包裡掏出來她幾天前轉發過的薑餅小屋套組，在下班路上看到就順便買了。隱刀吐著信子，我都看到了！這明明是給小孩子玩的……，而興高采烈地在脆薑餅上擠著糖霜的她看起來一點說服力都沒有。……這樣差不多就組裝好了！然後接下來……。她打開用來裝飾的糖果包、一顆一顆地貼在了小屋的屋頂。搭檔拿起她放在一邊的糖霜袋，那就在另一側畫上些什麼吧？……不過似乎還缺了點什麼。他回頭看了看旁邊彈著琴的高杉，嗯、位置應該還夠……

好啦好啦！現在來看電影吧——！就是上次說的、高杉說關於聖誕節的、很有趣的那一部……。客廳裡的聖誕樹旁已經多了一間畫著兩條小蛇和彈琴小人的薑餅小屋，被爐桌上放著零食和她烤的曲奇餅乾。小佑、快一點、就要開始了喔！已經在沙發上裹好毯子的她對著廚房的方向叫了起來。好了、來了，搭檔把飲料塞到她和舉著遙控器的高杉手裡，開始吧。

「……結束了。該收拾一下回去睡……」

後邊的話被高杉讓他小聲點的手勢憋了回去。……原來她已經睡著了。她裹在毯子裡縮成一團、桌上的零食已經被吃了個七七八八。……曲奇很好吃，搭檔還沒來得及對她講。她的腦袋靠在搭檔的肩頭、尾巴尖繞在了高杉的腳腕上。

……早就是這樣了。可還是會有些……

她的那條曾經只會纏著他一條蛇的尾巴尖，現在但凡是高杉在場就只會纏在高杉的腳腕上。她很喜歡他、搭檔沒有辦法否認，就像他日後可能會讓她難過一樣。……而同樣也是他、讓她變得像以前一樣活潑、讓她露出發自內心的笑容。明明曾經無比確信讓姐姐遠離人類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而現在他再也沒辦法講出這樣絕對的話。在這裡待的越久、沒辦法理解的事情就越多，……或許世上的事就是沒辦法用黑和白來簡單劃分吧？

高杉看向搭檔、後者對他點了點頭。他們一人負責抱起她的人身、一人負責扛住她的尾巴，被放在小床上突然發現姿勢變得舒服起來了的她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嘶……？……好像不小心睡著了……我這就……」

「沒關係。」搭檔為她拉上窗簾，「……先睡吧。」

「……但是現在還……」

「多睡一會才有精神起來拆禮物。」高杉給她蓋上被子，「……先休息一會吧、好嗎？」

——

……時間差不多了。

高杉靠在床頭看了看手機屏幕上的時鐘，約定好的降雪時間是十二點，現在準備出門的話剛剛好能在那個時候放好髮簪。他套上外衣，希望那傢伙能好好陪著她看雪，……如果要出去玩雪的話、那傢伙應該也會記得讓她好好地、在棉服內側貼上暖暖包吧？他推開門走到客廳，「都準備好了、把簪子……你穿著外面的衣服做什麼？」

搭檔裹著棉服抱著包、靠在沙發背上擺弄著手裡的簪子，見高杉出來，他抬起頭咧嘴一笑，「……這樣能頂上這一年的房租嗎？」

「喂、不是說好了由我來——」

「好好陪著她吧。」他收起髮簪、不顧高杉的阻攔一口氣衝到玄關，「她會更開心的。」

——

……終於也講了一次聽起來很酷的台詞。

搭檔靠在電車的椅背上看著對面窗外不斷後退的夜景，其實他早就擬定好了送髮簪過去的計劃，只不過今天看到她用尾巴纏著高杉腳腕的那一幕之後、他心底裡突然湧起了一股強烈的想去見見那位雪女的願望。或許從她那裡可以找到答案？可他連問題是什麼都不清楚。他走出車站，對著手機上的地圖搜索著能最快過去的道路。

……墓園的方向……從這裡翻過去好像比較近。

他環顧四周、好在夜裡附近都沒有什麼人。他咬下兩片手上的蛇鱗，拋向空中的同時拍了兩下手，蛇鱗在空中燒成了灰。……這樣就算有路過的人類也沒辦法看見他了。先放出蛇尾翻過這道加裝了鐵絲網的牆，包裡裝著的

是回去時穿的備用褲子。……讓自身周圍溫度下降變緩慢的術也施好了。他深吸了一口氣，動作要快、不然就會被凍僵，放好之後翻出圍牆快點變回人形套上褲子坐上電車。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他握了握拳，真的有些冷、能感覺到關節都在發麻。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走吧！

—

……似乎比想像中的……還要……

進入寺廟這種地方對他們這些怪異來說多少還是會給身體帶來些負擔，尤其是在這樣的低溫中、石磚上的寒氣繞上他的蛇尾、奪取著他棉服下的上半身所剩不多的溫暖。他一個一個對著墓碑上的名字，……井伊……就是這裡了。他關上手機自帶的手電筒，現在只要等……

有什麼涼涼的東西落在了他的鼻尖。他伸手去摸、可指尖上只沾到了些水滴，他仰起頭、試圖在這一漆黑裡弄清楚不斷飄落下來的是什麼東西。墓前的六盞石燈突然亮起，借著這一點光亮、他終於看見了空中正在四處隨風飛舞的白色碎屑。

……這是……雪……？

他沒有體溫、僅僅是他皮膚摩擦產生的一點點微弱的熱度也足以讓一片雪花消失殆盡。脆弱而短暫……就像人類一樣。夜空中不斷增多的雪花停在他的肩上和尾巴上，太涼了、太冷了，明明是如此轉瞬即逝的東西、卻因為聚集在一起而變成了一副讓人難以忽略的情景。他搖了搖頭、伸手去翻自己的包，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

「約定……達成了。」

金屬製的髮簪摸起來比打身上的雪花還要冰冷。他盯著墓前的被他剛剛放下的髮簪，沒注意到的角落裡刻著「多加」兩個小字。她真的會出現

嗎？……好冷、好想睡……已經幾乎感覺不到尾巴尖了。他用力揉了揉臉，平時是皮膚的地方已經全都變成了鱗片。

「……謝謝您。」

他猛地回過頭，白髮的……女人……雪女？沒想到真的會出現……。他動了動嘴唇、試著說點什麼，而順著嘴角鑽入身體裡的涼氣沒讓他發出一點聲音。

—

「……該起來了。」高杉輕輕搖了搖她的肩，「到拆禮物的時間了。」

「……嘶……」她從被子裡探出半個腦袋，「……這麼快就到了嗎？……感覺才睡下沒多久呢……」

「來吧。」他拍了拍她的尾巴，「現在起來的話剛剛好。」

「……嗯……我知道啦。」她揉著眼睛，「……要去客廳拆嗎……？……還是……」

「在這裡就可以。」

「……這裡……？」

「看看窗外吧。」

「……外面黑黑的、什麼都……咦……？」

有什麼東西……從天上降了下來。白白的、一片一片隨著風……

她趴在窗前，那些白色在空中畫著圈，它們壓在樹枝上、停留在地面上，在微弱的路燈光芒下變成了亮晶晶的一片。

……就和電視上看見過的一樣。她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臉，高、高杉……？這是……

「聖誕節快樂。」他坐在她的床邊，「……希望你喜歡。」

……騙人的、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

她忽然覺得鼻子酸酸的。每天檢查天氣、試著用降溫的咒術把噴出來的水變成小雪花，在網絡上搜索一些奇怪的祈求下雪的偏門方法。……她什麼都試過了，她從心底裡也明白、能在這裡過上一個白色聖誕節只是種奢望。可是他做到了、只是都沒講出口的願望、他就這樣為她實現了。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總是對我這麼好？我明明就連你想要什麼都不知道。

「……怎麼了？」

「……沒、沒什麼。」她用手腕蹭掉馬上就要溢出來的淚水，「……我……」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屋外的雪似乎更大了、地面上那薄薄的一層已經變得有了些厚度。來自身後的他的體溫把她溫柔地包裹住，他胸口那一片來自於她的部分像是在和她的身體共鳴。

……你已經給了我很多了。……只要你開心就好了、那就是我唯一想要的。

……高杉……？

她倚在他的懷裡、用手撫上他領口露出來的那一小塊她的鱗片，……或許……

像是在配合她一般，他低下頭、用下巴抵上了她的肩。

……或許我還有……還有可以給你的東西。剛剛那些看不清楚的小雪花在燈下化為雪片，她的聲音很輕，「……高杉。雖然很狡猾、但這是我的……」

……軟軟的。熱熱的。唇上的小鬍子弄得她有點癢癢的。

她緩緩睜開眼，「……這是我現在唯一能為你準備的……聖誕節禮物了。……高、高杉……？」

「……那我還可以……」他幾乎貼在了她面前，「……再多要一點嗎？」

或許本就沒有那麼多事情需要考量。不管是那分岔的舌尖、沒有溫度的口腔，還是沒來得及收起的尖牙，那都是被他喜愛著的一部分、那都是讓他享受起當下每分每秒的理由。他還有很多事想和她一起做、還有很多風景想和她一起看。然而人不可能一輩子風平浪靜，但若是真的到了一定要分別的時刻、他希望他能覺得不枉此生。或許這一生也不足夠，他會在下一世找到她、抓住她、再一次被她的尾巴纏繞起來，因為他們的故事必然不會像別人一樣落入俗套的悲情中。哪怕他什麼都不會記得、哪怕她心中與他一起的回憶也慢慢消解，他還是會陪著她一起坐在窗邊、一起看好多好多場雪。

—

「小佑！」隱刀一把抱住剛剛進門的搭檔，「……高杉全部都告訴我了。下次不要一個人出去做這麼危險的事了、好不好？」

「……知道了、姐姐。」

聽見這句話什麼都值了。

只不過搭檔的身上看起來還是有點慘，那股寒意讓他在電車上坐了半個多小時也沒能緩過來。臉上雖然勉強強地恢復了平時的化形，但被衣服遮住的部分還都是黑色的鱗片。他掃了一眼牆上的時鐘，……不過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進到客廳、他從不知道哪裡掏出來一個小盒子，「……聖誕快樂、姐姐。」

「謝謝你喔！」她雙手接過盒子、放在耳邊搖了搖，「嘶……？」

「……已經過了十二點、所以可以拆了。」他指了指上面的絲帶，「從這裡開始就好。……一會應該用得上。」

她解開盒子上用絲帶精心綁出的蝴蝶結，兩隻看起來軟乎乎的帶著花紋的淺藍色手套正靜靜地躺在裡面。她舉起手套，靠近手腕的部分還有一圈白色的絨毛，「……喔！」

「戴上試試吧。……織得比較趕、不知道合不合適……」

正在往手上套著手套的她突然呆住，「是、是小佑自己織的……？」

「……嘶、嗯。在商店沒看到什麼合適你的……」

兩隻手套在她手上正正好好。她舉起手看了又看，……這個從前那麼討厭人類的弟弟、說不定是適應人類社會的天才吧……

「給。」

搭檔有點詫異地接過高杉遞給他的盒子，「……真虧你還給我準備了禮物……」

高杉聳了聳肩，「想還給我的话隨時歡迎。」

「不、喂、你真的——？」

這個、這個很貴吧！搭檔看著禮物紙下眼熟的遊戲機包裝盒，「……你這傢伙……」

「都說兄弟姐妹之間要有一樣的玩具才比較好。」他的反應似乎讓高杉很滿意，「聖誕節快樂。卡帶的話就靠你自己了。」

「喔！我也有東西要給小佑……」她跑到房間、手裡捧著一個小方盒，「……可能做得不是太好。聖誕快樂喔！」

「……謝謝你、姐姐。」

……好小的盒子。他拆著小盒的包裝，是掛飾之類的東西嗎？應該不會是首飾……

「……因為小佑總是背著包。所以我想著這個可能會有用處……」



果然是掛件。他拎起鑰匙圈，一隻羊毛氈戳成的黑色兇惡小蛇正在上面搖搖晃晃。……好、好可愛！……居然能在聖誕節收到姐姐親手製作的我的製品！他看著手裡那隻吐著信子的小蛇，……不過我在姐姐心裡居然……這麼兇嗎？

「……高、高杉？……怎麼還有給我的東西？」

「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高杉把一個大號禮物盒放在她面前，「隨手就買了。」

要是隨手買的就有鬼了。搭檔在心裡忍不住吐槽，裡面不會是什麼超大娃娃之類的吧？高杉也會買那種無聊的禮物送人嗎？

「……哇、哇啊……」

隱刀掀開盒蓋，與其說這是聖誕禮物、不如說這是高杉為她量身定製的聖誕大禮包。想讀但還沒來得及集齊的幾本漫畫、為了等打折一直沒買下的遊戲卡帶、每次路過都會摸一摸的小熊玩偶……還有好多好多她在某個瞬間想擁有的零零碎碎的小東西。太、太豪華了！她翻騰著盒子張大了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這是溺愛、這是那個資什麼主義的洗腦！怎麼能、怎麼能……搭檔看著剛剛被自己送出去的小盒子突然洩了氣，算了算了、我的禮物是手工的、更能體現我的用心……。不過……好像沒看見姐姐給那傢伙送了些什麼禮物？……不會是趁我出去的那段時間送完了吧？……真是的、這兩個人……

「好了。」高杉拍了拍手，「……既然禮物都已經拆好了、那麼還剩下最後一個聖誕節活動了。」

「……嘶……？」

搭檔幫隱刀披上外套，「……該出去玩雪了。」

—

……即使只有一夜……也可以為她帶來幸福吧？

東京的溫度不足以讓雪留存上多久，僅僅一絲陽光也會讓它開始消融。被高杉牽著的隱刀看著自己的肩頭，被風帶來的小小的六邊形冰晶正靜靜地躺在那裡。日後想起這樣短暫的幸福、是不是只會徒增傷悲？搭檔看著在風中與雪花融為一體的雪女，你會不會後悔？

……如果可以回到當初、您會選擇另一條與現在相悖的道路嗎？

「小佑、你看！這樣的話……」隱刀躺在雪地中央揮舞著雙手，「……就可以做出雪天使喔！……不用擔心我啦、高杉……我不會再把雪弄到領子裡去啦！……」

……我……

……如果可以回到當初、我還是會……

……看來您已經有了答案呢。想必他們二位……也和您抱持同樣的心情吧？

他把一小團雪捧在手心，……還是很涼、但已經沒有了那種刺骨的冰。……短暫的幸福也是幸福，只要充實地度過了每一刻……

「……小佑！我們要堆雪人啦、你不過來嗎？高杉說三個人一起努力的話、說不定能堆出來一個和我一樣高的雪人呢……」

……不過現在都無所謂了。他笑了笑，「這就來了、姐姐。」

正月特輯：

去泡熱水吧！

「溫泉旅行？」

「沒錯。是桂先生的提議、正好可以在新年後小聚一下。」高杉把手裡的小冊子塞給隱刀，「應該會坐新幹線過去、然後待上個兩三天。」

「草津？」搭檔也把腦袋湊了過來，「硫磺泉啊……」

硫磺兩個字讓隱刀把剛剛聽到「會坐新幹線」時的開心笑容憋了回去。……蛇害怕硫磺的傳聞難道是真的？高杉看著隱刀微微鼓起的臉頰，「你們沒辦法聞硫磺的味道嗎？」

「……倒也不是沒辦法。」搭檔盯著小冊子上印著的卡通小人，「我們可以把嗅覺變成和人類差不多的水平。」

「那不是很好嗎？」

「那樣的話、會感覺不到附近的同類什麼的……」她捏著手裡的小冊子，「……會不習慣。不過……」

……好想泡水喔。

冊子上印著的熱氣騰騰的池子看起來要比家裡的浴缸寬敞得多。在還是小蛇的時候他們也喜歡偷偷跑到河邊去玩水、用尾巴拍起高高的水花。……不過那只是普通的涼涼的河水而已，如果是熱熱的溫泉、感覺應該會很不一樣吧？只是兩三天的話、應該也還……

DAY 1

「我開動了！」

隱刀虔誠地合起雙手、面前的小桌子上放著她剛剛在上車前挑選了好久的蝦千兩散壽司便當。對能盡情泡熱水的期待終究還是戰勝了對刺鼻氣味的

厭惡，此刻的兩條蛇已經跟著高杉等人坐上了前往草津的列車。搭檔向一旁有說有笑的四個人看去，一起去的一行人中除了之前在儀式時已經打過照面的龍馬、桂和久坂以外，還有位從來沒見過的女孩子。互相介紹過後搭檔被嚇了一跳、真沒想到那個久坂居然已經結婚了……之前怎麼沒發現他手上那枚閃亮的婚戒啊？

「小佑的便當……」隱刀湊到搭檔的小桌旁，「果然是牛肉飯！」

「這個很好吃。姐姐要吃嗎？」

「好喔！我用我的玉子燒和你換。哇、高杉的便當看起來好豐盛喔……」

「要吃吃看嗎？」高杉夾起自己便當裡的一塊牛肉，「不用拿你便當裡的東西和我換。」

「欸！那、那樣可以嗎……？」

「姐姐也不需要和我換、沒關係的！」

「但是……？」

……結果一口氣吃到了三種不同的便當。隱刀揉了揉肚子，吃得好飽……。旁邊的久坂對他們三個欲言又止，桂笑了笑、果然人多就是會更熱鬧。他們在輕井澤下車、等待著換乘的巴士，越是向北前進、空氣中的涼意就越是明顯，隱刀踩了踩站台旁厚實的積雪、和在東京時鬆鬆軟軟的雪團一點都不一樣。她挎著小包、在巴士的靠窗座位上擠成一團。睡一會吧，高杉摘下她的小包放到一旁，醒過來的時候就到了。

—

「……這就是湯畑……」

隱刀低頭看著剛剛在車站拿到的手冊、眼前的景色和上面印著的圖片一模一樣。熱熱的溫泉水從這裡湧出、流經湯畑中七條長長的木排，在空氣裡

激出一團團白氣。她趴在湯畑前的欄杆上，眼前已經通過在木排中流動而降溫至合適溫度的溫泉水滑入下方的碧色的池子中、並由此被輸送到這附近的溫泉旅館去。真有趣！不過……，她皺了皺眉，……有點臭臭的。

「冷嗎？」高杉摟上她的肩，「這裡的溫度比東京低很多。」

「是有一點……」

「那邊有手湯、想去暖暖手嗎？」

「好喔！」

她摘下搭檔織給她的淺藍色手套塞進口袋，噴湧出的溫泉水流經手心、稍微有點燙。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環視四周，沿街的小商鋪前熙熙攘攘、一片熱熱鬧鬧的景象。……真不愧是綜合排名第一的溫泉，各式各樣的當地特色食物和紀念品琳琅滿目。隱刀大口咬著熱騰騰的海苔仙貝、一蹦一跳地跟著高杉他們向旅館的方向前進，當然路上也沒忘了到處看看。

「怎麼樣、草津很有趣吧？」龍馬湊到隱刀和一直沈默著的搭檔旁邊，「聽說桂先生還特意預訂了特別的房間給你們喔！」

隱刀用力點了點頭。她咽下剛剛還在嘴裡嘎吱嘎吱的仙貝，「特別的房間……？」

—

「就是這個了。」高杉拉開房間裏側的小拉門，「你們兩個去公共湯池會比較麻煩吧？這樣的話可能會方便一點、也隨時都可以泡。」

「喔——！」

真厲害！拉門之後是一塊單獨隔出來的區域，外側是普通的淋浴空間、內側則是一個裝滿了溫泉水的小泡池。隱刀對著裡面探頭探腦、簡直現在就想脫下衣服進去泡著了。房間的住宿部分也很豪華，因為是拐角的房間、整

體上比普通的房型寬敞了不少，除了兩張西式的床鋪以外、還有一小間鋪著榻榻米的和風廳室。房間倒是不錯，搭檔把包放在了榻榻米上，唯一的問題就是……

「……我要住哪？」

搭檔看著房內僅有的兩張床砸了咂嘴，該不會這傢伙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帶他來吧？

「抱歉。沒你的位子了、因為沒想到你會來。」

「你、你這傢伙……」

「嘶、嘶……？那、那小佑只能回家了嗎……？」

隱刀剛剛還向上拱著的眉毛耷拉成了個八字。

「……哈哈、哈哈哈！」搭檔臉上又困惑又惱火的表情讓高杉忍不住爆發出一陣大笑、這兩條蛇怎麼總是這麼好騙？「……開玩笑的。這間房能容納下四個人、和室那邊還可以放下兩床被子。」

「……嘶……」

「那、那就好！」隱刀拍了拍搭檔、又轉過去裝模作樣地敲了敲高杉的頭，「……高杉也是、下次別這樣開玩笑啦。」

搭檔用盡全身力氣對著高杉翻了個白眼，真倒霉、出門還要和這傢伙住一間房……

—

距離晚飯還有一段時間。隱刀脫去外套、趴在榻榻米上翻弄著手裡的小冊子。湯畑已經看過了，附近還可以逛的有……露天浴池……商店街……西

之河原公園……稻荷神社？原來這裡有大狐狸。……似乎應該找個時間過去和這裡的大狐狸打一聲招呼。還有還有、這個是……

「想好要去做點什麼了嗎？」

「嗯！」轉向高杉、她指了指冊子上的圖片，「我想去看湯揉表演！」

「湯揉表演？」趴在一旁的搭檔跟著念起了冊子上的內容，「……用木板拍打溫泉水，使溫度降到適合洗浴的程度……人類也太弱了吧？明明用尾巴就……」

「怕冷的傢伙也沒資格說別人吧。」

「喂。」

搭檔無視高杉，……不知道為什麼姐姐會對這個感興趣？一邊唱歌一邊拍水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比起看人類做這種事、還是去看旁邊猴子的湯揉表演聽起來更有意思一點……

「看起來很有趣喔！這裡寫著『觀光客也可以體驗』……」

……原來只是想用木板拍水，不過來都來了、什麼項目都體驗一下也不壞。高杉放下手裡的茶杯，「那我們這就準備走吧？」

—

「……喔！在跳舞……拿起木板了！」

大概是因為節假日的緣故、外面的隊伍實在是有些長，好在他們運氣還不錯、最終得到了一個靠前的站位。隱刀趴在圍欄上認認真真地看著眼前身著傳統服飾的表演者們圍在池邊、唱起民謠的同時用木板翻動溫泉水的樣子。……太平淡了、到底有什麼好看的？搭檔在心裡嘟囔著，這樣的動作要多久才能讓燙水降……

「拍起來了！」

隱刀興奮地拽了拽搭檔和高杉的袖子，表演場地內的燈光突然變換、集中在突然變得激烈起來的高聳水花上，木板拍打泉水和水花跌落融成了同一片嘩啦嘩啦聲、大團大團的白氣跟著升騰到了空中、簡直就像把被驅散出去的熱度可視化了一樣。隨著歌曲的結束、最後一片又高又響亮的水花也掉回了池內。

「那麼接下來請想進行『湯揉體驗』的客人上前——」

「到我了到我了！我要過去了喔！小佑可以幫我錄像嗎？」

「交給我吧。」高杉早就舉起了手機，「畢竟某條蛇不是很會用現代設備。」

「欸？……嗯、那就拜託高杉你啦！」

……這個人怎麼越來越過分了啊！

搭檔剛準備進口袋掏手機的手一下變得無處安放。隱刀一路小跑進到表演圍欄內、舉起了最靠近他和高杉這一側的木板。……好像比想像中的重一點，她有點緊張地望向搭檔和高杉，搭檔用手圍成擴音器的姿勢、對她擺出了「加油」的口型。高杉看起來則是對她相當放心、他用另一隻手對她擺了個「OK」的手勢。

「……跟著口號練習基礎動作、隨著韻律一起擺動身體——」

蹲下來向左、蹲下來向右、蹲下來向左、蹲下來向右……她舉著木板、左右翻動泉水的動作已經像模像樣，……實際做起來的時候倒是變得像一種奇怪的體操。

「熟練後就可以試著揚起水花了喔！請加油～」

嗯、應該掌握了訣竅了！她信心滿滿地對著搭檔和高杉點了點頭。她彎下腰，接下來只要這樣——

嘩啦！

「哇、哇啊！」

「好厲害……」

「媽媽、那個大姐姐揚起的水花好高喔！」

高高的水花竄到了二樓。隱刀放下木板、哼著歌的同時來回拍了拍手，帶著小小的得意走回了觀眾席與高杉他們會合。搭檔在心裡暗自感動，那是我姐姐、她就是能比你們這些人類做得好——！高杉看著手機裡剛剛錄像的回放，……這種東西要是流傳到網絡上估計就糟糕了。不過……，他看著在手機屏幕上奮力攪動泉水的隱刀，……很可愛，先存起來吧。

—

「好欸！是烤肉……」

看完表演後沒多久就到了一起去吃晚飯的時間。隱刀為了展示自己對晚餐的尊重、在去店鋪的路上努力拒絕著沿街來自雞肉串、烤魚、團子和布丁的各式誘惑。她坐在烤肉店的桌前盤算著一會的計劃，飯後甜點想要吃雞蛋布丁、如果還有肚子的話要看看能不能塞下兩個溫泉饅頭。為了泡溫泉的最佳體驗、還要在回去前買一些冰冰的咖啡牛奶……嗯？

一組人數和他們相當的客人走了進來。店內只有這麼兩張相鄰的大桌，隱刀把堆在一旁的外衣向著自己的方向挪了挪、試圖給鄰桌騰騰位置，不過……好像有個聲音有些耳熟。

「哎呀、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呢。」禮貌的年輕男聲從一旁傳來，「好久不見了，槿小姐。」

「欸？小沖田！還真巧……好、好久不見！」

……跟在沖田身後的人也有點熟悉。是在哪裡見到過嗎……？

「對了、你們應該還沒正式見過面吧？在我身後的這位是土方先生。……土方先生、這位是之前經常和我一起玩遊戲的槿小姐。」

……土方……土方……這個應該也在哪裡聽到過……

隱刀迷迷糊糊地跟對方點頭打了招呼，「嗯？怎麼了、小佑……？」

坐在一邊一言不發的搭檔突然緊緊捏住她的手、臉上的表情看起來也帶了點緊張。他拉起被扯到下巴上的口罩，貼在她耳邊小聲嘶了起來，他講得越久、隱刀臉上的驚恐就越多。

「……欸？欸！所以、那個、你是之前的……」

「真沒想到會在這偶遇之前闖進我家的人啊。」

「高、高杉！」

兩條蛇像看見了救星一樣拉著小手一齊望向剛回到店裡的高杉。該說是真不湊巧還是真不走運？之前就是因為這群所謂「官家的」陰陽師排查到家裡來、才惹出了後面的那麼一大串事情……。高杉拉開椅子、坐到了兩條蛇的對面，隱刀看看高杉又指指搭檔、嘴上的口型正好能拼出一句「要怎麼把他藏起來」？高杉聳了聳肩，現在有點太遲了。搭檔用手擋著臉、把頭轉到了相反的方向，隱刀戳了戳他，「……太自欺欺人了……！」

「『闖進』？我可不記得還有這種事。我們可是按了門鈴、堂堂正正從前門走進去的。倒是你……」土方掃了搭檔一眼，「……一條蛇不夠養、還養上了第二條嗎？」

好可怕！這個叫土方的傢伙、講話的語氣聽起來好可怕！兩條蛇在座位上擠成了一團。現在要怎麼辦？一下就被發現了……真不想在出來玩的時候還跟這群傢伙打交道……！

「我這是對無家可歸者的好心收留。不過……」高杉靠在椅背上、雙手環抱在胸前歪頭看著他，「……對於某些無論是道理還是人情都說不通的傢伙來說、聽了也不會懂吧？」

「……龍馬！我們在這裡！」

隱刀和搭檔齊聲叫了起來。……還好這個時候大家突然都到了店裡、不然說不定真的會和那群官家的陰陽師在外面起點什麼衝突來……。不過、那個跟在龍馬身後、體型很魁梧的傢伙是……？

—

「得、得救了……」

吃飯的過程倒是還算融洽。……沒想到看起來那樣友善禮貌的沖田居然也是官家的陰陽師的一員。隱刀和搭檔本來覺得土方已經足夠可怕、沒想到後面跟著進來的是更可怕的齋藤和新八。……雖然後者倒是沒那麼可怕，只是他講話聲音太大、搞得兩條蛇一聽到就會開始緊張。當然最可怕的還是……那位局長！不知道為什麼和龍馬好像還挺熟的近藤局長！隱刀在飯桌上憋了快兩個小時、終於在走出店門的那一刻忍不住拽了拽高杉的袖子說道，近

藤局長真的很像大猩猩！一齊聽見這句話的搭檔低下頭、握拳抵在嘴上，不愧是姐姐、勇敢地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不過……之前明明對把隱刀送回北陸一事如此執著的那些傢伙對搭檔的事居然只字未提。似乎是還有些什麼別的要緊任務在身、沒空關心別的，……可是都來溫泉旅行了、還能有什麼要緊的任務啊？……算了算了、現在沒空管他們了！隱刀一口氣小跑到眼前有著奇妙燈光加持的夜間湯畑圍欄前，「高杉——！我們可以在這裡多逛一會嗎？我回去前還想去一趟便利店……高杉？……小佑？」

……是我走得太快了嗎？隱刀轉到後面四處望了望，……剛剛周圍的人也是這麼少嗎？在這裡稍微等一下好了……

「高——」感覺到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隱刀高高興興地轉過頭，「……嗯？」

「……抱歉啊、我不是你在找的人。」在她身後戴著棒球帽、挎著相機的男人對她笑了笑，「不過、可以給你拍張照片嗎？」

「……欸？我嗎？可以是可以……」她局促地理了理自己的衣襬，「就站在這裡嗎？還是……」

「謝了。在這裡就可以。」男人舉起相機、沒被相機蓋住的那只眼的斜下方有一顆淚痣，「……動作自然一些。……稍微笑一笑就更好了。」

—

「姐姐！……你剛剛跑去哪裡了？」

「嘶？我就在那邊……唔、小佑……？」

被飛奔過來的搭檔熊抱在懷裡的隱刀一臉迷茫。她呆了一會、輕輕拍了拍他的背，「……好啦、好啦。我就在這裡喔。」

「……下次不要再這樣亂跑了。」似乎也覺得有點難為情、搭檔這才鬆開了緊緊環住她的手，「……好不好？」

「嗯、我知道啦。……高杉！這裡這裡——」

好沒安全感的傢伙。

跟著龍馬等人姍姍來遲的高杉沒把這句話說出口，……突然一點她的氣息都感受不到、其實也把他嚇了一大跳。從理論上來說、式神和所屬陰陽師之間的連接是不會被任何東西阻斷的才對，除非……

「……我沒有肚子再吃溫泉饅頭啦！就去買一些冰牛奶好了。……不知道酸奶是不是也和溫泉很搭呢……」

「泡完溫泉後果然還是要來一杯冰啤酒才最好。」

「我和久坂意見一致。」

「……啤酒？溫泉後還可以喝啤酒嗎……？久坂原來和桂先生一樣是喝酒派……」

「水果牛奶的話也不錯呢。像香蕉一樣甜甜的味道很好喝。」

「……我記下了！謝謝你、阿文！那龍馬呢、龍馬泡完澡之後喜歡喝什麼？……蘇打水？我沒辦法嘗試啦！有很多氣、喝起來很奇怪……高杉呢、高杉喜歡喝什麼？」

「你喜歡什麼我就喜歡什麼。」

「欸？可是我還沒試過呢……」

「……咳。」

「嗯？……怎麼了、小佑……？嗓子不舒服的話、要多喝點水喔！」

在湯畑附近散步後的眾人一同走進了附近的便利店。隱刀小心翼翼地將玻璃瓶裝的咖啡牛奶放進了購物籃，她反反覆覆地讀著一旁架子上水果牛奶的標籤、最後還是把它們一起放了進去。她提著袋子、蹦蹦跳跳地跟著大家向旅館的方向走去，而玻璃瓶碰撞發出的清脆聲響讓搭檔在跨過便利店的自動門之前就立刻把袋子從隱刀手上搶了過來。在房間的和室部分中兩床被褥

已經被鋪好，她興奮地看了看床鋪、又脫了鞋子跑過去看了看榻榻米上的被褥，高杉放下房間的鑰匙，「想睡在哪裡都可以。」

「嗯……」

她用食指輕敲著嘴唇，裡面的床鋪看起來乾淨又軟和，可既然是溫泉旅行、睡在榻榻米上好像才比較像話……算啦、睡覺的問題就留到要睡覺的時候再解決吧！現在吃飽喝足、也進行了飯後散步，終於到了可以享受私人泡池的時間啦。高杉原本就打算晚一些和久坂他們去旅館的大湯池一起泡澡、房間裡的泡池還是留給兩條蛇使用就好，溺愛姐姐的搭檔自然也毫無怨言地把第一個享受溫泉的位置讓渡了出去。她脫去外衣、被毛巾遮蓋住的是她光溜溜的半人半蛇的身體，走進浴室束起頭髮、在花灑下沖洗著自己滑溜溜的尾巴。

「我要進去泡澡了喔——！」

她在小泡池前用尾巴輕輕攪了攪水面，有一點點燙。先攪攪水降低一點水溫、然後用手撐住池邊，慢慢地、慢慢地挪動身體進去……

呼！

暖意湧上肩膀、將水面下的身體包裹住的同時不留一絲縫隙，疲勞跟著水氣向上散去、與空氣撞在一起凝結成了一顆顆水珠，活動尾巴改變姿勢時無意中帶起的水花是自然溫和的背景音。所有病痛都被驅趕、所有懶惰都可以得到原諒，再泡一會、再暖和一下，她靠在池邊窩起手臂、枕在下巴下的剛離開泉水的胳膊已經被浸出了從未體會過的絲滑。小隔間裡的寧靜與愜意把時間的流速放慢，她閉起眼睛、放長蛇尾的同時用尾巴尖勾住了小泡池的另一邊，「嘶……」

「……慳？」

好像已經過去了很久、也好像她才剛閉上眼睛，他的聲音將她的思緒拉回此處、只是聽上去還沒有融合進這帶著溫暖的霧氣。

「高杉。」她保持著同一個姿勢沒有動，「我沒有在泡澡的時候睡覺喔。」

「……嗯。」

「嘶……？」她睜開那隻下方帶著顆痣的眼，「……怎麼、想和我一起泡水了嗎？」

尾巴尖不知道什麼時候勾上了他的衣領、夜裡看起來似乎無害的眼瞳裡卻藏著一股想做點壞事的孩子氣，如果盯著那將水色映成淡藍的斑斕鱗片太久、說不定會像她的獵物一樣被纏至深陷進去。因為笑意而咧開的嘴角蓋不住露出來的兩根尖牙，借著比平日裡放得更長的尾巴鑽出水面的人形胸前正好被濕漉漉的髮辮蓋住了些許。

「……高杉……？」

她歪著頭、試著從他的表情裡猜出此刻他腦袋裡在想些什麼東西，一人一蛇中間隔著的是剛剛好能看清楚她額角掛上的水珠的距離。漂亮可愛對冷血動物都不適於、但他在形容她時卻根本找不出其他的語句。……是在做什麼呢？能不能別再盯著她看個不停？可越是躲避就越是沒辦法繼續假裝從容下去，無論是那被黑髮遮蓋的雪白肌膚還是人身蛇尾交界處那道被鱗片包覆著的縫隙都讓他心神不寧，最後就連夾雜了些湛藍鱗片的那張臉上的無辜表情也沒辦法讓他撫平自己的心緒。

「……好了、別著涼了。」他深吸了一口氣，「……快點回到水裡去吧。」

「嘶。」

她乖乖鑽回水裡趴到了池邊，而在旁邊搖來搖去的尾巴尖……是在期待他現在就脫衣服陪她一起泡著嗎？他捏著領口的鈕扣，……不行、還是不太妥，「你忘了拿浴衣進來了。」

「……這樣喔。謝謝你特意進來拿給我。」

「沒關係。」他把疊得整整齐齊的浴衣放在旁邊的小架子上、隱隱約約還能看到一些上面的碎花圖樣，「……也別泡太久了、小心頭暈。一會我會去找久坂他們……困了的話就先睡吧。要記得先吹乾頭髮、好嗎？」

「嗯！我知道啦。」

「……還有。」

「嘶？」

「……牛奶在小冰箱裡。」已經準備離開的他又把頭轉回了她的方向，「兩種口味的牛奶都在裡面。」

她笑起來、用尾巴尖輕輕在他的手上繞了繞，「謝謝你。」



「……已經泡好了嗎？高杉剛剛出去找久坂他們了。牛奶要喝什麼口味？咖啡還是……」

話的後半句在搭檔看見隱刀的那一瞬間卡在了喉嚨裡。才吹過的頭髮隨意披散在背後，點綴在白底浴衣上的碎花圖樣和她領口和手腕處因為放鬆而不經意露出來的鱗片源於同一個色系。她低頭擺弄著腰帶，「第一次穿、不知道穿得對不對呢……」

「姐、姐姐。」他猶豫著要不要用尾巴戳戳她，只是旅館提供的基礎款浴衣而已、怎麼她往身上一套就變得像洋娃娃一樣？

「嗯？」她這才抬起頭看向他，「喔！我想先喝咖啡牛奶。」

「……嗯、好。」他飛快地把注意力集中回了手裡的裝著牛奶的玻璃瓶上，他拍拍瓶底、擰開瓶蓋後遞到了她面前，「給。」

「謝謝你。」

她喝牛奶的這段功夫他當然也不會閒著。他拿起梳子挪到她身後、為她細細梳理起髮絲的同時也在檢查是不是頭髮的末尾也有好好吹乾，她很討厭吹風機發出的呼呼聲、如果不看著一點就會帶著一頭濕漉漉的頭髮入睡。他伸手托起一縷她背後的長髮、沒能被浴衣衣領蓋住的後頸上的鱗片被溫泉水浸泡得好像有些細微的閃光。

……姐姐的、……鱗片……

……被衣服遮住後、……反倒更加的……

他吞了口口水、用力眨了眨眼強迫自己把目光挪到一邊。她咕嘟咕嘟地咽下瓶子裡最後一點牛奶，「怎麼啦？我的頭髮沒有吹乾嗎？」

「……沒有。……沒有。」他這才又梳起了她的髮尾，「……很快就好了。……稍等一下。」

就這樣又過去了十幾分鐘。隱刀搖晃著腦袋、甩起剛被梳過的滑溜溜的頭髮，她的目光停留在一旁已經鋪好了加熱毯的被褥上，「小佑晚上要睡在榻榻米上嗎？」

「嗯、高杉佔了那邊的床，所以……」

……她八成也會跟著去床那邊睡吧、畢竟旅館的床看起來比家裡的床軟和很多……。而且她也更喜歡和那傢伙……

「要我在床那邊鋪上加熱毯嗎？……我可以鋪好了再去泡。」他回身在包裡翻找著她的毯子、一抬頭卻不見人影，「……姐……？」

「嘶。」

一小段藍色的尾巴在被子外甩來甩去。他從包裡拿出她的加熱毯，「……你的毯子在這裡。我幫你鋪好、然後過去床那邊躺吧？」

「我想在這裡躺一下。」她從被子裡探出頭、露出兩隻眼睛，「……就躺一會。小佑先去泡澡吧！我不會睡著的……」

—

「對了、晉作。」久坂目送除了他們幾人以外的最後一位客人離開休息室，他拉開手裡易拉罐的拉環，「你之前想問的是什麼事？」

「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高杉舉起手裡的罐裝啤酒、和久坂碰了個杯，「……就是稍微有點在意。你聽說過關於陰陽師被式神同化的案例嗎？」

「『同化』？」桂喝了一口手裡的啤酒，「高杉、你指的是……」

「嗯。小到日常的一些生活習慣、飲食上的偏好，大到個別方面能力的提升……這種『同化』。」

「倒是從來沒聽說過還會有這種事。」龍馬聽起來若有所思，「不過晉作、難道你……」

「……不會已經出現了那些症狀吧？」

久坂話音還沒落、三個人一齊扭頭望向高杉，後者有點無奈地笑了笑，「果然瞞不過去啊。……讓你們見笑了。」

「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不早點說！？」

「畢竟目前還沒什麼大影響。」

「晉作！」

「不過高杉、你還能講得更具體一點嗎？」桂站到了高杉和久坂中間，「如果能有一些細節、我們也更好找解決的辦法。」

高杉點了點頭，「……先從比較小的事說起吧。先是開始對低溫的耐受降低，類似的事還有……對除了肉以外的食物興趣減退。除此之外……」他頓了頓，「……我也開始能感覺到蛇的味道了。」

休息室裡的空氣安靜了一會。龍馬把手裡的空汽水瓶放到一邊，「晉作，你覺得有沒有可能……這些事和式神儀式並沒有關聯？」

「……你的意思是？」

「總之先不需要擔心了。」喝過酒的桂臉上微微有些發紅，「不過、看到高杉的這種反應還真難得……」

「……什麼？」

「……時間不早了。」久坂重重地拍了拍高杉的肩，「我該回去陪阿文了。……你也早點回去吧。」

「……說得也是。既然也不太需要擔心、那今天就先……」

他們互相道了別，還留在這裡的龍馬和桂對視了一眼，……那個高杉居然會在這種方面完全沒有經驗。該說他是出乎意料的純情呢、還是該說他多少也開始在這種方面變成了個認真的傢伙了呢……。同一屋簷下相互喜歡的人變得越來越相像這種事、居然也會發生在不同種族的兩個人身上。看久坂那個反應，估計也是在這段陰陽師與式神之間有違天理的感情中、和對兒時好友終於找到了容身之所的欣慰裡的糾結吧……。

—

……果然睡著了。

搭檔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著頭髮上的水，幸虧在打開吹風機之前出來看了一眼、不然就要把她吵醒了。隱刀已經在榻榻米上的被子裡蜷起尾巴、縮成了一小團，陪著她一起入睡的是被尾巴尖捲起來的毛絨小兔玩偶。

……得想個辦法把她抱到床上……嗯？

榻榻米上另一套相鄰的被褥就靜靜地躺在那裡和他對望。

……等等、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今天可以和姐姐一起……？而且我還可以……睡在姐姐的毯子上？

……越聽越像什麼奇怪的姐控發言了。……不不不、只是很久沒一起睡、情緒稍微有點激動！他轉回浴室對著鏡子用力用毛巾摩擦著頭髮，一定要全部擦乾、不能讓濕漉漉的頭髮碰到她……然後就回到房間在暖和的被子裡躺下、互相纏起尾巴、一起磨蹭身體變得更暖……和涼涼的、滑滑的、軟軟的姐姐一起……

他用手肘撐住鏡前水池的台面雙手摀住臉，……到底在亂想些什麼啊！小時候明明每天都在一起睡……是因為在外面住和在熟悉的地方感覺不同

嗎？還是說她裹著浴衣的時候看起來實在比穿著那傢伙的破T恤的時候可愛太多了？真是的、我……

其實上週就一起在被爐裡睡覺了來著。

……都是上週了、也過去挺久了吧！反、反正別把她吵醒了就好。他蹣手蹣腳地拉開拉門，總之先把毯子鋪上吧……。既然她睡在了我的毯子上、那我睡她的毯子也完全是因為沒辦……

……好香。

他拿開剛剛讓他把臉埋了進去的毯子，比起香氣、那更應該說是一種從出生開始就不斷感受到的代表安全的味道，不用擔心危險、可以安心吃飯和睡去的……家的味道。倒是現在為了躲避溫泉裡的硫磺味而把嗅覺降級、搞得要像人類一樣把臉埋進去才能聞到……。

他輕輕拍了拍剛鋪好的毯子、抬頭看了看牆上的時鐘，……都這個時間了、也不知道高杉什麼時候才回來？不過這樣正好、回來得越晚越好。他一點一點地蹭進被窩、放長的那一段尾巴正好能碰到牆壁上的燈的開關，雖然是鋪在榻榻米上的被褥、躺進去的時候卻是想像不到的軟，……怪不得她就這樣睡著了。單人的被褥不是能容納下兩個人的大小，但還可以擠一擠、可以再擠一擠，他們是蛇、纏在一起這種事對他們來說最為擅長。不過……

一股毛絨絨的觸感傳上了尾巴尖。小兔玩偶被無情地拎起耳朵、抽離了她尾巴捲成的小圈。他把小兔規整地擺放在枕邊，今晚有我在這裡、所以你可以先下班去啦。她迷迷糊糊地翻過身、在睡夢中用尾巴到處尋找可以被纏住的東西，哪裡去了？明明剛剛還在這裡的……找到了！可以安心繼續睡了……

他和剛翻過身的她鼻尖貼著鼻尖，纏繞在一起的尾巴一齊縮進了被窩裡。他慢慢合上眼，「……晚安、姐姐。」



DAY 2

「看來你昨天睡得挺不錯的嘛。」

「嘶……喂、喂！」

……眼前的場面和想像中的溫馨早晨沒有一點關係，原本應該是睡眼惺忪的隱刀用和平時不太一樣的語調對他問早安的畫面變成了那傢伙的帶著欠扁笑容的臉。……噩、噩夢嗎！？搭檔看向旁邊的被窩，本應待在裡面的隱刀已經毫無蹤影。……難道昨晚她根本就沒在這裡睡、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想像……？

「早安！小佑。」一張可愛的臉擠進了他眼前，「該準備起來去吃早飯啦。」

太、太好了，原來只是她睡得太早、所以起來得也很早而已……。他揉了揉把臉，「……早安。我這就起來了……」

她靠在旁邊看書的高杉身上、同時也不忘興奮地催促剛從被子裡爬起來的搭檔動作快一些，這可是我們第一次吃傳統早餐呢、小佑！高杉笑著對她說不用急、旅館已經為他們預留好了位置，她小聲嘟囔起來，但是……。好了好了、我這就弄好了。搭檔趕緊去水池前糊了把臉、就連頭髮都沒來得及扎。被高杉和搭檔牽著的她克制著自己在走廊上一蹦一跳的衝動、而邁起小碎步的兩條腿卻倒騰得飛快，似乎是被她高漲的情緒所感染、搞得搭檔也有點期待了起來。

來了來了、這就是傳統的……欸？

坐在桌邊掀開漂亮餐盒蓋子的那一刻她突然洩了氣，除了中間那一大塊煎魚之外居然找不到一點肉的蹤跡。味增湯、玉子燒、說不上來名字的小菜和白飯……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她略帶嫌棄地夾起來左上角小碟子裡的兩片黃瓜、偷偷摸摸地試圖放進高杉的碟子裡時卻被逮了個正著。不喜歡吃黃瓜就算了、菠菜總該吃一些吧？她不情不願地看著小碟裡變多了的銀魚菠菜，鼓起勇氣把它和一大團米飯一起塞進了嘴裡。

……嚼嚼……嚼嚼……

……嗯……

……嗯……？

搭檔把筷子中夾著的玉子燒放到米飯上，有點擔心地把頭轉向了隱刀這邊，「怎麼了、姐姐？……不喜歡吃嗎？」

「……唔。」她咽下嘴裡的菠菜和米飯，「……其實还挺好吃的……」

—

「我吃饱啦。感謝款待！」

「怎麼樣、是不是還不錯？」

「嗯！很好吃。」

……黃瓜的部分除外。桌上的小碟子都已經變得乾乾淨淨，偶爾吃一些簡單的清淡料理好像也還不錯……。話雖是這樣說、但在味增湯裡翻到兩片牛肉的時候實在是把她給激動了個夠噲。她拽了拽高杉的衣袖，「今天要去做什麼？」

「我們準備去滑雪。」

「滑雪……？」

「沒錯。」高杉輕輕捏了捏她的手，「想一起去嗎？」

「……嘶……」

隱刀歪起腦袋、手捏著下巴思索著。滑雪……滑雪，我在電視上看到過！就是那個、踩著板子從高高的雪坡上滑下去的運動吧？似乎很有趣、就是不知道會不會很累人？畢竟對蛇來說、就算在外面活動起來也不會讓身體變得暖和，而且化形出的腿也會比人類笨拙……

「不想去的話也沒關係。」高杉瞄了一眼好像在期待些什麼的搭檔，「你第一次過來、這附近還沒逛夠吧？」

隱刀用力點了點頭，「我還想再泡泡水。……也還有好多店沒去呢。」

搭檔假裝沒在聽他們的談話一般靠在椅背上仰起頭望向了天花板。高杉知道這是明知故問、但還是要給那個已經連高興的表情都要藏不住的傢伙找個台階下。他對著搭檔揚了揚下巴「那你打算怎麼辦、她的搭檔？是要跟我們一起去滑雪、還是……」

「……嗯？我？……我也想在附近逛逛。」
小算盤打得隔著隱刀的座位都能聽得見聲響。

「就猜到你會這樣講。」高杉臉上帶了點笑意，「那你們兩個就在這附近好好玩玩吧。……記得做好保暖、別著涼了。」

—

……所以為了避免腸胃消化不良，飯後應當至少休息一小時再泡湯……

一起回到房間後高杉換了外出的服裝、跟著龍馬他們一起出發去了西之河原公園後面山上的滑雪場。盤在榻榻米上抱著小兔的隱刀抻了個懶腰，剛剛已經休息了二十分鐘，所以現在只要再等兩個這麼長的時間就可以繼續享受房間裡的小泡池啦。和她捲在一起的搭檔盯著電視屏幕打了個哈欠，上面正播放著新年特別美食節目，……這樣會讓消化速度變快一些嗎？只是心理作用吧……。

「想好一會要去哪裡逛了嗎？」他用尾巴尖揉了揉小兔的腦袋，「……等一會泡完澡之後。」

「嗯！我想先去公園那邊看看、好像還有大狐狸神社什麼的……附近的好吃的也都想嚐嚐看。對了對了、一會小佑先去泡吧？昨天是我先泡的、所以今天要让給……」

「沒關係的。……姐姐去泡吧，反正昨天已經泡過了、我少泡一次也無所謂。」

「不行！」她一臉嚴肅地湊到他眼前，「不能這樣。」

「沒事的、我——」

兩條蛇堆在同一個小泡池裡也只是有點擠，趴在池邊的人身也只是貼得有點近。水溫對他來說稍稍有些高、伸手把涼涼的她摟進懷裡正好。她搖晃著尾巴尖、像是在提醒他趕快用尾巴把她牽起來。肩並著肩、臉貼著臉，他額前的那一縷碎髮掃過她的臉頰弄得她咯咯直笑，很癢、小佑！她咧開嘴對準他的頸窩、親啣啃咬起來的樣子像是在和彼此玩耍的幼蛇。……嘶，這是小蛇才會做的事。嘶？嘶——。是嗎？她又咬了咬，我才不知道還有這種說法呢。真是的，他皺起了眉假裝困擾，姐姐總是這麼任性……，那我也要！

……嘶！嘶。很癢、很癢！好啦、不要再鬧啦，應該好好享受泡水才是……

……明明是姐姐先開始的……

……嘶……

在腦袋快要有點暈乎乎時離開泡池，沖洗身體、吹乾頭髮，在淋浴間擠在同一個花灑下、唯一的吹風機在鏡子前的他們中間左右輪流轉著圈。就像小時候一樣，因為是姐弟、所以什麼都在一起做才最好。拿出小冰箱裡的水果牛奶打開瓶蓋，她舉起手、兩蛇的玻璃瓶相碰發出一聲脆響，冰冰甜甜的味道順著嘴巴直沖進肚子，呼、真爽快！把孤零零的小兔放進被窩、在浴衣和打底衫的夾層裡貼上暖暖包、再用兒時一起製作的髮繩幫對方把頭髮綁起來，準備得差不多了、是時候出門去了！他們突然同時彎下腰翻找著，果然還是戴上這個吧——，一齊抓起對方圍巾的他們對視了一眼後笑作了一團。

泡水泡得有一點餓了、在去公園之前買些小吃也不壞，香香軟軟的醬油烤團子和碳燒雞肉串正好能算作一頓早午餐。白白的團子圍著烤爐排排站好、被拿起來的那一串已經被添了個深色的臉蛋，燒熱的鐵釵在上面印下代表溫泉的符號、沾滿濃郁的醬油汁後被塞進紙袋，捧著它的手心也會跟著變

暖。她瞪大了眼看著搭檔的那一串團子在豆粉裡滾了一圈又一圈，小佑居然是甜團子派！捧著團子、順著肉香味就能找到雞肉串的所在，炭火慢烤的濃郁香氣包覆著食材、只需要簡單的鹽來調味就足以讓人流連忘返。在旁邊的長椅上稍作休息，一眨眼的功夫手裡的食物就全都進到了肚子裡去。咽下最後一塊雞肉的隱刀砸了咂嘴，好啦、現在真的該去公園啦——！

「……西之河原公園……在這邊！」

在入口處的手湯一起暖了暖手，小路前方的紅色鳥居遠看就像被包覆在了雪中，周圍泉水湧出的聲音似是茶壺沸騰一般，而走到聲音的來源處卻變得安靜無聲了起來。是誰的咒術遺留在了這裡？還是有同類在作怪？姐弟倆站在「鬼之茶壺」的牌子前看了又看、最後也沒能研究出個所以然。白氣繚繞在無人的露天足湯上方，加上一起映入眼簾的白雪和陽光形成了一副奇異的景象。人類為什麼要泡足湯呢？隱刀想不明白，但她還是坐在池邊挽起了浴衣的下擺。

「……嗯……」

感覺有點奇怪，對他們而言就像是單獨把尾巴浸泡在溫暖的池水中一樣。她低頭看了看自己被零碎鱗片覆蓋的雙腳、又看了看一旁陪她坐在這裡的搭檔，她有點期待地對他眨了眨眼，反正現在沒有人……不如、不如一起把尾巴放出來一會怎麼樣？就一小會、就放一小會。

「……還是不要那樣做了吧？如果想放出尾巴、等一下回到房間去泡就是了……嗯？」

……有什麼東西的氣息。搭檔和隱刀同時轉過頭，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他們身後的男人先看了口，「……抱歉啊、我不是故意打擾你們的。」

……好眼熟的傢伙……

隱刀撓了撓頭，……嗯……

「喔！」她盯著男人手裡黑洞洞的鏡頭，「你是昨天的那位、攝影師先生！」

「……昨天的？」

「嗯！他還幫我拍了照片喔。」

……昨天……拍了照片……。

還真的讓高杉說中了，這附近確實是有些應該稍微注意一下的傢伙，……說不定還和那群官家陰陽師的任務有什麼關聯。不過正因為那幫傢伙也在這裡、反倒不用怎麼擔心，難得出來一趟、還是先好好玩吧。

……反正高杉在早飯後是這樣講的。雖然沒有明說，但搭檔知道他想讓自己跟在隱刀身邊、凡事記得留個心眼。搭檔捏住隱刀的手、示意她先儘量把腳腕上的鱗片藏起來。

「哈哈、原來你還記得我。……今天換上了浴衣嗎？看起來不錯啊。」男人笑了起來，「與你很相襯。」

……這人講話還真是讓人不爽……

「……好了、我們差不多也該離開了。」搭檔從隨身的小包裡拿出毛巾遞給隱刀，「先用這個收拾一下、然後去前面的神社看看，好嗎？」

「嗯！」

「你們要去前面的稻荷神社嗎？」男人也跟著接起了茬，「……那還真是湊巧。今天神社沒有開放、似乎是因為蓋住台階的積雪還沒融化。」

「……這樣喔、謝謝你告訴我們。」

隱刀的語氣很平靜，畢竟想去看看也只是為了和大狐狸打聲招呼而已、她對參觀神社本身倒是沒什麼興趣，畢竟也在那種地方住了很多年、算不上

什麼新鮮東西。……不過這樣就又多出些時間了！再去哪裡逛逛好呢……？她把已經套上了襪子的腳塞進雪地靴，……是不是應該先去吃午飯？好像再走遠一些的話、還有可以看水豚的地方呢……

「……那接下來怎麼辦？」搭檔把用過的毛巾塞進了防止弄髒包內的塑膠袋，「要先去吃午飯嗎？」

「好喔。就是還沒想好吃點什麼呢……」

「……抱歉又打斷你們。在你們離開之前……」男人有點不好意思地用食指輕敲著掛在他胸前的相機，「……可以給你們拍張照片嗎？」

「我是沒關係喔。小佑呢、小佑可以拍照嗎？」

「姐、姐姐！」搭檔臉上看起來有點難為情，「別在別人面前那麼叫我啊……」

「……連著拜託你兩次也真是麻煩了。」拿著相機的男人想了想，「……那作為回報、由我來推薦一家附近好吃的釜飯餐廳給你們怎麼樣？除了最經典的雞肉釜飯、牛肉釜飯也是非常美味……」

牛肉和飯三個字一出現、搭檔那比人類略尖的耳朵很輕微地動了一下。

「好、好吧。畢竟也只是拍照而已……」搭檔拉上包的拉鍊、把它挎在了肩上，「……我也不會擺姿勢什麼的、拍成什麼樣子就沒辦法保證了……。」

—

……牛肉飯……牛肉飯……

拍完照片、搭檔一副也沒有很想吃牛肉飯的樣子拉著隱刀直奔向了那個挎著相機的男人推薦的釜飯店。香氣在掀開蓋子的一瞬間滿溢而出，肥瘦比

例正好的牛肉片和回味鮮甜的醬汁一起蓋在粒粒分明的米飯上、吸滿湯汁的洋蔥絲和底部已經帶上了一股焦香的米飯完美化解了肉的油膩。品嚐過原味後再打入一顆剛剛從溫泉取出的溫泉蛋，濃郁的蛋黃香散在口中、為簡單的牛肉飯增添了更加豐富醇厚的口感。

「我吃飽啦！」和搭檔點了相同套餐的隱刀放下小碗，「真好吃！好多肉喔。」

不愧是姐姐、真是精確又樸實的評價，心滿意足的搭檔跟著隱刀一起放下了碗。那麼接下來……出發去看水豚吧！出了餐廳、向著湯畑的方向走上十分鐘就到了草津熱帶園，聽說在這裡可以近距離接觸稀有的熱帶動物。不過熱帶園門前圍起來的一大片……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裡面跳來跳去的，嗯……？

「是猴子！」

自從離開山上後已經很久沒見過在外面跑來跑去的猴子了，聽起來十分興奮的隱刀小跑到圍欄前回頭對搭檔揮起了手，「你看、小佑，猴子也會泡溫泉呢——！……啊、都躲到裡面去了……」

……猴子怕蛇、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我不是故意嚇跑他們的！明明都已經隱藏了氣息了……」隱刀看起來有點沮喪，「……本來還想喂他們些點心吃呢。」

「沒關係、姐姐。」搭檔牽起她的手，「……水豚應該不會被我們嚇跑的。」

「說得也是……」

買好門票、兩條蛇一起進入了熱帶園，正如名字所示、裡面的溫度對他們來說非常舒適，陽光透過半透明的拱形房頂照射在茂盛的熱帶植物上，翠

綠的顏色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烏龜、鱷魚、蜥蜴……不毛茸茸、不可愛！隱刀拉著搭檔四處尋找著毛茸茸的小動物，然而無論是色彩鮮艷的小鳥還是正在吃零食的小猴看到他們過來都只會躲得遠遠的。算了算了、乾脆直接去看水豚算了……。她四處張望著尋找有沒有指示牌，水豚……毛茸茸的水豚……

「……大姐姐？大哥哥？」

「嗯？」

隱刀和搭檔同時向四周看了看，是誰在說話？

「在這裡、在這裡喔。」

聲音是從……旁邊的恆溫箱傳出來的？趴在恆溫箱裡的胖乎乎球蟒對著隱刀吐了吐信子，「大姐姐！你好。」

「你好！」她聽起來很開心、終於有不害怕他們的小動物了，「你在這裡住得好嗎？」

「嗯！這裡很暖和。每週都會有老鼠吃喔！大姐姐呢、大姐姐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是從山上來的喔！不過現在我們住在一棟高高的樓裡。」

「山是什麼？樓是什麼？」

「……嗯……山就是、長著很多樹木的高高的地方！樓的話、是不會長出樹木的高高的地方。」

雖說這個年紀的小蟒蛇對他們而言就和幾歲的小孩子一樣、不過這條比他年長了幾百歲的大蟒蛇講話聽起來也沒有強多少。

……不過怎麼能在那裡一口一句姐姐……

……對方是小孩子、還是不要計較了。搭檔撇了撇嘴，「……我們還是先去找找水豚吧？姐姐不是很想摸摸毛茸茸的動物嗎？」

「水豚？我知道喔！他們都在走廊的盡頭。」

「這樣喔！謝謝你。」她對著小球蟒揮手道別，「那我們要先離開啦、再見！」

—

……居然是蛇啊……。

男人坐在無人的公園中、一邊泡著足湯一邊看著手裡相機上的小屏幕，裡面的兩姐弟正在喂水豚吃竹葉。

……冬天還在外面肆意活動、並且和人類混在一起的蛇……

能看到這樣有趣的畫面、背著那群古板的傢伙溜出來溫泉旅行真是賺大了。……乾脆接下來也去跟他們偶遇一下、拍些照片吧？不過在那之前……

他摘下棒球帽、抖了抖一直被窩在帽子下的兩隻金色的狐狸耳朵，……還是這樣舒服點。

—

喂食水豚要用竹葉、喂食猴子要用水果和點心，喂食人類和半人半蛇只需要在溫泉蛋中加入甜醬油、在饅頭裡塞上紅豆餡。隱刀舔著嘴角沾著的甜紅豆汁，一整天都在吃吃逛逛、還摸到了溫順可愛的水豚寶寶，草津可真是個好地方。接下來還要去的地方有……紀念品和特產商店！溫泉布丁當然也不能少。她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差不多全都逛完之後……就可以見到高杉啦！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提前回來？滑雪一整天一定很累了、晚上回來要一起吃些好吃的……

「真巧啊。」

「……攝影師先生！」她抬起頭、對上的是帽簷下一閃而過的金色眼瞳，是、是看錯了嗎……？「真、真巧。」

「喂。」搭檔伸手攔在突然冒出來的男人和她中間，「別貼她那麼近。」

「抱歉抱歉、我只是想看一下她的眼睛……在陽光下很特別。」

……只出現了一下的金色眼瞳、笑起來時無意中露出來的不太像人類的犬齒、無論怎麼想都有點刻意的偶遇……。搭檔眯起眼、對講話時會露出來的尖牙已經毫不掩飾，「……你到底是什麼人？」

雖然出門時已經盡可能隱藏了氣息、不過如果碰上實力相近的同類，可能還是會因為感受到氣息中的一絲相似性而受到吸引。……當然了、這是在好的情況下。如果是不好的情況……

「我？我只不過是個路過的攝影師。」男人晃了晃手裡的相機，「……至於偶遇這麼多次、可能只是跟你們姐弟兩個特別有緣吧？」

「……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姐弟？」

「在公園那邊你叫了她『姐姐』，再加上她對你的稱呼……很容易就能猜到吧？不過……」他停頓了一下，「……把氣氛搞得這麼緊張真是不好意思。乾脆我來請你們吃些點心吧？溫泉布丁怎麼樣？」

……太狡猾了！搭檔看向原本已經跟著緊張起來露出大蛇神態的隱刀、現在只是在那裡眨著眼睛點著已經被布丁兩個字塞滿的頭。果然和人類相處太久就會喪失掉緊張感……，在前往布丁店路上的搭檔在心裡嘀咕著，……真是太懈怠了。店鋪門口的空氣中帶著一股甜甜的蛋香，……也沒辦法全都怪罪於人類，畢竟山上能與這些相媲美的食物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

「你們想吃什麼口味的？」和他們一起站在櫃台前的男人對著他們兩個問到，「讓我猜猜、變色的那一款姐姐這邊應該會很感興趣吧？至於弟弟那邊……嗯，原味布丁？」

……這傢伙身上的那種討人厭的感覺不知道為什麼讓搭檔想起了某個男人，甚至就連猜人的喜好也是一樣的準確。……也許自己真的很容易被人看穿？不、不能先自我懷疑起來。

「……嗯、謝了。」

—

「……把檸檬汁加進去、布丁就會像夜晚的湯畑一樣改變顏色……」

「改變顏色……」

三人並排坐在店內的簡易座位上，隱刀手舉著布丁和小勺、搭檔小心翼翼地其中倒入了檸檬糖漿。

「然後用勺子這樣攪一攪……」

「攪一攪……」

「……就會慢慢從藍色變成紫色。」

「哇、哇啊……！真的變色了……！」隱刀舉起已經變色的玻璃瓶仔細看了看，接著從裡面挖出了一大勺有著奇異顏色的疑似布丁的甜品塞進了嘴裡，「……唔、吃起來就是果凍而已。」

「……只有下面那些才是布丁啊。」

「是喔……不過也很好吃！小佑要吃吃看嗎？……嗯？怎麼了嗎、攝影師先生？」

「……沒什麼。」男人這才把目光收了回來，「你們一會想去哪？」

「嗯……我想去紀念品店看看！不過有好多家、還不知道先去哪一家呢。」她把瓶子裡面的最後一點布丁咽下了肚，「……攝影師先生呢？你有什麼要去的地方嗎？」

「我還沒想好。不過……」他又望向了店門的方向，「……我可能要先走一步了。你們兩個玩得開心點。」

「欸？我們也已經吃好了來著……」

還沒等隱刀講完、男人已經站起身向店外走去。……好像有點怪怪的？她和搭檔對視了一眼，把裝布丁的空瓶放在回收點後也一齊走出了店門。

……已經走遠了。

隱刀看了看四周、僅僅幾分鐘的功夫男人已經不見蹤影。……還沒來得及謝謝他請吃我們吃布丁呢！算了、估計他也有什麼要忙的事情吧……嘶！？

胳膊上突然傳來的一股無形的力量把隱刀和搭檔一起扯進了一旁的小巷，……那力道不是人類、能同時抓住他們兩個的傢伙不可能是人類，姐弟同時擺出戰鬥架勢咧開嘴角，而站在陰影中對他們笑著的傢伙正是……

「怎、怎麼回事？攝影師先生！」

「怎麼又是你！？」

男人豎起食指貼在嘴前，又用另一隻手向身後指了指，小巷外幾個有著眼熟面孔的傢伙正在向他們的方向張望。

這下真是……真是麻煩了。搭檔看著那幾個面相算不上和善的官家的陰陽師們、在心裡冒了幾滴冷汗，……這個男人……不會就是那些傢伙這次「重要任務」的對象吧？真是莫名其妙的、把我們兩個扯進來做什麼啊！他抓住一旁一頭霧水的隱刀的手準備就此離開，而氣勢洶洶地對著他們走過來的那幾個陰陽師卻沒給他留下這麼做的餘地。

「走了。」

「喂、別把我們扯進——」

男人壓低帽簷、拉著他們兩個的衣角向著小巷的另一頭衝了出去。……這傢伙是什麼啊、跑得也太快了點吧！？不知道為什麼開始逃亡的三個人穿過一條又一條的無人窄巷，而那些官家的陰陽師們像是算好了男人要這樣逃跑一般埋伏在他們會經過的街角。……這樣下去根本就沒個頭！……不然乾脆建起一座小結界……不行、好像那樣反倒會引人注意。……那還有什麼方法嗎？可惡、不管怎麼樣都很容易暴露氣息……

「……沒、沒力氣了……吃得太多了……跑不動了……」

眼看著隱刀跟著跑動的步伐已經越來越勉強，男人倒是想都沒想、當即做出了一項把搭檔幾乎氣暈過去的舉動——

「……哇、哇哇、別這樣、攝影師先生！」

「你這傢伙……把她放下來！」

「先躲開那群傢伙再說！……很快就到了、如果能快點跑回公園那邊的神社……」

啪嗒。

「……終於抓到您了。」沖田站在巷子的盡頭對他們微笑，「……哎呀呀？」

正把隱刀公主抱在懷裡的男人頭上的帽子被打落在地，突然不再被遮遮掩掩的兩隻毛茸茸的耳朵因為突然接觸到冷空氣而抖了抖。……這下能聞到了、不需要恢復成平時的嗅覺也能感受得到了，這個以想給他們拍照為藉口、不斷偶遇他們的男人是一隻……

「……狐狸啊啊啊啊啊！有好大的狐狸在抱我！嘶！嘶！！！」

……蛇怕狐狸、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隱刀拼命用手推著男人的臉、試圖從他的懷裡跳出去，搭檔也立刻準備好了要接住她的架勢。男人張開嘴想解釋些什麼、可大喊大叫的同時還夾雜大量蛇語的隱刀根本一點機會也不給他。已經通知了其他同伴的沖田站在這裡被迫觀賞這混亂的一幕，……不管怎麼樣、現在人總算是找到了。

「……大人！慶喜大人！終於……」

聞訊而來的土方和近藤等人看到這一幕也僵在了這裡，他們苦苦尋找了好一陣子的前將軍大人現在正在一條無人小巷中被不知道為什麼在他懷裡的別人的式神又踢又打，本應被隱藏起來的正體也因為那兩隻狐狸耳朵完全暴露，旁邊跟著拉拉扯扯的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的一條非法大蛇。

「……唷。」

……怎麼又有人來了？按在肩上的那隻手使的力道越來越大，土方和沖田同時轉過頭去，……高杉？他臉上掛著的笑倒是和平日裡沒什麼區別、而那陰森森的氣場……簡直比眼前的兩條蛇更像吐著信子的蛇。

「……高杉！高杉！嘶！」

「姐姐！」

她重重地敲了一下男人那頂著兩隻狐狸耳朵的頭，嗖地一下鑽到了高杉身後，同時還不忘露出尖牙對著男人狠狠地嘶了幾下，搭檔也趕緊跟她跑到了這一邊。高杉揉了揉她的頭髮，「……怎麼了、他對你做什麼了？」

「……嘶嘶、嘶！嘶……」

「……哦？這樣嗎？他還做什麼了？」

「……嘶！嘶！……嘶！」

「……我明白了。」高杉對她點了點頭，「我說、那邊的那隻大狐狸，雖然很感謝你請我家的蛇們吃布丁……」他的語氣和眼神從和平時無異轉變為冷冰冰，「但你剛剛嚇到我的式神了，更何況還擅自抱起了她……土下座道歉、不過分吧？」

「喂、你這傢伙知不知道那位大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管他是什麼人？嚇到別人就是要道歉。」

「沒關係沒關係、應該道歉的確實是我。」

「大、大人！」

男人對著隱刀鞠了一躬，「……把你們捲進這些事裡真是不好意思、我很抱歉。」

「就這樣而已？土下座三個字聽不懂嗎？」

「好、好啦高杉，不然就先這樣吧……？」感受到緊張氣氛的隱刀抓了抓高杉的衣角，「……我只是被狐狸耳朵嚇到了、但是大狐狸先生也沒有很壞。……他還推薦了很好吃的餐廳給我們呢。」

「……還不夠。只是鞠個躬道個歉還不夠。」

「……高杉……？」

……高杉……很生氣！隱刀從來沒見過他這樣生氣的样子，儘管從別人的角度完全看不出來，但那隻緊緊抓著她的手正因為憤怒而微微發抖。她向四周望了望、那些官家的陰陽師們也已經完全是一副準備動手了的架勢，怎、怎麼辦？是不是應該說一點什麼才好？一旁的搭檔也一樣緊張，不只是因為現在的形勢、也因為他擔心事後高杉會把一切都歸咎在他沒能好好守護隱刀上。

「……我知道了。真是的、別都那麼緊張！土下座這種事我實在是辦不到。不如……」男人語氣輕鬆、他轉向隱刀，「……你來說說怎麼樣才肯原諒我吧？畢竟是我嚇到了你在先。」

「……好、好吧。我想想……」她看著那兩隻會隨著男人講話而搖動的狐狸耳朵，「……我可以……摸摸你的耳朵嗎？」

「……這就是你想要的道歉？」男人笑起來，「當然可以了。」

毛茸茸的、軟乎乎的、溫暖的狐狸耳朵。……就是蹭了她一手毛。她拍掉手上的金色狐狸毛，「好啦、好啦，我原諒他啦、高杉。」

—

……呼……

……今天可真是累壞了。

隱刀癱在小泡池的池邊，又是到處閒逛又是被抓著跑了那麼遠，還是安安靜靜泡水好……。果然那隻大狐狸就是那群官家的陰陽師要找的傢伙，聽說在很久以前的時候、他是什麼「幕府的將軍大人」，或許是活得太久太無聊了、也可能狐狸的天性就是耐不住寂寞，他隔三差五變著法地往外跑。……算啦、都無所謂啦，他請客的高級料理倒是挺好吃的，在壽喜鍋裡煮過的香香的、油油的和牛片，裹上蛋液後和米飯一起送入口中……嗯……和牛……牛……

「槿。」

「……高杉！我沒有在睡覺……！」

雖然就差一點點。她眨了眨眼，「怎麼啦？」

「……可以跟你一起泡嗎？」

「嗯、好喔。」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那、那我先轉過去了喔！你脫好衣服直接進來就……高杉！」

情急之下她捂住了眼，……不、又不是沒看過，甚至都已經……

「……不是人類的你也開始在意這種事了嗎？」

「……什、什麼嘛……」她扭頭看向一旁，「……都說了先等我轉過去啦……嗯？」

進了泡池的他只是靜靜地看著她的側臉。要抱嗎？要貼在一起嗎？中間的距離像是堆滿了他說不出口的話。要怎麼說？要怎麼講？她又不是需要被人時刻照看著的小不點。都是另外那條蛇的錯、怎麼就連這麼一點事也做不明白？都是那隻狐狸搞的鬼、為什麼無緣無故地把旁人也攪和到他的事情裡面？都是那些陰陽師不稱職、連早一點找到那隻狐狸都做不到。都是我……

後面的話是不會說的、擔心和害怕也是不會講的，他唯獨不想在她面前露出自己的那一面、可他的心裡話卻又只想講在她一條蛇耳邊，他想將她用力擁在懷中、同時也想被她用尾巴纏到動彈不得。不管看多久那雙淺色的蛇瞳都沒辦法搞清楚她在想什麼，那可不可以就這樣猜到我想要什麼？他最後只是伸手撩起了她臉頰旁的頭髮，「……弄濕了。」

「……欸？嗯、嗯……」她捋了捋頭髮，「……高杉。」

「高杉。」她展開雙手、對著他笑了起來，「……謝謝你今天及時趕過來。」

「……嗯。」他低頭貼上她的頸窩，「……下次不會再讓你遇見這種事了。」

「沒關係喔。」她把他摟緊了些，「……偶爾有些這樣的事……也不壞。而且我知道……」

她輕輕扶起他的頭、視線對上了他的眼，「……你一定會來找我的。」

之後

「小佑！」隱刀舉著一隻穿著浴衣的小熊掛件站到了搭檔面前，「給你這個。」

「嗯、好。」搭檔接過掛件、低頭看了看幾乎已經被各種特產和紀念品塞滿的包包，「……這個要和剛剛那些掛件放在一起嗎？還是……」

「隨你喜歡喔！這個是送給你的。」

「……謝謝。」

「……小佑……？」她有點擔心地輕輕搖了搖他的手，「……怎麼了嗎？有些沒精神呢。」

「……沒有。沒事。」他搖搖頭，「……昨天沒太睡好而已。」

「……這樣喔。……那我來幫你拿包包吧！一會到車上可以再多睡一會……」

「沒事的、我來就好了。」

旅行的結束總是會帶上些不捨，隱刀在車站附近的商店裡用大肆購入的紀念品麻痹著自己不想回家的情緒。……八成搭檔也是如此吧？只不過他不想講出來。……往好處想想！回家有暖呼呼的被爐、還可以自由地吐信子，附近還有很多家麥當勞！……在草津的幾天都沒有吃麥當勞呢、好想念薯條和雞塊喔……。她坐在列車靠窗的座位上望著窗外，一定還會再來玩的。

—

……幕府的……將軍。

……幕府……。

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的時候他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看著左手上沒辦法一起化形的鱗片，……怎麼會才意識到呢、怎麼會有這樣的巧合呢？村子裡的大火、被分成一塊一塊的同伴的屍體，……和這隻被硬生生咬下去的左手，一直在尋找的造成這一切的元兇其實距離他們很近。

……那現在呢？要怎麼做？

他看著那張窩在被爐裡的熟睡的側臉，……她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已經過去上百年了，……我們現在有一個新家了。可是……

……那股恨意又是從哪裡而起的呢？

—

「……有包裹？」

「嗯！是大狐狸發過來的照片。不知道拍得怎麼樣呢……」

隱刀抽出包裹裡的照片看了又看，「……嗯……」

「……拍得怎麼樣？」搭檔湊了上來，「……嗯……」

「你們這是什麼反應？」高杉也加入了其中，「……嗯。」

……那隻狐狸用看起來那麼高檔的相機、拍出了相當普通的照片……！

「……都不太想掛起來呢。去買個相冊什麼的收起來算了……。」隱刀嘟囔著，「……以後我們也多拍些照片好了。」

—

「……大人、對那條蛇放著不管真的好嗎？畢竟那也是有著幾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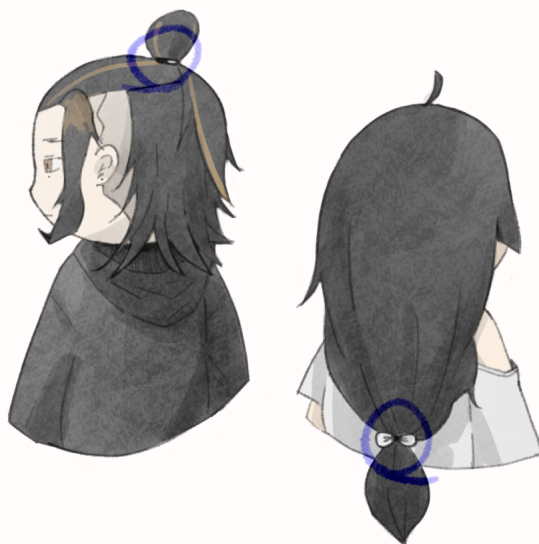
「無妨無妨。只要他還和他姐姐在一起……」頂著狐狸耳朵的男人把搭檔和隱刀的照片拼在了一起，「……就不會怎麼樣。不過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拍下的高杉的照片被拼在了另一邊，男人用指尖划過三張照片上不同位置的同色鱗片，「……那位蛇姐姐的能力很有趣。如果能讓她到我們這邊的話……」

「但她不是已經和別人訂下了……」

「打破契約也算不上什麼難事。」他用指節叩了叩桌邊、桌上只剩下了高杉的照片，「……他又能撐多久呢？」

Q：髮繩是哪裡來的？



是兩條蛇小時候一起用蛇蛻做成的喔！



姐姐為弟弟做的
(簡單的樸素款式)

弟弟為姐姐做的
(貼心地加了蝴蝶結)

成體蛇不會再像幼蛇那樣經常蛻皮
是很珍貴的飾品喔。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些流言蜚語

嗯？我跟沖田關係很好……
是這樣喔。怎麼啦？
……要幫忙問問近藤局長是
不是也不是人類？……為什
麼這麼說？
……不是、所以說他真的不
是猩猩啦。……是人！
人啦！

龍馬是個不錯的傢伙……
就是有的時候身上會有狼的
味道。……感覺很凶的狼、有
點恐怖。

有次出門的時候一起和那個
銀髮的傢伙打招呼了。哇、
果然就是那傢伙。到底和龍
馬是什麼關係啊？

試著去和官家的陰陽師們一
起吃午飯了。
他們的餐廳很不錯、就是不
知道為什麼裝醃蘿蔔的那個
盒子裡總是空著？
會很好吃嗎、那個醃蘿蔔？
我也很好吃啊。

不管怎麼樣龍馬都不讓我見
到他背後的樣子。
是的、就是脫了上衣的那個
背後。不過實在太好奇了、
於是悄悄地用咒術看了一
下。
……結果什麼都沒看到。龍
馬的背後、是黑漆漆的一片
啊……

喂、就是，最近能不能換個
人陪姐姐出去啊？那個叫久
坂的、感覺有點不妙吧。
……總是很激進地講一些一定
要復興失傳咒術光復民間陰
陽師之類的話、果然有點不
妙吧？
……你問我為什麼知道？……
不、我沒有在跟蹤。我就是
路過、是路過好吧！

桂先生又好說話又溫柔！還
教給了我很多食譜喔。
上次本來想買清酒送給他、
不過還沒出門就被攔下了。
高杉只是說「還是不要這樣
做比較好」。為什麼喔？

真的真結局：

再一次、沒有盡頭。

—

「早安、高杉！」隱刀從廚房裡探出頭，「早飯馬上就好了喔！」

「你今天起得真夠晚的。」搭檔在餐桌上放下手裡的盤子，「便當放在玄關的櫃子上了、出門的時候自己記得拿。」

「……抱歉抱歉。」高杉拉開餐桌旁的椅子坐了下來，「今天的早飯是……」

「法式吐司、炒蛋和香腸！」她把裝滿綠色的小沙拉碗放到了高杉面前，「還有小佑拌的生菜沙拉。」

盤子裡的食物經過了簡單的擺盤、看起來有模有樣。厚切吐司裹上蛋液放入平底鍋中煎至金黃，淋上楓糖漿後再灑上些藍莓作點綴、微焦的花紋配上上面融化了一半的黃油看起來剛剛好。

「我想著讓你多睡一會、就先準備了早餐。」她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冰箱裡有什麼我就用什麼啦！小佑也幫了我很多忙……希望你喜歡！」

高杉無視掉斜前方某條蛇彷彿聽到不好吃三個字就要立刻打他一頓的陰森目光、叉起了一小塊炒蛋送進了嘴裡，「……哦？」

那個、那個不好吃嗎……！隱刀緊張地捏著手裡的果汁盒，難道又失敗了？明明都已經按小佑的食譜去一個方向慢慢翻炒了、火候應該也剛剛好才是……

「很好吃。」高杉放下叉子，「……我沒想到你能做得這麼好。」

……畢竟一晃也已經過去了幾年，但他還是經常會想起她剛剛住到這裡時的樣子、想起那條因為煮雞蛋煮到爆開的聲響嚇得不敢從房間裡出來的呆蛇。眼前看似簡單的黃油炒蛋有著綿軟的口感、恰到好處的胡椒和鹽驅散腥氣，輕輕一抵就會在嘴裡散成一股純粹濃郁的蛋香。他看向已經能獨自做出這樣好吃的料理的她，明明身上還是那件已經被穿到走形的舊T恤、可她臉上的純真笑容實在是沒辦法讓人把她和幾年前那條不會眨眼和做表情的蛇聯想到一起去。

「嘶、你喜歡就好啦……是小佑教我做的喔！」她切著盤子裡的香腸，「對了對了、今天我要去桂先生的店裡幫忙，結束的時候不用特意來接我、我自己坐電車回家就好啦。」

「……還是到下午三點鐘嗎？今天的打工差不多也到那個時候結束、我和你一起坐電車回來吧。」搭檔咽下嘴裡的吐司，「正好也要買些東西。……一起去吧？零食櫃裡的小餅乾和蝦片都沒有了。」

「好喔！高杉呢、今天也要工作到很晚嗎？你最近好忙喔、好久都沒一起逛超市啦……」

「我今天可以早些走。……三點我開車去接你們、然後一起去超市吧？」

「好欸！」

「嗯。……那晚飯怎麼辦？要買完東西回來準備嗎、還是……」

「想吃麥當勞——聽說最近有季節新品！」

「那就去買麥當勞吧。」高杉笑起來，「畢竟也有一段時間沒吃了。」

—

他突然想不太起來以前獨居時的早晨是什麼樣子了。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的隱刀平日裡會去桂的服裝店幫忙補貼家用，不願欠他太多的搭檔則是一直在便利店兢兢業業地打工賺房租。他們偶爾也會接到和怪異有關的委託、大幹一場後的獎金或委託人送來的禮物會作為家裡的公

共財產供他們一起使用。要出門的早晨由起得早的人負責準備早餐，不過這份責任多數時候都會落在他或是要準備便當的搭檔身上。排班時他們也不忘把休息日都調到相同的幾天、這樣就可以一同在家裡賴床。一起逛超市、購入食材和必備的生活用品、一起打掃衛生、一起去附近有趣的地方觀光旅行，去年新年時他甚至還帶兩條蛇回了一趟老家、可把他們兩個給緊張了個夠嗆。

買下這套小公寓時他從未想過這裡會住進這麼多人，好像就是突然有一天、他發現那張餐桌是那麼小、小到連三個人的盤子都擺不開，那張沙發也一下變得很窄、窄到兩條蛇的尾巴捲成一團才能一起擠進去。大了一號的新餐桌由他們一同組裝、被爐後的小沙發也被替換成了一張抽拉式的沙發床。家裡變得更好啦！隱刀滿意地盤在被抽出來的沙發床上，小佑也可以睡得更舒服啦。

……都說了不用了、我躺在沙發上也沒什麼的……

……在家裡還是舒服點好吧？

對呀！在家裡還是要舒服些才好呢。她吐了吐信子、學起了他的腔調。

……在家裡……

三個字脫口而出。……是啊、這裡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家、也是他們兩個的家。

……是他們共同的家。

放著三人合影的小相框隨處可見、鞋櫃裡多了幾雙可愛款式的小號鞋子和樸素的帆布鞋，被到處亂放的娃娃可以隨手揉揉或是抱抱。譜架上添了幾本沒怎麼被翻過的入門曲譜，書架上的文學書旁也被塞進了幾本遊戲設定集和漫畫單行本，落地窗前的小櫃子上兩盆茁壯生長的多肉植物正在曬太陽。

……太多了、說都說不完，那是他們一起生活的痕跡、就是這些痕跡湊在一起形成了家的模樣。

但……

—

「久等啦！」隱刀拉開車門，「剛剛那邊的路口好多人喔！稍微耽誤了一下。」

「沒關係、上車吧。」

在她身後的搭檔自然地接過她的包包、和自己手裡的袋子一起放到了後備箱。兩條蛇一齊坐在後排座位上繫好了安全帶，「都弄好了、走吧！」

這樣的三人組合在街上多少有些引人注目、而恰好他們三個都不在意別人的目光，搭檔和高杉輪流推著購物車、隱刀穿梭在貨架之間蹦蹦跳跳。打折果汁和特價茶飲讓人無法抉擇、那乾脆全都放進購物車裡就好，點心和零食當然也不能少、不管甜鹹酥脆還是小蛋糕通通都想要。牛排、雞翅還有豬肉片……再加幾塊魚柳怎麼樣？搭檔默默地在她放入的大量肉類邊塞進去了一點蔬菜和水果，雞蛋和牛奶被高杉放在了它們的另一旁。咖喱塊、咖啡豆，可以試吃的芝士魚肉腸也要拿過來嚐嚐。搭檔對著手機上備忘錄裡的購物單，上面列出的東西已經都在購物車裡躺好，隱刀鬼鬼祟祟地從背後掏出了一包什麼東西放在了購物車裡滿滿當當的雜貨小山上，高杉看了看、果然是魚肉腸。付款台處的店員向他們遞去小票，隱刀皺起眉，怎麼這麼長？

把裝好袋的雜貨提上車子、回家前要記得買麥當勞。既然很久都沒吃過了，那除了最喜歡的照燒雞腿套餐以外、兩個限定的巧克力派必不可少！她手裡捧著紙袋、搭檔舉著飲料，行動中的車子發出的輕微震動讓她差一點睡著。……到家了，高杉拿過她手裡的紙袋，先上樓吧、好嗎？

「太、太好了……」

倚在高杉懷裡的隱刀用手背偷偷蹭掉眼角掛上的眼淚，高杉輕輕捏了捏她的肩膀、搭檔扯了兩張紙巾塞到了她的手裡。電視裡正播著他們一起追了半年的動畫的最後一集，空掉的食物包裝盒攤在了沙發前的被爐桌上。

「……好啦！已經看完了、該準備去睡了……」

隱刀用紙巾擦著鼻子、聲音聽起來有點悶悶的，無論是電視劇還是動畫裡的感人情節總是會讓她流眼淚。搭檔拍了拍她的尾巴，「……先去洗把臉吧。被爐桌上的盒子我來收拾。」

她點了點頭、放下小毯子走向了洗手間，眼睛還是紅紅的。高杉也站起身，「那我也差不多先回房間了。……晚安。」

「喂。」搭檔看著剛被收進空紙袋裡的紙盒，「……你沒事嗎？都沒怎麼吃。」

「……真難得你也會關心我。」高杉臉上的笑似乎和平時不太一樣，「沒事沒事、就是今天胃口不太好。……好了、我先回房間了。……你也好好休息。」

……哪裡……不太對勁……？

……不過作為人類偶爾不太舒服、生點什麼病也是很正常的事。聽見高杉關上房門、搭檔揉了揉太陽穴，……是想多了吧？畢竟是那個高杉、應該也沒什麼需要擔心的。說不定只是最近工作太忙，難得的休日、讓他好好休息吧……。

—

「槿。」高杉看著被子裡那一團形狀可疑的凸起，「尾巴尖露出來了。」

「嘶……！」隱刀從裡面探出了頭，「被發現了！」

「……該回房間了。」他坐到床邊揉了揉她的頭髮，「別睡太晚了。」

「我不能在這裡睡嗎？」她眨了眨眼，「……你之前說過的、明天不用去工作……」

「……晚上可能還會有跟工作有關的電話、會耽誤你睡覺的。」

「沒事的！明天不需要早起、我再晚些睡也沒關係……」

已經很久、很久都沒在一起睡了。工作很忙、明天要早起，總是這樣、總是這樣。

……是我的睡相總是那麼差嗎？……是我在睡著的時候尾巴總是不太老實嗎？……我……

僅僅是露在被子外的一雙眼睛也能看出她的委屈，「……高杉……」

「……好吧。」他伸手掀開她藏起半張臉的被子，「……今天和我一起睡吧。」

「嗯！」她的眼睛笑成了彎彎的一條，「嘿嘿、你最好啦……高……？……唔……」

離開她涼涼的嘴唇，他躺到她身旁、把她摟進了懷裡，「……睡吧、晚安。」

—

……要是我沒有任性的話、是不是就不會這樣了？

要是我能早一點發現的話、是不是就不會這樣了？

房間裡飄著一股微妙的味道，她記得那股味道、她嚐過那股味道，那是血的味道。

「……高杉……？」

……現在是幾點鐘了？她揉了揉眼睛，零零星星的紅色斑點灑在被子上、床單上，甚至在他的枕頭上也能看見一些，不用吐信子也能知道它們來自於誰。她爬下床、跟著那些紅色的痕跡停在了高杉房間裡的洗手間門前。

「……高、高杉？」

咳嗽聲不斷地從那扇門後傳來，怎麼了、生病了嗎？她知道不是的。那咳起來的聲音像是自身體深處發出、就像還在運作的破舊鼓風機中卡住異物而發出的聲響，光是聽聽也能理解那些血跡為何出現。她將手握在門把上，「高杉！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快點……按下去……快點推開門看看高杉怎麼樣了！她咬著嘴唇、可是那隻握在門把上的手怎麼都不聽使喚。

……我好害怕……

現在不是害怕的時候！她把另一隻手也按在了門把上，按下去、快點按下去！嘴邊飄來腥腥鹹鹹的味道，尖牙把嘴唇咬出了一個小坑。高杉就在裡面呢、別再猶豫了！我……

「……高杉！」

門被猛地一下推開，我不要、我不想看，她站在門前大口喘著氣，趴在水池前的身影用手撐著臉，……是高杉的味道沒錯。但是為什麼……？

被血蓋住的鱗片看不太出顏色，強行咧開的嘴角讓他的下半張臉變得血肉模糊，被汗水浸濕的頭髮貼在他的前額、卻沒能蓋住那隻看向她的有著狹長瞳孔的眼。

……什麼……

……這是……高、杉……？

「……嘶……」

新生的蛇打量著她。……喘不上氣、好難受，和鐵鏽味混在一起的腐敗味道讓她感覺胃裡翻騰了起來。他盯著她一動也不動，……是因為還沒有學會吐信子嗎？這是面對獵物時才會有的架勢。……沒關係的、只不過是太緊張了……就和村子裡面剛剛出生的小孩子一樣。她去掉人類的化形、讓嘴角自然咧開露出尖牙，「……嘶……嘶？」

……沒關係的……沒關係的、我和你是一樣的喔！……你肚子餓不餓？

他沒答話。那雙放在他身上有些古怪的蛇瞳還是盯著她不放、盯著她嘴角的血珠不放。

「什……姐姐！」

「沒事、我沒事！只是高杉他……小佑！」

感覺到不對勁而沖進房間的搭檔被蛇化的高杉一把撲到了地上，……糟、糟糕了！雄蛇之間會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威脅、從而爭奪領地……不能讓他們這樣打下去！隱刀趴在地上甩起尾巴，……起碼先把他們兩個分開！高杉還在新生的狀態裡、不可以讓他……嘶！

才甩出一半都不到的尾巴像觸電一樣從半空重重地摔了下來，……對了、作為式神……不能不聽從所屬陰陽師的指令。動不了……身體動不了！眼前的兩條蛇已經扭打在了一起，還不太會控制尾巴的高杉對著搭檔的脖子

直直地咬了下去，尖牙穿過搭檔用來擋住高杉動作的左臂上的鱗片、讓他忍不住咧開嘴的痛感和飛濺到臉上的血珠使他一下也失去了化形。

「……你這個……嘶！」

搭檔對著高杉一拳打了回去。……可以動了、對式神的指令解除了！她纏住高杉的尾巴向後拖、人身在床邊的櫃子上翻找著手機，……要快點打給誰……龍馬、久坂、桂……誰都行！……不然的話……！

好痛！

堅固的鱗片沒辦法抵禦來自同族的啃咬，扭頭咬在她尾巴上的高杉沒有鬆口、插在她尾巴裡的尖牙移動位置直至剝下了她的一整塊肉。

「……別這樣……高杉！」

眼角幾乎飆出來幾滴淚，她已經顧不上疼了，手機、找到了、手機！密碼……密碼……高杉的手機密碼是……

……手機的密碼？我最近是改過了沒錯、改成了我們結下契約的日子。
……很好記吧？萬一以後有什麼要緊事的話……

她狠狠搖了搖頭，快點打電話、先打電話！她努力在聯繫人裡翻找著熟悉的名字，久坂……久坂！不能把尾巴縮回去、儘量先爭取一點時間……！
……接起來、快點接起來、求你了、久坂！快一點……

……他咬下來了什麼？

……從姐姐的尾巴上？

一塊帶著藍色鱗片的軟乎乎的東西被高杉吐到了地上，……姐姐的味道、姐姐的血的味道、血淋淋的尾巴像是很多年前的場景再現，……那是姐姐的肉、他咬下了姐姐的肉。

……不能原諒……

……不能原諒……

兩眼充血的搭檔拽住高杉的頭髮用力向前扯，不是想要姐姐留下嗎？不是說喜歡姐姐嗎？為什麼對她做出這種事？搭檔按住高杉的頭、尖牙插進他的肩膀撕扯著他的肉，別想著什麼剛剛變成蛇腦袋不清醒的鬼話了、不管變成什麼樣子都不可以……我都不允許……

……你這個……從我這裡搶走了姐姐的傢伙……

……怎麼能……怎麼可以……

他吐掉嘴裡剛從高杉身上扯下來的東西乾嘔了幾下，……這是什麼味道？……為什麼會有腐爛的味道？

「久、久坂！我們在家裡……快點、快點過來一趟！最好帶上龍馬和桂先生他們一起！拜託了！高杉他……」

「……先冷靜點、高杉他怎麼了？」

「……他……」隱刀呆呆地看著前方，「……在咳……」

發黑的血中有的部分甚至已經凝結成塊，……還是說那根本就是身體裡的什麼東西正在被他咳出來？他還是在咳、在不停地咳，咳到身體也捲曲了起來。腐壞變質的味道越來越濃，她突然想起了奶奶曾經的教導，奄奄一息的小鹿在她面前用最後的力氣眨了眨眼，先是四肢無法動彈、隨後是失去溫度、最後連那雙眼也變得黯淡無光。

記住這股味道。奶奶的語氣很平靜，這是生命正在消失的味道。

—

「……姐姐。」

「……姐姐？」

「……喔。」她才回過神，「……怎麼了？」

「……阿文準備了熱奶茶。」搭檔把杯子塞進她手裡，「……喝一點暖和一下吧。」

「……嗯。」她看著杯中自己的倒影，「……謝謝。」

隱刀用一個奇怪的姿勢靠在沙發上、隔著厚厚的一層繃帶也能看到化形出的小腿缺了一大塊，被啃下去的那一塊還是很痛、敷上藥之後更是痛得發麻。在她旁邊的搭檔也沒好到哪裡去，只要動起胳膊、血就會一直從被咬出來的那兩個洞裡滲出來。她仰頭呆望著天花板，上次來這裡的時候還是為了和高杉完成式神儀式，……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嗎？

「……他怎麼樣？」

剛從裡側房間出來的龍馬和桂神色凝重，平時不太喜歡主動開口的搭檔先打破了沈默。

「高杉他……」

「……他、他怎麼……？」隱刀有些語無倫次，「高杉他……？」

龍馬避開兩條蛇的目光，「……他……」

「……很不好。」

隱刀從來沒聽過桂用這樣嚴肅的語氣講話，她放下手裡的杯子，「……很不好是有多不好？他會……他會……？」

「……最多還能撐半個月。……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你們兩個誰都沒聞出來有什麼不對勁嗎？氣息混雜得太多了、這次的蛇化又加速了他……他現在已經到了……身體裡已經……全部都……」

她一下有些恍惚，突然推門而出的久坂的話裡有很多詞她都聽不清楚。不是這樣的、不會是這樣的、肯定還有什麼辦法的，她逼著自己聽進去屋子裡面飄著的言語，他昨天才和我們一起吃了飯、才和我們一起去買了東西，怎麼就會……？

她掙扎著從沙發上起來跑進那間被當作臨時治療室的小屋、好像一定要讓自己親眼看看他現在的樣子才能死心，那雙走起來一瘸一拐的腿居然能竄得那樣快、讓試圖抓住她的搭檔也一下撲了個空。

「……高、高杉……？」

嗓子眼裡擠出來的聲音只有她自己能聽得清，躺在病床上的他除了臉色有點蒼白以外看起來和平日裡幾乎無異，她蹲在床前伸出了手，她想去摸摸那張臉、摸摸那撮總是會扎到她的小鬍子。醒過來吧、和我說點什麼吧？如果你變成了一條蛇也沒什麼不好的、變得涼涼的我也不會介意、只要是你……

「……姐姐。」

「……小佑……？」

搭檔捏著她的發繩，面前的隱刀披散著頭髮、比平時長了許多的尾巴已經把床圍了起來，沒辦法隨著化形一起改變形狀的沾滿鮮血的繃帶散落在地上。

「……先起來吧、先把久坂的話聽完。……好嗎？」

「……嘶……！」

我已經聽過了、我聽見久坂說的話了！只不過是身體裡的器官壞掉了、用我的能力一下就可以……

「……不是那樣的、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先冷靜下來、先變回人形、好不好？」

「……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可以治好的！我都可以治好的！我現在就把高杉治好！不管用多少我的肉、我都會把高杉……欸？」

掀開被子的手一下停在了空中，她盯著那晚上總是和她貼在一起的胸口用力眨了眨眼，怎麼、怎麼回事……？為什麼……？

「……你已經做不了什麼了。因為造成這一切的就是……」

糟糕的味道、陳舊的傷痕和已經變了顏色的肉，不可能的、這明明是我自己修復好的……？中間帶著她鱗片的部分像是在侵佔他剩餘的人類身體一般灼燒著接壤的邊緣處，就算癒合也會被再度灼傷、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循環往復、變成了沒有盡頭的苦痛。

「……不……為什……明明小佑他都……他的手一百多年來都一直好好的……」

「……高杉是人類、沒辦法容納下那麼多怪異的部分，起碼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只可能是因為這……」

「……那、那前幾年呢！前幾年的時候一點症狀也沒有！怎麼可能只是這麼幾天就……」

答案就在那裡、但沒有人再多講一句。是我的錯、是我的失職、為什麼我沒能早一點發現？我明明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可我卻……可我卻……

……這樣無能的我又算是什麼式神呢？

—

……小槿你呀、是個特殊的孩子。白色的巨蛇一邊用尾巴尖揉著一旁藍色小蛇的頭髮、一邊這樣告訴了她。

嘶？小蛇歪著頭，「特殊」是什麼意思？
是你和別的小蛇都不一樣的意思喔。

這樣喔！小蛇咽下嘴裡的小老鼠，那這是一件好事嗎？還是一件壞事呀？

……它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以是一件壞事。……你看、如果是別的小蛇發現了這顆蛋、它就不會被修復好啦。

……嘶。可是奶奶、這顆蛋裡面的小蛇什麼時候才能被孵出來呀？
……這個嘛……

—

……睡不著。

把被子掀到一邊下床推開門，電視的聲音正從客廳裡傳來。如果不是尾巴上的傷口還在發痛、一切都像是午睡時的一場不太舒服的夢。

「……姐姐？」

話語從她耳邊飄走、敲門的動作沒有回應。那扇在自己房間對面的門吱呀一聲露出了一道縫隙，……高杉？

……你就不能在進別人房間之前先敲敲門嗎？
為什麼？

……設想一下，如果換作是你、會不會有在房間裡一個人做不想被別人看見的事的時候？

……嘶。她思索著，可是以前住在山裡的時候沒有門呀。

現在不一樣了。……你現在住在這裡、有了自己的房間、所以也要尊重別人的空間。不難理解吧？只是要敲敲門而已。

嘶。她吐著信子、看上去完全沒往心裡去。

……一份板燒堡套餐。

嘶？

如果你能記得敲門的話我就買給你、不錯的交易吧？

嘶！

……門後除了那些還未散去的腐敗味道、乾涸的血跡和散落一地的東西以外什麼都沒有。她機械地把地上的雜物一樣一樣撿起、用力擦拭了幾下後擺放回了原處去。要是高杉回來的時候看見這樣亂糟糟的房間就糟糕了，她喃喃自語，要收拾好、要收拾乾淨，高杉說過的、家裡的整潔要一起維持才行。眼鏡盒要塞回抽屜裡、充電線卷好擺在櫃子上就可以、藥瓶要……

……藥瓶……？

……止痛藥……

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被放在這裡的？以前是沒有這個的。……放在抽屜裡？放在櫃子上？是不是放在能一眼看見的地方才比較好？……他回來的時候還會需要這個嗎？他還會回——

腦袋裡的聲音戛然而止，她舉著藥瓶的手輕輕搖了搖、裡面已經沒剩下多少，漫長的猶豫後她把它塞到了櫃子的角落裡。

……外面擺著的東西都已經歸位了、現在要去……，她看了看四周，……床單、要把床單洗乾淨。受傷的尾巴沒辦法像平日裡那樣去使用、只能靠

雙手拆下床單和被單的她顯得十分笨拙。……先弄掉上面的血跡、然後再塞進洗衣機……。被她擠入大量洗衣液的洗手池中飄出來了幾顆泡泡、被尾巴蓋住的磁磚上是還沒來得及擦去的紅色印跡。

……先用加了洗衣液的水泡一會、再用手搓一搓應該就可以把上面的痕跡弄掉了。不過反正是舊衣服、洗不乾淨也無所謂，你也差不多該有一件像樣點的睡衣了吧？

……我想穿這件。低頭看著被蹭上了食物醬汁的髒衣服的她沒有說出下半句，……因為有你的味道在上面。

……算了、隨你喜歡好了。

……對不起。

……說這個做什麼？我沒有在責怪你。

……洗不掉了。……不管怎麼搓都……

迸濺上去的紅色沒有變淡、甚至因為浸透了水的緣故顯得更加刺眼。我照著你說的泡過了、我加了很多洗衣液了，為什麼搓不掉？為什麼還是沒辦法把它弄下去？她抓著那塊髒兮兮的布料搓到指尖發白，冰涼的水把手上的關節凍得發痛，快點變淺、快點變乾淨、快點回到還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時……

淚水和帶著洗衣液的水溶為了一體，這雙手就連這點小事也做不好、更別說是把他……

—

……治好了！你看、奶奶！藍色的小蛇興奮地指著一旁的橘色小蛇，小潮被割傷的地方、已經被我治好了喔！

哎呀、真厲害呢。我們的小槿呀、以後一定可以……

……可以治好的。我可以把大家都治好的。我做得到的、只有我能做到的。……動起來！為什麼不動？明明我都……我都已經……

……姐姐……回去吧。

……什麼？不行！我還沒有把大家……

……別再做這種事了。

……我還沒把大家都治好呢！我、我……！

……已經沒有什麼大家了。這裡已經……只剩下你和我了。

……不是的！不是的！她撕扯著自己尾巴上的肉，我會補好的！我會弄好的！大家會被我治好、然後我會好好跟大家道歉……

……死掉的東西是治不好的！別再鬧了！

……欸？

—

……好像只是做了另外一個夢。

裹著毯子蜷在沙發床上的她睜開眼，周圍一片漆黑、電視上正播放著深夜節目。

「……感覺好一點了嗎？」

「……小佑……？」

「開著電視好像能让你睡得踏實一點。」搭檔試著擠出一點笑、但看起來有些勉強，「……肚子餓了嗎？我給你煮些東西吧。」

她很喜歡從廚房裡傳來的咕嘟咕嘟聲、時常還伴隨著一股帶著甜味的牛肉香。有段時間她總是睡得很晚，高杉一把掀開她透出亮光的毯子，你怎麼還沒有睡？

被嚇了一大跳的她舉著遊戲機、開口想用來辯解的語句被肚子傳來的巨大響聲給淹沒了過去。

哈哈、什麼啊？高杉笑起來，原來是肚子餓、睡不著才在這裡玩嗎？
……嘶。

「……給。」

和洋蔥一起燴炒過的牛肉片和烏冬浸在壽喜燒醬汁中、上面加了一顆火候剛好的溫泉蛋。有時候高杉會切點魚板進去，因為她不喜歡蔥、加些別的東西進去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碗熱熱的牛肉烏冬下肚、即使是在晚睡的夜晚也能感到滿足。她夾起烏冬和牛肉放進帶著點湯汁的勺子放在嘴邊吹了吹，她很怕燙、總是要吹得久一會。

「……還可以嗎？」

「……嗯、很好吃。……謝謝你。」

她並不討厭在裡面放上天婦羅碎、只是高杉從沒這樣做過，稍微清淡了點的口味也沒什麼不好、只是高杉會煮得偏甜一點。她舉起碗、用筷子把沾著蛋黃的烏冬麵和牛肉一起扒拉進嘴裡，好熱、好燙、舌頭都被燙的有點感覺不出味道，可好像只有這樣才不會想到那些微小的差異。搭檔從來都沒煮出過不好吃的東西、從來都沒煮過她不喜歡的東西，吃下去就好了、肚子不餓了就可以打起精神了。……很好吃、很好吃的！這是我喜歡吃的東西。只是……

「……慢、慢點吃吧、姐姐？別燙到了……」

……只是不是他煮的而已。

她盯著面前空空碗，明明只過去了不到一天而已。

可是我好想你。

她不太記得這幾天是怎麼過來的了。

最多還能撐半個月、目前沒有任何能做的事、能不能醒過來還難說，像山一樣重的話壓在身上讓她喘不過氣、徹夜開著的電視聲也沒辦法驅散家裡少了一個人的空虛。搭檔請了假時刻守在她身邊，從一開始的無法入睡、停不下的眼淚和咽不下的食物，她努力逼著自己擦去淚水、按時醒來、按時吃飯、按時睡去。手臂上的傷痕和尾巴上的缺口終於癒合、他們一起為高杉房間裡新套上的床單也看不出一絲血的痕跡。陽光鑽進屋子、連日的陰霾終於停止，她和搭檔站在窗前、尾巴尖緊緊地纏在一起，打起精神、還有些時間、一定還可以做些什麼的。如果民間的陰陽師們現在還不能找到辦法、那就去問問那群有點嚇人的陰陽師、問問那隻好像什麼都懂的大狐狸。

披上外衣、拿上包包，有希望才有面對那張病床的勇氣。她捏了捏那隻比平時涼了一些的手，我一定會找到辦法、我一定會治好你。與懂醫術的久坂商談、詢問人脈廣泛的龍馬還有桂先生有沒有找到任何可能能用上的消息，拜訪官家的陰陽師、問問他們有沒有關於這方面記載的古籍。陳舊的紙張和木頭的味道飄散在空氣裡，她和搭檔一起坐在冰涼的地板上翻著泛黃的卷軸、就算是用了能更容易理解文字的咒術也很難讀得進去。

「好久不見啊。」

「……喔！」她抬起頭、把目光從眼前密密麻麻的文字上移開，「……大狐狸！」

「我聽說高杉的事了。」突然出現的慶喜抖了抖頭上的兩隻狐狸耳朵，「你們找到什麼了嗎？」

隱刀搖了搖頭，「……沒有。」

「這樣啊。」

搭檔翻著手裡的卷軸，本身選取把式神的一部分植入身體這種有些極端的儀式手段的陰陽師就少之又少、更別說能有些什麼像樣的記載了。這些所謂和儀式有關的卷軸一般只是記錄了一些陰陽師及其式神的名字，最多也就是記下了他們當時選定了什麼樣的媒介。至於那些記載咒術的卷軸，其中自稱能把人從臨死的邊緣拉回來的方法無論怎麼看都十分可疑、多數還夾雜了數都數不清的離譜副作用。……治癒可比破壞的能力更罕見，怪不得奶奶曾經這樣說過。

隱刀嘆了口氣、複雜的漢字、古老的文句加上圖書館裡的老舊味道令她昏昏欲睡，手邊已經讀完的卷軸堆成了一座小山。在這坐了一下午、除了有點疼的屁股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收穫到。

「你們都讀了什麼了？」慶喜目光掃過堆在他們旁邊的卷軸的名字，
「我看看……這幾本都讀了？很厲害嘛。」

「……還不是什麼都沒找到。」她嘟囔著，「你肯定能知道點什麼吧、大狐狸？」

她把手裡的卷軸向他那邊推了推，「幫幫我們吧？」

—

如果一直沒有收穫、那就換一個角度來考量。聽到慶喜說曾經他為了打發時間、把這裡存放的卷軸和古書全都讀完了之後，隱刀的下巴差點掉到地上。那怎麼辦、你把這些全部都讀完了也想不到什麼辦法嗎？她看起來很無助。

換個角度來想想吧。他轉向搭檔，……可以給我看看你的左手嗎？

——

……還真是令人驚嘆。

從骨骼到肌肉、連接處的處理和附著在上面用靈力重新織成的神經……除了無法跟著一起化形出人類的皮膚以外、怎麼看都是近乎完美的修復。

「你還記得你當時是怎麼做的嗎？」

「……嗯……就是、用我的肉、然後……」她努力思索著，「……貼上去？大概是這樣……」

「……貼上去？從手臂斷開的地方嗎？」

「……我……」她皺起眉，「……嘶、……好像想不太起來了。」

……說到底、小佑是因為什麼才失去了左手……來著？

——

如果記憶會使她痛苦、那遺忘對她來說也是一種保護。

姐姐是他見過的最善良的小蛇，如果不是姐姐、那他今天也不會站在這裡了。

……也不會獨自一人在這裡埋葬所有的同伴了。

沒有燒焦的痕跡、殘缺的肢體或是四分五裂的軀幹，那些躺在地上的半蛇孩子們看起來好像只是睡著了一般。傷口可以被修復，可沒了生命的屍體是沒辦法再次動起來的，無論她再怎麼拼命往他們身上貼上自己的肉、他們都再也不會……

剛被她修復好的左手的連接處還有些發癢，他趴在地上徒手挖出一個個能容納下同伴的小坑。村子太安靜了、山也太安靜了，被強行用結界分割出

的這麼一片土地上就連想來分食一口屍體的烏鴉的叫聲都聽不到。用來填平小坑的泥土飛揚在不會再有任何反應的同伴的臉上，即使是那些平日裡總是對他們不懷好意的臉也不再惹人生厭。他突然明白了些什麼、明白了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麼，他看著她癱倒在他們的山洞裡、泡在從破破爛爛的尾巴和胳膊上流出的血匯成的水窪裡，他覺得噁心、可還是無法控制地覺得這樣的她是如此美麗。

那是她一定要經歷的、為了能接管這座山一定要接受的洗禮。
你是被她選中的、你會陪她渡過不知道何時才有盡頭的孤寂。
可是我……

就算一切都是被編排好的、就算我對她如此的喜歡也只不過是生來就被賦予的唯一意義，但我還是希望她可以……

山平等地將禮物給予了每一個孩子、他在那一天第一次知曉了自己的能力。

睡吧、姐姐。他撫摸著她的背脊輕聲在她耳邊講起，醒來的時候、那些難過的事都會隨風而去。

—

「她不記得就別問了。」搭檔把左手插進了口袋，「……沒什麼意義。」

「沒關係的！我會儘量想想、說不定能幫上點什麼忙呢！」

「……嗯……」慶喜捏著下巴思索著，「那你還記得你是什麼時候發現你有這種能力的嗎？」

「這個我還記得喔！」隱刀用力點了點頭，「是在我發現小佑的時候。」

「姐姐……」

「『發現』？……你們不是一起出生的姐弟嗎？」

「不是的、我們沒有『出生』這個概念喔！我們是從土裡……」

「……鑽出來的？」

「嗯！只不過小佑不一樣。小佑他啊……」

搭檔無奈地把頭轉了過去。

「……是從蛋裡生出來的！和別的小蛇都不一樣。那天我……」

—

蛋？很好吃喔！

小蛇時期的她對於「蛋」的概念還僅僅停留在很好吃上。樹上的鳥蛋、偶爾可以在人類那裡偷到的雞蛋和鴨蛋、蜥蜴的小小扁扁的蛋……她都很喜歡。想著想著肚子就餓了，她穿過山林、尾巴滑過剛吸收過雨水的鬆軟潮濕的土地，今天會找到些什麼呢？上次抓了幾隻小蜥蜴、根本就不頂飽，要是能找到個小老鼠窩……

……嘶？

是蛋的味道。她吐著信子努力感受著，……好濃的蛋味！她左嗅嗅右找找，可還是聞不出到底是顆什麼蛋。在哪裡？在哪裡呢？……嘶？

她趴在地上摸不著頭腦，土裡面為什麼會有蛋的味道？不管了不管了！蛋……好吃的蛋……香香的蛋……她在地上奮力挖著，再堅持一下、一會就有能填飽肚子的好東西吃啦！……找到了！真的有一顆蛋！她清理起了蛋的邊緣、手上的速度也漸漸加快，把多餘的土扒拉到一邊，……出來了出來了！她小心翼翼地將蛋從她挖出的土坑裡抱了出來，……好大、好大的一顆

蛋！可是摸上去軟軟的、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蛋？輕輕敲了敲蛋殼、她舉起它對著陽光眯起眼，讓我看……嘶！？

被陽光映出的蛋中生物的輪廓模糊不清、可無論怎麼看那都是一條小蛇。他的尾巴纏成一團、即使是蛋殼受到觸碰也一動不動，甚至就連呼吸時帶來的身體起伏也微弱到幾乎看不出來。

……這樣的小蛇是沒辦法活下去的、他就連自己破殼而出都做不到。乾脆吃掉好了？可偏偏她沒有這樣想。我想要治好他！他會是一隻很可愛、很可愛的小蛇。她撫摸著有些破損的柔軟蛋殼，……如果你能健康長大，我就教你抓老鼠、教你掏鳥蛋，我還可以帶你一起去小溪裡玩。她突然咬下了一小塊手背上的肉，……我們可以住在一起、奶奶也不會介意村子裡再多一隻小蛇的，山洞裡很溫暖、裡面的土也很鬆軟、睡起來可舒服啦……。那一小塊肉被她貼在了蛋的破損處，……然後村子裡那些有固定玩伴的小蛇們……就再也不會來笑話我啦。

她用尾巴捲著蛋緩緩地向家前進，雖然肚子還是餓、手也有些疼，可是這些都蓋不住她心裡的興奮，我就要有一個小妹妹啦！要用什麼名字來叫她才好呢？乾脆跟我一樣、用花的名字吧……

這是一條小公蛇喔。奶奶看了看那顆蛋，他已經沒事啦。我們的小瑾呀、真是個厲害的孩子。

……小公蛇……。她鼓起臉頰，……不是小妹妹呀。……那也沒關係、重新來想一個名字吧！讓我想想……

沒關係、距離他出殼還有一段時間呢。奶奶對她嘶嘶地笑起來，你可以慢慢想。

「……大概就是這樣。」隱刀比劃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總之在那天、我知道了治療的方法。」

從來都不喜歡聽蛋中故事的搭檔已經把手按在了臉上，……也不用和外人說得這麼詳細、真是的……

……治療能力……憑空出生的半人半蛇……

慶喜用食指輕敲著自己的額頭，「……你們之前住的山是在哪裡來著？」

「在北陸！」她在手機上調出地圖，「……我看看……大概在這裡。」

……靠近白山……？……三靈山之一……

……在哪裡看到過……

「你想到些什麼了嗎、大狐狸？」

他思考了好一會，「……你們聽說過『山之子』的故事嗎？」

「嘶？山之子……」她想了想，「……小時候好像聽過這個詞。……是怎麼唱的來著？……『沐浴在山的靈氣下、於此處再度甦醒』……」

「……『化為山之子、持饋贈於身』……」

「……『以此身回報於山、靈氣復歸大地』……。……小蛇們都知道這首歌。」

「……還真沒想到。」他有些驚訝，「……傳說裡的『山之子』、一直就在我身邊啊。」

那是多久、多久以前的事了？

山把自己的靈氣分享給了山中的住民、從此山中便生出了靈。他們在山裡誕生、逝去、滋養其他生靈後再度誕生、千百年來如此循環往復。可是隨著山中的生靈日益增多、怎樣才能將這個平衡維持下去？

那就由我來管理吧！白色的小蛇自告奮勇，我接受了最多的靈氣、由我來做這件事最適合不過啦！她期待地看向被稱為山的母親，沒有明確的拒絕那就是默許。於是她吐著信子、穿過樹林、跨過小溪，聽草木的呼吸、看魚蝦在水中遊戲，把靈氣分發到山的每個角落裡去。山的住民越來越多、山裡也變得越來越熱鬧，她像往常一樣巡視著四處、卻遇見了有點不同尋常的情形。

謝謝山和您一直以來的照顧！兩個小人對著她深深地鞠了一躬，不過我們現在要離開這裡。

為什麼？白蛇嘶嘶地講著，你們要到哪裡去？

我們要到山下去、到有別的小人的地方去。山外的小人開墾田地、種植作物，我們要一起去探索不一樣的天地。

她點了點頭，好吧！不管是誰在山中都來去自如、你們想做什麼都可以。不過我想問問你們、為什麼你們一定要一同前去？

兩人一起、這樣才不會在夜裡覺得太過安靜。

兩人一起、這樣才會有前進的勇氣。

她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繼續巡視起了山林。就這樣幾百年過去、山中的樣子漸漸變得和以前大相逕庭。山下的小人忘記了他們曾經也是誕生於山的靈氣，他們對山的禮物過度索取、慾望和邪念形成了一股污濁之氣污染著山林。曾經熱熱鬧鬧的山變得靜悄悄、她聽見了母親在低聲哭泣，要怎麼

辦？要怎麼做才行？可是山是不會說話的、拋出去的問題自然也不會有任何回應，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所謂孤寂。

……兩人一起……

她想起了離開山林的小人的言語。於是她分出自己的一部分、用泥土為他畫上嘴巴和眼睛，褐色的鱗片和雜亂的花紋象徵著大地，新生的蛇吐著信子、用尾巴把她纏繞起，從今天開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太陽升起再落下、灑下陽光又離去，他們彼此一起度過了幾萬個這樣的循環。山的靈氣變得越來越少，戰爭、飢荒、疾病讓人類的帶來的濁氣污染了更多的山中住民。她看見死亡追著在半空中墜落的鳥兒爬上樹梢，她知道他們也總有一天要迎來分離。她突然覺得很疲憊，她已經在這裡太久太久、見證過了輝煌和凋零，或許我也該……

她停了下來，用尾巴捲起了眼前那一團被小花布包裹著的軟乎乎的東西。這是……？

懷裡小小的人之子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只剩一絲微弱的呼吸，本該是腿的地方卻只剩兩塊形狀古怪的東西。……是因為知道她無法活下去才丟棄在這裡嗎？放任一個剛出生沒多久的孩子自生自滅、也太過殘忍了……

或許只是於心不忍、或許是某種責任感使然，她扭頭咬下自己的肉、為她接出了蛇尾的雛形。她挖出小坑、把懷裡的一小團放了進去，睡吧、睡吧，沐浴在山的靈氣之下、於此處再度甦醒。

—

「……不、等等，所以那就是……我？」隱刀聽起來有些手足無措，「……我原本是……人類的小孩？」

「怎麼可能？……別聽他瞎扯了、姐姐。」搭檔的語氣生硬，「……這些只是傳說而已。」

「可我確實是村子裡的第一個孩子！奶奶也說過、是因為我『出生』時的那塊小花布、才把我取名為……」

「只是巧合罷了。」他抓住她的手，「……回去吧、看來這傢伙也沒什麼辦法。」

「……等等！先聽完吧？萬一……萬一會有些什麼用處呢？對吧、大狐狸？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別的……」她的手被捏得有些發痛，「……小佑……？」

「……這都是為了你好。」搭檔頓了頓，「……別再聽下去了。」

「……其實聽到這裡就已經足夠了。」慶喜緩緩開口，「……還沒斷氣、身上也有被山之子修復過的部分，現在只要帶他回到山裡……」

「……把嘴閉上。……沒可能行得通的，那傢伙早就不是小孩了、況且現在的情況下只能先聚集山的靈氣，你知道那會造成……」

「……小佑？」她的聲音很小，「……你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些事嗎？」

—

「走吧。」他避開質問，「……再在這裡耗下去也沒意義。」

「我不要！既然現在已經有了可能成功的辦法、我怎麼都要——」

「我不會讓你去的。」

「為什……」

「你一定會後悔的。」

「不會的！起碼要嘗試一下、這是現在最有希望成功的辦法了！聚集山的靈氣什麼的、……奶奶告訴過我的！我知道方法！所以起碼讓我……！」

「……隨你吧。」他沈默了一會，「……我要回去了。」

「……等等！你還沒告訴我你為什麼知道這些……」

「……都無所謂了吧？去問那隻狐狸吧。最好再順便問問他當年對村子做了什麼、對我做了什麼？你不是覺得他說的都是真的嗎？那就不要再來問我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只是你從來都沒和我講過這些！……對村子做了什麼是什麼意思？……我知道我好像忘記了很多事，但是、但是你從來都……」

「夠了。」他推開門，「……我不想再聽這些事了。」

「……佑！」

—

空氣安靜了好一會。

隱刀鬆開緊握的雙拳、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心，……為什麼呢？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為什麼不願意告訴我呢？可我為什麼也沒有……追出去呢？我到底……

……忘記了什麼呢？

「你不去追他嗎？」慶喜輕輕拍了拍她的肩，「……他看起來挺生氣的。」

「……我會去找他的。……只不過要在你把你知道的所有事都告訴我之後。」她仰起頭直視著他的狐狸眼睛，「……你對我們的村子做了什麼？你對小佑他……做了些什麼？」

「……果然還是迴避不了這個問題啊。」他有點無奈，「……那就先接著剛剛的地方慢慢講吧，我會把我知道的事都告訴你。」

「奶奶、奶奶！」藍色的小蛇指著前方的花叢，「有花朵！我想去看花！」

「好、好，我知道啦。慢一點喔、小瑾，你前段時間才弄傷……」

「……嘶！奶奶、你看這是……」

……為什麼人類會把自己的孩子丟到山裡來呢？

白蛇知道在山外的人類總是做一些讓她無法理解的舉動、但她從未想過會發展到這種程度。山林裡也存在著弱肉強食的法則，可幼小的生命只是可憐又無辜。……母親應該不會拒絕再多收下一個孩子吧？於是漸漸地、村子裡年幼的嘶嘶聲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雜，從作為居所的山洞向外望去、原本的那片空地已經擠滿了各種顏色的半蛇孩子。活潑的小傢伙們總是在到處亂跑、撿到一顆松果也能讓他們追逐打鬧上半天，喜歡安靜的小蛇們則是用樹枝在土地上塗鴉、用花和葉編出獨特的物件裝飾家園。到了晚上的時候、大家都會擠進山洞叫著奶奶奶奶、等著她為他們講睡前故事。似乎是因為他們身上繼承了些人類的特質，隨著年紀的增長、他們慢慢也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玩伴。

這樣的生活讓她欣慰、而對這背後的緣由她卻無從得知。……這些孩子到底是為什麼被丟棄於此？她不知道人類發展出了信仰、奉出了神明，只因為在這片廣袤天地下生出的恐懼，面對他們無法解決的問題、人類靠著把心

寄託於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之上來繼續生活下去。她不知道自己被奉為山中的蛇神、也不知道被她救下的這些孩子都是為她獻上的活祭，她只知道這些孩子會在山中好好長大、把山的意志繼承下去。

—

「……『活祭』……」

「……還要繼續聽嗎？後面的部分可能有些……」

「……全部都告訴我吧。」

—

小孩子本身就對外界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即使白蛇千叮嚀萬囑咐要遠離人類、不要跑到山下去，也總是會遇上那麼幾個人類誤入山林。結伴而行的幾個小蛇孩子和背著竹筐的人類面面相覷，為什麼我們長著這樣相似的臉、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身體？

你是什麼？

你叫什麼？

你到這裡來做什麼？

半蛇孩子圍在他身邊、講起了似人非人的言語。

別、別靠近我！人類掏出隨身帶著的鐮刀，妖怪、你們是妖怪！

「妖怪」是什麼？我們是這裡的住民！

……嘶！

好痛、好痛呀！小蛇們大叫著散開，要告訴奶奶、要告訴奶奶！有奇怪的傢伙把我們弄傷了！嘶！委屈的小蛇們跑回空地、鑽進山洞、舉起胳膊給白蛇展示上面掛著的血珠。

……這又是為什麼？這又是在做什麼？明明已經拋棄了自己的孩子、為什麼還要來到山上傷害我的孩子們？第一次看見被利刃割破的傷口、小蛇們嚇得蜷縮在了一起，山下有怪物、山下有會讓我們流血的怪物！現在他們還會跑到山上來！奶奶、奶奶——

白蛇收回了山的恩賜，從此外山的物產不再豐饒、取而代之的是野獸肆意橫行，山腳與人類村落接壤處的樹木也變得枯黃凋零。不要再到山上來了、不要傷害我的孩子，對你們的饋贈到此為止、從此山與你們兩清。

—

「……於是那些人類……把這件事理解成了……」

「……山上的妖神作祟。……風言風語四起，最終傳到了幕府的……」

「……幕府的……陰陽師們……把村子給……」

……為什麼會忘記這麼重要的事？恨在這上百年已經散成了一股看不見摸不著的霧，就算再怎麼想仔細回憶起來也只是覺得胸口悶悶的。……你知道這件事嗎？你為什麼什麼都沒做？問不問出口都沒有意義、遲來的道歉比羽毛還輕。她盯著腳尖前的那一小塊地面，「……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了、希望能幫上你。」他的嗓音聽起來有些沙啞，「……抱歉，如果我當時知道這件事的話一定不會——」

「……沒關係。」她低著頭，「……都過去了。」

三

……噙……噙……噙……

……噙……噙……。

「……玄瑞？怎麼了？」

「抱歉這個時候打給你。……坂本、最近槿或者佑聯繫過你嗎？」

「沒有，自從幾天前一起在據點那邊說過話之後就沒再見過他們兩個了。……發生什麼事了嗎？是晉作他……」

「……晉作不見了。……他們兩個的電話打不通、消息也都是未讀。」

「你覺得是他們兩個……」

「……是。不管他們兩個想到了些什麼、起碼應該先和我們……」

—

隱刀按下拒絕接聽、接著把號碼加進了黑名單裡。讓我看看、現在是在……飯田……，她點著手機屏幕上的地圖，接下來還要開……四個小時左右……。把車停進車位、她趴在方向盤上用力揉了揉臉驅趕掉沒打出來的哈欠，開長途車對剛拿到駕照沒多久的她來說實在是個格外累人的挑戰。……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吃點東西吧？……便利店……便利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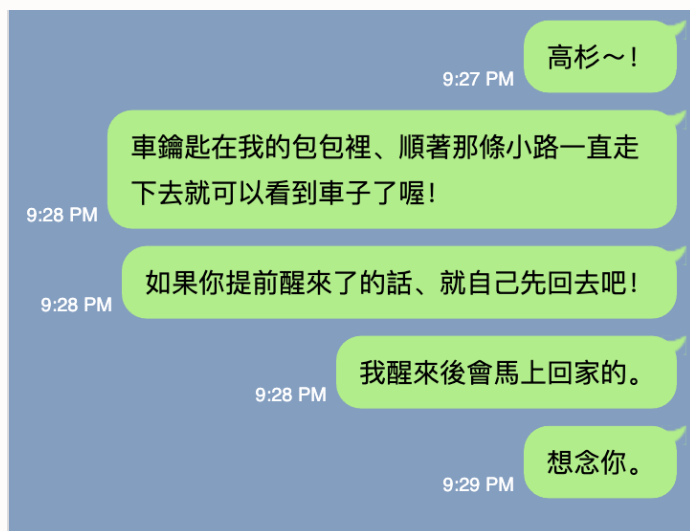
「……咳、咳咳……」

「……對不起、再忍耐一下。」她輕輕撫摸著一旁有些蒼白的那張臉，「……等回到了山裡、我很快就會把你治好……」

她一直開一直開、從正午開到天色漸暗，車後座的塑料袋裡塞滿了空的能量飲料瓶和食物包裝袋。當時第一次獨自開車的她緊張得要命，坐在副駕駛的高杉開口問她，有空的話可不可以帶我去你以前住的山裡看看？

好喔！……我也想帶你去看看我們以前住的地方呢。等我拿到駕照、乾脆就向著山的方向公路旅行吧……

她踩下煞車、掛上停車的檔位，夜裡的山漆黑一片，……現在沒空去想以前的事了。



「……還特意為他留了消息嗎？」樹影中緩緩出現的是熟悉的黑鱗，「……真貼心。」

「……你果然在這裡。」她停了下來，「……讓開。」

「我不會讓你過去的。」

「……我不想傷害你。」

「……傷害我？……姐姐可真是什麼都不記得了、村子裡常常被欺負的那傢伙可不是我才對吧？」

她轉過身用額頭貼了貼被尾巴捲著的高杉的臉，「……再忍耐一下……」她讓他靠在一旁的樹幹上、接著鬆開了尾巴，「……很快就好。」

—

……小佑！……痛不痛？怎麼又和別人打架啦……？
……他們說了你的壞話。
……什麼壞話？
……說你永遠沒辦法像奶奶一樣把管理靈氣這件事做得那麼好。

當然還有說他是蛋生的怪胎這件事、但他沒有告訴她。

……真是的、那些事還早得很啦！誰要是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好、應該去奶奶那裡自告奮勇才是……

……只有你才能做到。……你繼承了最多的靈氣、也是唯一一條繼承了奶奶的能力的小蛇。

……什麼喔、這又是從哪裡聽說的？

……他們都這麼說。

別聽他們瞎說啦！好啦、藥已經敷好了。下次可不要再……

—

「……佑……」

黑色的蛇尾死死地纏住了她的脖子，他當然知道是這種結果、她從來都不擅長和別人打架。

「……停手吧。……只要你答應不會聚集靈氣我就把你放下來。」

「……我……不……要……」

卡在嗓子眼的音節裡聽起來有氣無力，被勒緊的缺氧讓她眼前模糊成一片，扒著他尾巴的兩隻手也使不上力。……尾巴……快點把尾巴……

「……別再開了。算我求求你、求求你好不好？……我好不容易才讓你忘了那些事……就這樣不好嗎？跟我一起生活不好嗎？只是個人類而已、他不值得你——」

「……我想……做……什麼……」血順著她的嘴角流了下去，「……我……自己……決定……！」

—

……奶奶？

怎麼啦、小佑？

等到很久以後……一定要由姐姐來管理這座山嗎？

……怎麼突然問起這個？理論上是要這樣沒錯……她是你們之中最有天賦的一個。

……奶奶你說過，現在山的靈氣已經分散到各處……要由下一任管理者來聚集起這些靈氣對吧？

是這樣沒錯。

……但是、但是要聚集靈氣的話、是不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都不是純粹的山中住民、所以要靠一個契機捨棄掉一部分才可以……

……佑。

……奶奶？

……你有著能為小槿著想的心確實很好。不過、之後要怎麼做都是她的決定。……我告訴了你很多別的小蛇不知道的事、但我並不是想因此讓你擔心。

……嗯。

……我是希望在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你都可以陪著她坦然面對、不管她做出怎樣的決定你都可以支持著她。……畢竟你是她唯一的弟弟、是吧？

……把我……放開……！

藍色的尾巴攢成一團對著他的肚子來了一拳，借著他鬆開她的空檔、她衝過去把他按在了地上。他們兩個在兒時一起玩耍的空地上扭打在一起，從前村裡的孩子都知道他們關係好、好到從來都沒打過架。她抓他、咬他，他身上的帽衫被她扯成了一條條，「……別妨礙我……！」

她壓在他身上、半空中握起的拳無論怎樣也揮不下去，……那是在笑嗎？那雙和自己幾乎一模一樣的眼睛只是空洞地望著她。

小佑、從今天開始你就要跟我們一起生活啦！

小佑、這裡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玩耍的地方喔！晴天的時候有很多陽光、暖洋洋的很舒服呢……

小佑、你肚子餓不餓？我給你抓了小老鼠！剛長出毛的、軟乎乎的、可好吃啦！

小佑、你都長這麼長啦！今年也要多吃一些、好好長大喔！

……你在說什麼呀、小佑！你當然是我最喜歡的小蛇啦～！

「……拜託了、不要咳了，我馬上就……」

那是她挖出來那顆蛋的地方、讓她以為自己終於不再孤單的地方。她奮力地挖著土，把想要復甦的對象埋進去、聚集山的靈氣，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會以新的形式再度甦醒。……會成功的、一定會成功的，高杉說過賭注就是越大才越有趣、這是我的一切、現在除了高杉之外我已經什麼都……。變

成蛇也無所謂，我會教他怎麼保暖、怎麼蛻皮、怎麼活用尾巴！高杉教給我像人類一樣生活的方法、那我就把我們該如何生活全都教給他。然後我們會一起回家、一切都會像以前……

……或許也不能總是想要回到以前。……沒空管那麼多了，她咬破手腕緊貼地面，……山中萬物的母親、我以山之子的名義請求你……

……將草木山林中的浮散靈氣……歸還於大地。

—

「……坂本、你可以過來一趟嗎？……我們得到了些線索、高杉的車子現在在北陸的某座山附近。……應該是那兩條蛇開車把他帶走了，要是可以的話希望你稍微準備一下、然後我們立刻出發。……拜託了。」

四

……好……痛……

……動不了……

她猛吸了一口氣、劇烈咳嗽後吐出來的也不知道是血還是什麼東西，沒辦法合上的眼皮下是被紅色糊住的什麼也看不清楚的眼睛。

……要回去……找他……

動不了、除了尾巴哪裡都動不了，山之子用身體作為媒介聚集靈氣、但她身體中人類的那部分沒辦法承受住這樣的衝擊。她聽也聽不到、看也看不清，……是不是人身的部分骨頭都碎得差不多了？

……集中精神……用靈氣……

……動起來……！

碎掉的肋骨扎進了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什麼黏糊糊的東西順著胸下流了下去。

……高杉、高杉還……還在家裡等我……

……我……嘶……

—

「……高杉？你感覺怎麼樣？……我明白了。如果有任何異常的話及時聯絡我。」

……難得久坂這傢伙這麼關心我。

高杉把剛買回來沒多久的新手機扔在一邊、指尖順著脖子滑過鎖骨，鏡子裡他的胸前一片看起來只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人類皮膚。……不對、觸感好像不對？……還是少了點什麼？他說不上來。不過此刻「好像不太對」的事情、卻不只這麼一件。

—

……可、可以動了……！

她用尾巴做支撐、讓身體靠上牆面，……哪裡來的牆？我這是在……以前住的山洞裡？我明明記得我是在……

身上還是很痛、她用手胡亂揉著眼睛，……得吃點東西、找件衣服。……要回家、回家，他還在家裡等著我……

一股無形的力把她拽了回去、她砰的一聲摔在了洞口。

—

……他們都在隱瞞些什麼。

直覺告訴他那種微妙的違和感來自於此。從據點的治療室裡醒來、隨身的物品只有他總帶在身上的翡翠骰子和一串掛著小兔掛件的鑰匙，唯一可以確定的只有那掛件不是由他掛上去的。家裡的氛圍也是有些說不上來的陌生，他翻了半天也沒能找到原先的手機。……不光是手機、筆記本和平板也找不到，簡直像是有人怕他發現些什麼就提前把這些東西都拿走了一般。

……到底是為什麼……

他在家中四處轉悠著、試圖從中找到些什麼線索，……儲藏室裡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紙箱？他翻了翻，裡面塞滿了還沒開封過的暖暖包。

—

……還真是運氣好！

她往嘴裡胡亂塞著老鼠，沒想到剛出山洞就抓到了東西吃。……不過本來在身上的手機不見了、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些小猴偷去了呢……。還好外套還在，她掏了掏口袋，……糟糕！裡面的鑰匙也不見了。……不過沒關係、高杉會給我開門的、他一定已經沒事了！我能感覺得……

……她摸著胸口，我們之間的連結原本也是這麼微弱嗎？

—

車後座捲成一團的帶著卡通圖案的毯子。

客房的房門上被揭掉的貼紙的痕跡。

櫥櫃裡多出來的碗。

書架上的他並不感興趣的漫畫。

三味線的初心者練習用撥子。

隨處可見的空相框。

平時不會用到的調味料和大了一號的餐桌。

客廳裡的完全沒有下單過的印象的被爐。……沙發也被換過。

……是妹妹來東京的時候過來住過嗎？……還是我和哪個女人談了很久？不、我應該不會和那種會在房門上亂貼貼紙的女人住在一起。他打開客房的門，白床單上的被子疊得整齊，衣櫃裡空空如也，小書桌的抽屜裡就和他想得一樣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嗯？

他盯著手裡剛從抽屜裡翻出來的麥當勞優惠券，……下面小字標註的日期還很新。

—

沒有地圖、沒有手機，她裹著外衣一瘸一拐地順著小路向記憶中家的方向走著，放在口袋裡的錢包裡有些零錢、可是她連車站都找不著。公路上開車經過的人看她連鞋子都沒穿、好心載她去了距離東京有直達巴士的車站。她好好對人家道了謝、掏出錢包數了數裡面的紙幣，……剛剛好還夠一張回東京的車票。

……高杉、高杉，我馬上就回家啦。

……肚子好餓了。等我到家、一起去吃點好吃的吧……

末班巴士上的乘客寥寥無幾，她靠在座位的靠背上，睡吧、睡吧，等醒過來的時候就可以回家啦。

—

叮咚。

……門鈴嗎？這個時間……是什麼上門推銷的從業者嗎？

他披上襯衫打開門，……是個女人？她的頭髮亂蓬蓬的，但那件藍色的外衣……

……如果有女友的話、大概會想要買給她吧？

「……我回來啦！你果然已經沒事啦。對不起、我好像睡了很久才醒過來。……你怎麼樣？身體還痛不痛？還會不舒服嗎？我肚子好餓了、快點讓我進去換套衣服然後一起去吃點好吃的……麥當勞！我想吃麥當勞啦！好久都沒吃了、現在是不是已經有新的限定品啦？高……」

似乎是因為看見他讓她很高興，她咧開嘴給了他一個大大的微笑、接著噤哩咕嚕地連著說了一大串，她仰起頭想看看他、而他臉上的表情卻讓她把講了一半的話憋在了嘴裡。

……你一定會後悔的。

她腦袋裡突然響起搭檔的聲音。

「……抱歉。你是……？」

—

「我、……我？等等、看到這個你肯定就能想起來了！」她翻找著內側口袋，項鍊、項鍊呢？……在這裡！她滿懷期待地拽出那條細繩，「……欸？」

原本作為掛墜的翡翠骰子在她掏出項鍊的那一刻碎成了一堆小片，……騙人的、這是式神的媒介、怎麼可能說碎就碎了？情急之下她把項鍊塞回口袋，……讓我想想……胸口！你的胸口應該有我的……

他狐疑地打開上面的幾顆扣子、扯開襯衫領口給她看，……原本有她鱗片的部分現在也只是普通的人類皮膚而已，就像她和他的儀式從來都沒進行過、就像他從來都沒有賭上自己的命奮力想讓她留下過。她掃視著四周、尋找著任何能證明她曾經住在這裡的物件，可是玄關的鞋櫃裡沒有她的鞋子、掛外套的小衣架上也沒有她的圍巾，原本一進門就能瞟到的他們的合影也只剩下了一個空相框。

就像誰把她從他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一樣。

—

「……對不起。……是我……我認錯人了。……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你不是人類吧？你怎麼來到這裡的？你需不需要我……」

她不知道她到底說了幾次對不起，她推開他的手連電梯都沒有等、直接轉身推開樓梯間的門衝了下去，光著的腳跑在水泥台階上啪噠啪噠響。

「……喂！等等、你……」

撿起掉在地上的綠色碎片，雖然已經不成樣子、但他一下就認出了那是什麼。他在口袋裡掏了掏，手心裡碎片的材質和自己的那顆骰子一模一樣。

—

……我該……去哪……？

她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渾身上下的關節又開始發痛。……果然人身的部分已經完全沒辦法癒合了、現在用靈氣動起來也只是勉強強的……

街角的麥當勞、便利店、不知道等了多少次電車的車站、搭檔經常會一個人去的食其家，好像哪裡都有他們三個一起走過的影子，明明周遭的一切都沒變、為什麼我卻無家可回了呢？她站在便利店門前透過玻璃向內望，幾年前的高杉在自助結帳台前教她怎麼數零錢、怎麼買便當。

……高杉……

她順著曾經的家樓下的那條路一直走一直走，身上髒兮兮的外衣和長裙讓路人都繞開了她。

……小佑打工的店……

……小佑好棒喔！是家裡第一條有工作的蛇了喔！

……別這麼說。……只是打工而已。

……嘿嘿、小佑已經是條大蛇啦……我真的好開心……

……別、別哭啊！姐姐……！

……現在到哪裡去了呢？小佑……

……身體好痛。快走不動了……

……好餓……好睏……

「……吃點東西吧？」

……有漢堡的香味。她仰起頭，「……龍、龍馬……？」

—

「……簡直就像我剛遇到你那天一樣啊。」龍馬把裝著熱茶的馬克杯放在了茶几上，「感覺好点了嗎？」

「……嗯、還好。」她裹著毯子盯著茶几發呆，「……謝謝你。」

「……晉作的情況……我們也很抱歉。那天我們在山上找到他的時候、他就已經……」

「……什麼都不記得了嗎？」

「……準確點來講、他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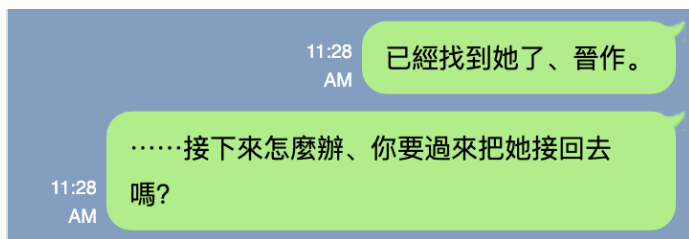
她突然覺得胃裡在翻騰。

「……停在了你們第一次相見的前一天。」

—

11:27
AM

已經平安接到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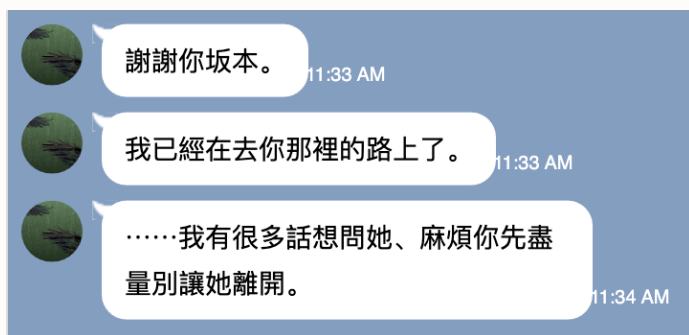


分別發送完兩條消息，龍馬按下手機的鎖屏鍵，她還是在沙發上捲成一團捧著杯子發呆。

「……那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嗎？我也可以再幫你安排住處。」

「……我……」

杯子裡茶的熱度把她的手捂得暖暖的。……現在說放棄是不是還太早？



龍馬瞥了一眼手機，另一位和他預想的一樣已讀不回。

「……謝謝你買漢堡給我。」她放下手裡的杯子，「……我就不在這裡多打擾了。」

「不、再等等吧、槿？……先想個計劃出來會比較好吧？你要是想回到山裡去的話、我也可以幫你買好車票……」

「……沒關係。」她套上外衣，「……我自己回去就好了。……謝謝你。」

「……你看、你連鞋子都沒穿、起碼讓我找雙鞋子給你怎麼樣？阿龍的尺碼和你差不多、我這裡應該還有……」

「龍馬。」

「怎麼啦？」

「我不想見到他。……我不想見到現在的他。讓我走吧、好嗎？」

—

……抽屜裡的優惠券、她說想吃麥當勞。

摸上去冰涼的手和儲藏室裡的暖暖包。

從她口袋裡掉出來的和他的骰子本屬一對的翡翠骰子碎片。

不會錯、就是她……在我這裡住了很久。

可是為什麼我會和怪異一起生活？為什麼所有人都在試圖隱瞞她的存在？

她問我身體還會不會不舒服……是我生了什麼病嗎？

……噏、噏、噏。

「怎麼了、坂本？」高杉用新手機接起電話，「我已經在你樓下了。」

「抱歉、晉作。我沒能攔住她、她剛剛……」

「……沒關係、我知道了。」

會逃走這點也和他預想中大差不差。……應該還沒走遠，她似乎很想避開我、所以會選擇……

……走後街的小路。

她嘴裡念叨著、拐過彎後下意識地在樓與樓之間的小路上跑了起來，她知道他在一步一步逼近、可是乾癆的解釋除了徒增懷疑以外起不了任何作用。……總之現在要先找找看還有沒有什麼方法！我好不容易才救回來了你、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就——

黑色的車子攔截在小路與大路相交的路口，突然踩下煞車爆發出的輪胎與地面的摩擦聲刺耳得讓她齜起了牙，對不起、現在我還不能好好面對你、所以——！

……那是……尾巴……？

她雙手撐著他的引擎蓋，只有一瞬間、但他看見了在陽光下泛著奇異光芒的藍色鱗片，……倒是還挺漂亮的。她翻過他的車、飛快地鑽進了前面的另一條巷子。……她的方向感不是很好，他把車子調了個頭，……所以她會……

……怎麼走到死胡同裡來了？真是的、龍馬家這一片真的很難走……糟糕！

「抓到你了。」他攔在她面前，「……我只是想問你幾件事。」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你不在乎我了嗎？」

她的五官扭曲了一下。

「……別裝了、我知道你什麼都不記得。……所以我沒什麼好說的。」

「你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她別過了頭。

「……我們曾經是……戀人的關係嗎？」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問些什麼了。身為陰陽師的人類與怪異相戀、這種荒謬的事……

竟然還有一絲符合他。

「……不是。」她隔了很久才開口，「……我可以走了嗎？」

她撞開他的肩膀、頭也沒回地出了巷子。

—

很難講清楚他為什麼會對肯定的答案感到期待、就像他下意識地想拉住她不讓她走掉。她要去哪？她還有沒有能住下來的地方？他沒辦法開口去問。

「……等等。」

「你還要做什麼？」

「拿著這個吧。」

他遞給她一個小袋子，那是她放在車子上的開車用的備用平底鞋子，……這大概是她唯一一件遺留下來的東西了。

「不管你要去哪、鞋子總能用得上。」

她緊緊捏著袋子、可她連一個謝字也說不出口，情緒揉在一起擰成了一顆球。就算你不記得我了、你還是會對我這麼好，可是這種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好讓她鼻子發酸。如果放在以前的話、你是不是會送送我？從他這裡得到的特權沒有了、那份獨屬她一份的偏愛也沒有了，它們還會再回來嗎？她不知道，他就站在她面前、可她已經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她沒剩下多少時間了。

—

「你來了啊。」慶喜在他辦公室的椅子上挺直了身子，「怎麼樣？高杉已經沒事了嗎？」

「……大狐狸。」陽光晃過的眼瞳縮成了狹長的一條，「……為什麼騙我？」

「……騙你？為什麼這麼說？」

「……之前你對高杉的事一點都不驚訝。……況且平時、你也不怎麼會乖乖待在東京的辦公室裡吧？高杉出了事之後倒是一直在這裡了、好像特意在等著我們來、甚至還『碰巧』知道山之子的事。……有點過於碰巧了吧？怎麼會有那麼剛好的事？」

「我理解你為什麼懷疑我、但我沒有騙過你，……沒有被講明全貌的事實也是事實。我是稍微調查過你的背景還有高杉的一些事沒錯……不過只是出於好奇。」

「喔、只是出於好奇是嗎？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身體已經開始承受不住的事了？」

「……我知道。……但我沒想到會嚴重到這種程度。」他直視著她的眼睛，那其中是所謂的真誠嗎？「……我向你道歉。」

他們一起沈默了一會，她移開目光，「……你不知道會失去記憶的副作用嗎？」

「失去記憶？……什麼意思？他……」

「……別再裝了！方法是你提的、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會造成的後果！？他……」她握緊了拳，「……他不記得我了。他的記憶停在了遇見我的前一天。……關於我的所有東西、我們的契約、我們的媒介、我在他身上留下的我的鱗片、全部都……肯定是哪裡弄錯了、你肯定知道些什麼的……！」

「……你先冷靜一點！我真的不知道會有這種副作用。……契約消失了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一點都……」

「……我感覺不到他了。什麼都……」她把手按在他的辦公桌上、支撐著自己因為情緒激動又開始發痛的身體，「……什麼都……沒有了。」

「……先從頭好好想想。你修復過他的身體、接著帶他去山上喚醒了山的靈氣，……這些都沒錯吧？你還做過什麼別的事嗎？」

她搖了搖頭。

「那你醒過來的時候呢？失去記憶是在那個時候就發生了嗎？」

「……我醒過來得很晚。當時龍馬他們找到了他、據龍馬所說當時就已經……」

她對那天的記憶也有些模糊、她努力拼湊著那些零散的畫面，被土覆蓋起來的那張有些慘白的臉、血從身體裡流出來的不適和眩暈，突然鑽進腦子裡的那些曾經在村子裡生活的日子和村子消亡的那一夜。她好像看見了奶奶、好像聽見了本應屬於自己的命運，直面現實的痛讓她蜷縮在被埋在土地下的他身邊。

……要是你……從來沒遇見過我就好了。忘了我、然後安安穩穩地度過餘生吧……

……因為現在的我……已經……

不可能再離開這裡了。

五

……可以確定的是她確實在這裡生活過。

高杉靠在沙發背上思索著，……但還有很多謎要解明。為什麼她的東西都不見了？是誰拿走了？這個人的動機是什麼？

首先可以排除坂本，如果他就是想抹除她存在的罪魁禍首、他不會答應我之前讓他幫忙接下她的請求。桂和久坂……他們在聽我問及她時的反應、更像是有人提前跟他們打好了招呼要對我封口。至於其他的人……

他打開剛買好沒多久的新手機，翻起了同步過來的通訊錄，這位想抹除她存在的犯人拿走了他的手機、卻好像不知道可以通過登入帳號來在新手機上同步數據。犯人能在門鎖完好的情況下拿走公寓內的東西，說明很有可能和我有某種程度上的聯繫。不過因為工作的關係、通訊錄中每年增加的人都不少，托這幾年的記憶空檔的福、讓他毫無印象的名字比比皆是，排查工作比他想得還要複雜上許多。

換個角度想想……犯人持有鑰匙的機率會有多大？

……鑰匙上的小兔掛件……

她會住在這裡、有鑰匙也很合理，所以我醒過來時在我身上的鑰匙應該是她的那一串沒錯。看她那天出現在家門前的反應、她對於物品被清空一事一無所知，顯然她也沒有這樣做的動機。

他翹起腿，在沙發上換了個姿勢，……還是以前的沙發舒服一些。換掉沙發一定也有一個理由，是她喜歡的嗎？這個風格倒是更像我自己挑的。他彎下腰研究起了新沙發的構造，……有可以……拉出來的部分？……沙發床？

……多出來的碗、大了一圈的餐桌……

……這說明……

……犯人曾經或許也住在這裡。

—

犯人也是怪異嗎？犯人和她會不會有所關聯？為什麼不惜睡在客廳也要住在這裡？

找不出答案的問題越來越多，他皺了皺眉，家裡的物件都已經翻過了、通訊錄也沒辦法篩出什麼有用的信息。既然犯人曾經住在這裡的話……

他點開聊天軟件，沒想到時常備份消息記錄的習慣居然還真的有幫上忙的一天。他看著等待恢復數據的進度條，也先別高興太早、萬一這裡面什麼有用的信息都沒有……

他眯起眼睛盯著被置頂起的聊天框，那上面沒有名字、備註只有一個花朵的表情符號而已。



5/25 (金)



今天也要忙到很晚嗎?

6:13 PM

Read
6:15 PM

已經準備回家了

Read
6:15 PM

想吃點什麼?



太好啦! 🍔一份拜託拜託、超感謝!

6:16 PM

Read
6:17 PM

前幾天不是剛吃過嗎?



高～杉～

6:17 PM

Read
6:18 PM

真拿你沒辦法

Read
6:18 PM

接下來幾天我會煮飯、所以這是這週最後一次了



我知道啦! 你最好啦～

6:19 PM

6/2 (火)



今天在這裡碰到了很兇的客人……

3:27 PM



高杉、快接我回家QQ

3:27 PM

Read

3:28 PM

他還在店裡嗎？已經在路上咯



他沒在啦！一會去吃點好吃的吧……

3:29 PM

Read

3:30 PM

下次遇到這種情況早點告訴我。



嗯！我知道啦

3:31 PM

8/22 (水)



高杉～！還是在以前的路口等我喔？
好像有些擁堵、麻煩你啦！

4:42 PM

Read

4:43 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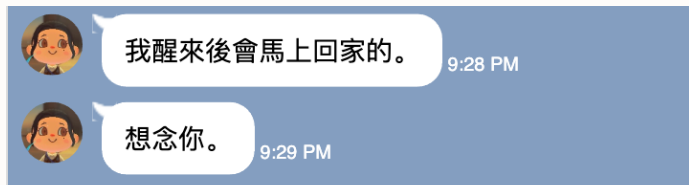
嗯。



嘿嘿、一會就能見到你啦～路上小心
喔！

4:44 PM

可以追溯到四年前的聊天記錄、數不清的照片和可愛表情、就算只是看看也會覺得有點肉麻的言語。……明明都用這樣的語氣講話了，他苦笑起來，還說什麼不是戀人……



……這樣的話、我不就是個無情的混蛋了嗎？

「……好一點了嗎？」

「……嘶……」

毛茸茸、軟乎乎、暖洋洋的……這是我的加熱毯嗎？但是上面沒有我的味道……毛好像也有點長。她用額頭在身下疑似加熱毯的毛茸東西上蹭了蹭，……只是在做夢嗎？我是不是還在家裡的床上、裹著毯子亂想……？

「想再睡一會的話也沒關係。」

……這個聲音……不是高杉、也不是小佑……但是很熟悉……

被捲在尾巴裡的那部分似乎搖了搖，什麼呀、怎麼還會……她揉了揉眼睛，貼在她面前的是一片金色，對她噴出熱呼呼的氣息的同時還有兩隻尖耳朵在動。

「……嘶、狐、狐狸！」她本能地對著他齜起牙，「你這傢伙……」

「哎呀，你剛剛看起來好像很冷、我下意識就……」慶喜還是沒變回人形，「抱歉。」

「……我……睡著了？」

「你沒印象了嗎？剛剛你講著講著話突然就倒在桌子前面了。……也算不上是剛剛了、已經過去了一夜。」

她掙扎著想從他的狐狸身體上爬起來，但尾巴卻怎麼也不想放開他的九條大狐狸尾巴中被自己纏住的那一條。很溫暖、很安心，比人類製造出來的被窩還要柔軟舒適，她一瞬間想就這樣盤在他身上繼續睡下去。……狐狸的魅惑對她也會有效嗎？還是說只有比她年長許多的天狐才能做到？

「……我要離開了。」

沒時間再在這裡耗下去了，去找能恢復高杉記憶的方法才是要緊事。她勉強強地從他身上坐了起來，先化形回人類、然後穿上鞋子……唔。

她想抓住鞋子的左手無力地垂了下去。……別開玩笑了、怎麼能在這種時候……

「……喂、你怎麼了？」

什麼東西順著下巴滴了下去，她低下頭、髒兮兮的長裙上沾上了些紅色的痕跡，隨著她低頭的動作還在不斷增多，啪嗒啪嗒地連成了一片。她捂住口鼻，血腥味混雜著一股噁心感在她的喉嚨處翻湧，拜託、別在這個時候……她翻到旁邊的地板上，……起碼別把這傢伙的狐狸毛弄髒了，唔……！

她咳嗽著、嘔出來的血塊黏在了地磚上。……該回到山裡去了、已經沒辦法硬撐下去了，靈氣、需要山的靈氣……可是不行，高杉他、高杉他還……

「讓我看看。」聞到血腥味的慶喜跟著變回了人形，他拽開她的手、扯下了她的外套，「你……」

無袖的別緻連衣長裙下露出的左臂已經像屍體一般毫無血色，那讓人不太舒服的青色還在順著她的肩膀向上爬。……糟糕、因為她沒有體溫、剛剛完全沒注意到異樣……。他眯起眼觀察著她身體裡面的部分，血液以一種常人理解不了的方式在她破碎不堪的身體裡流動，人身部分的骨骼、神經、甚至是肌肉都已經開始溶解。

……這是……聚集山的靈氣帶來的後果？

只有人身的部分受到損傷，是因為在聚集時人類的部分無法承受那麼多的靈氣嗎？……所以現在只能依靠山的靈氣來維持原先的狀態、也就是說……她不能離開山裡、不能離開靈氣的來源。

她用右手從他手裡一把扯回她的外衣，「……看夠了嗎？我要離開了。」

「我送你回到山裡去吧。我可以現在就叫人安排……」

「用不著。……還沒到回去的時候。」

「……你這副樣子不回到山裡去還能撐多久？幾天？幾小時？你不要命了嗎？」

「……現在這樣和死去也沒什麼區別。」她跌跌撞撞地走向他辦公室的門，「……我要修正這些……我沒能做好的事。」

—

為什麼會對自己許下的願望後悔呢？

我想讓你快樂、我想讓你幸福、我想讓你健健康康的。因為你說過的、要為在乎的人著想。

可是我也很自私。是因為我有一半是人類嗎？我也曾偷偷幻想過突然出現在你身邊、把圍著你的那些女人都驅散開，把正在加班的你拽回家裡來、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占滿。

但要以什麼名義呢？

我只是借住在這裡的房客、只是你的式神、只是和你並肩的夥伴。

……我喜歡你、曾經的你也說過喜歡我、這樣就足夠了不是嗎？

可是為什麼在你問我是不是你曾經的戀人的時候、我會那麼難過？

—

……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

她會有去處嗎？怪異應該也有自己原本的居所才對……可是她的臉色看起來不怎麼好。

……如果當時強硬一些把她接回來的話……

……當務之急還是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高杉翻著手機裡的紀錄、還有一個人也很讓他在意，同樣沒有備注名字、就連表情符號也沒有。

「Y」

暱稱相當敷衍、只有這麼一個字母在上面，聊天記錄更是簡潔得不能再簡潔，基本上只有一些「到了」「知道了」這樣的簡單句子、連一段完整的對話都找不出來。個人資料裡也是什麼都沒有寫、頭像只是隨手貼上去的一張沒什麼意義的植物照片。

……線索到這裡就斷了、這點信息根本什麼都看不出來。……不過這些到底有什麼意義？知道是誰拿走了她的東西、知道為什麼這幾年的記憶變成了空白，然後呢？不管曾經是怎樣的關係、她作為怪異顯然也不應該繼續留在這裡，就算是我能找回前幾年的所有記憶……

……她是不是會……再對我笑起來？

……真是的、這都是在胡思亂想些什麼？她都親口否認了原本是戀人的關係、那麼這件事到此結束不就好了？可是莫名消失的記憶就像是誰無聲地把什麼東西從他這裡偷走了一樣讓他心煩，這個想特意抹除掉她存在的傢伙更是讓他不爽。……這幾年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他又點開了和她的聊天記錄，明明只有那麼一個花朵的表情符號，但他知道那就是她、就是那個毫無印象但僅是皺眉就能讓他胸口一陣發悶的女人。在那對話框裡成千上萬的語句中從未講過喜歡和愛，可幸福卻從文字與氣泡的空檔之中流露了出來。

人對未知的事物總是充滿了想像，不論重要與否、有好奇心的傢伙總會產生求知慾。我和她是怎麼認識的？又是因為什麼她才住到家裡來的？既然她是怪異、又是怎麼留在這裡的？他捏著口袋裡的骰子碎片，……我還給了她這樣貴重的東西，我們的關係是怎麼開始的、已經到了哪一步了？可我現在就連她的名字都沒能……

他對著從落地窗透進來的光看著手裡的骰子碎片，那是他還在上海時從一處古董商人那買下的。兩顆骰子由同一塊翡翠雕刻而成，萬物皆有靈性、翡翠更是匯集了天地靈氣的靈玉。久坂對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嗤之以鼻，這是在外面給自己亂花錢找的說辭吧、晉作？低頭擺弄著骰子的他倒是沒怎

麼在意，這不是挺好看的嗎？有哪一天遇見想跟她長長久久的女人了、我就把其中的一個送給……

……這是什麼？她仔細看了看他手中的綠色小方塊，……玉？

……是翡翠。從今天開始、這就是我們進行過儀式的證明了。

……嘶？可是你身上已經有我的……這樣也還需要媒介嗎？

……多一件總比沒有好。他舉起已經打了孔做成項鍊的骰子溫柔地為她戴上，……這樣看還不錯吧？

她低頭看著脖子上的項鍊嘟囔著，這還是我第一次戴首飾呢……。他心裡湧起一股像是剛剛在自己心愛之物上貼下名牌的小孩子般的暢快，她平時不會主動穿綠、但他就是想想方設法地讓她沾上些他愛的顏色。此刻的那一點綠很襯她、用骰子作為掛墜的項鍊古靈精怪中也透著可愛。

……謝謝你。她舉起還纏著繃帶的胳膊、用指尖輕輕戳著脖子上的骰子，……我是不是該說、謝謝我的陰陽師大人啦？

—

……儀式……媒介……

……她是我的式神？如果是這樣的話、留在身邊似乎也能說得通。不過剛剛那是……我之前的記憶？這小小的碎片裡說不好還真的有靈氣在裡面。

……但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能拿到更多碎片的話……就能找回之前的記憶了？

沒想到能解決這一切的方法其實就在眼前。可具體要怎麼做？碎片是從她口袋裡掉出來的、或許應該先從她可能去過的地方開始搜索。坂本家附近

的小路……他沒有在那裡看到任何綠色的物件的印象。她還翻過了我的車……

憑著直覺下到車庫、他打開引擎蓋用手機的手電功能在裡面照射著，直覺不會出錯、那小小的綠色碎片像是在等著被他找到一樣、正靜靜地躺在引擎飾板的凹槽上。

……找到是找到了、但要怎麼喚起其中的片段？第一塊碎片是在玄關附近撿到的，片段中的背景……似乎也是在玄關。他乾脆開門坐進了駕駛位，……她也會開車嗎？雖然是怪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或者……如果我有不會開車的女友的話、我會教她開嗎？

……不行。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嗎？車上像是會屬於她的物件倒是不少，出於某些原因、犯人並沒把放在車上的她的東西拿走。……沒有車鑰匙？還是單純忘記了？醒過來的時候車子是在據點的車位上停著，……是因為直到我回來時車子都沒有停在家這邊的車庫裡、犯人才遺漏了這一點嗎？

他看著掌心裡碎片，現在的這些線索還不夠拼湊出些什麼。不過既然她和我進行過式神儀式……那是不是意味著官家的陰陽師那邊會有記錄？片段中她沒有說完的話也讓人在意，……我身上有她的什麼？……我把她的什麼東西植入了自己的身體裡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現在什麼都感覺不到？問題越來越多，他乾脆系上安全帶、按下了車子的發動鍵。

針對怪異「隱刀」的觀察點已錄：

九月二十日

「隱刀」為半人半蛇的女性怪異。為了尋找其「搭檔」現在借宿於我，高杉晉作的公寓。

對吃東西好像很感興趣，對人類世界了解甚少、喜歡躲在被子裡。

性格溫和、但是不受說話，遇到講不明白的事會突然溜走。

鱗片是很漂亮的藍色。

明日將會對具體的尋找工作進行日程規劃。

六

「你先等等。」

「……走開。」她有氣無力地推開突然閃到她眼前的那隻狐狸，「我沒有時間跟你耗下去了。」

……真是固執。慶喜嘆了口氣，「既然你這麼執著、起碼讓我幫幫你吧？」

「還能幫什麼？……現在這種狀況、你也什麼辦法都沒有。」

「你的身體需要靈氣吧？」

「……你要做什麼？」

「能與山的靈氣相提並論的……只有天狐的靈氣了吧？」

「我不需要。」她頭也沒回地繼續向前走著，「你自己留著用吧。」

「為什麼？……能讓你多支撐幾天的靈氣、怎麼想都很實用吧？」

她確實很需要能夠維持她繼續活動的靈氣。……不過、傳遞靈氣的方法……沒什麼理由、但她不想。可身體惡化的速度已經容不得她多考慮，僅僅是回到樓下大堂這麼一小段路就讓她上氣不接下氣，……接下來又該怎麼辦？沒有時間了、也沒有一點頭緒。如果真的就要死在這裡的話、起碼讓我再看看……

她抬起頭、呆望著正在推開玻璃大門的那一抹綠，「高……」

—

「怎麼？……哦、還真是巧。」

大廳裡無處可躲、她一著急乾脆站到了慶喜身後。……現在該怎麼辦？他怎麼會到這裡來？……是從龍馬家出來就一直在跟著我嗎？

「……我不想讓他看見我這個樣子。……幫幫我。」

「幫忙？……好啊、你想要第一種幫法還是第二種幫法？」

「……什麼？……隨便。」她緊張地偷瞄向他的方向，還、還好，他沒有注意到這邊，「……快、快點，隨便弄個什麼咒術把我們……唔！」

戲弄他人之心自每隻狐狸出生之時便已存在。那個動作對怪異來說代表不了任何東西，但是對人類來說……

一瞬間大廳裡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們兩個身上，窗口後的工作人員們對著他們的方向睜大了眼睛，那、那不是那位大人嗎……？那個女人又是……？中間來辦理事務的無論人類還是怪異也全都跟著看了過來。她急得想哭、而她在現在這個狀態下更是不可能把本身就比她強大的年長天狐推開，那股天敵的味道也讓她喘不過氣。無意中碰在一起的尖牙好像在提醒她只有他才是她的同類、只有他才能幫她注入靈氣，他像惡作劇一般用舌尖掃過她的信子，……居然真的是分叉的。

……手臂可以動了。

終於被放開的她轉到一旁用力擦著嘴邊，……他一定已經看到了。……看到又怎麼樣？那動作對怪異來說原本就毫無意義。可是在和他那樣做過之後、一切她原本無法理解的人類事物都被賦予了意義。逃走吧、從他眼前消失吧？沒有想像之中的複雜情緒，她只是突然希望自己能和那顆骰子一起碎掉、那樣就不會再覺得疲憊了。

—

……所以……確實……不是戀人啊。

理性的想法沒能在他腦袋裡停留超過三秒、等反應過來的時候她已經被他一把從那戴著棒球帽的傢伙懷裡拉了過來。她動了動嘴唇、但最後什麼都沒說出口，手腕被他牢牢扣在手裡動都沒辦法動。……這樣的場景是不是似曾相識？可現在要用什麼名義把她帶走？

「……哎呀、哎呀。」慶喜舉起雙手、擺出了個投降的姿勢，「好久不見、高杉。」

「我可不記得見過你這種傢伙。」他把隱刀拉到身後，「……隔著這麼遠都能聞到你那股狐狸臭。」

「這麼說話可真傷人啊、……難得我今天還噴了香水呢。」慶喜側過身子、把目光投向了身後的她，「……你也很喜歡那個味道吧？昨晚在我身上睡得很香呢。嗯？」

她別過了頭。

「……你在他那裡過了夜？」

「……放開我、我要走了。」

「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我不會讓你走。」

「……你還想弄清楚什麼？你連我叫什麼都不知道吧？……別再跟著我了。」

「我不會跟著你。」他乾脆鬆開了她的手腕，「因為從現在開始你要跟著我。」

「開什麼玩……」

她揉著手腕、同時轉身向後方的大門走去、可身後像是有什麼東西拖著她向後一樣不讓她離開。

……不能……違抗。

她摸著自己的胸口，……契約……還殘存著一部分……嗎？

「……雖然還真是不想當這個掃興鬼，但是啊……」慶喜臉上似笑非笑，「她現在可沒辦法離開我身邊。當然你要是只想和她度過最後幾天的話、我也沒意見……」

「……你在說什麼？」

「我是說、你身邊那位可愛的蛇小姐啊……」

她緊緊地拽住了自己的衣襬。

「……沒有我的靈氣、她大概最多只能支撐三天左右了吧？」

—

……三天。

期限是三天、一切都要在這三天中解決。高杉強壓著那股莫名其妙的怒火、最後還是讓她留在了那隻狐狸身邊，就算已經意識到了那傢伙只是想傳給她靈氣才做出了人類視角下的曖昧舉動、他仍舊只要是想到那個畫面就會握緊雙拳。但他不可能拿她的命來賭、所以最後也只有妥協，只是他絕不允許這樣的事再發生第二次。

本來他是打算到官家的陰陽師那裡找到他們曾經結下式神契約的紀錄，不過……與她突然產生的那股奇妙的聯繫顯然比區區一張表格更具有說服力。他沒想到會在那裡見到她、也沒抱著會這樣輕易地找到另一塊碎片的期望，一切都比想像之中要順利、或許這樣三番五次的相遇也印證了他們的緣還沒有盡。只是他仍舊不清楚自己這樣做的理由，甚至他自己想想也會覺得有些好笑，他連她的名字都叫不上來、但他卻從未對任何一個女人有過這樣的獨佔欲，無論是長相還是聲音她都不是曾經的他會主動下手的類型、可他控制不住地想去捏捏那張臉。原以為這一切都只是被好奇心驅使、而他慢慢發現這更像是一個漏洞，某種力量抹去了一切、卻沒能抹去他對她的感情，就像是誰許下了並不是發自內心的願望一般、留下了一個口子等待著他去找

尋。他也沒有過問她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他相信這一切要靠他自己理清才有意義，況且他也感覺得到……這一切似乎與他有莫大的聯繫。

……已經拿到了三枚碎片。接下來……

只要運氣夠好、想要的東西會自己送上門來。手機上傳來消息提示音、下一條線索已經抵達。

—

……夜深了。

在內側的小房間休息的隱刀已經睡下、獨自坐在一片漆黑的辦公室裡的狐狸欣賞著窗外的夜景，門口傳來輕微的脚步聲、他頭上的耳朵抖了抖。

「……我正想著你是不是該出現了。」自暗處而出的黑色身影杵在他身後，他在椅子上轉過身去，「……高杉沒告訴你嗎？她現在沒辦法離開我這裡、就算你過來也……」

那黑影突然直逼到他面前、情急之下他整個人貼在了椅子的靠背上。……他手上的是……刀？……哪裡不太對勁、這位蛇弟弟怎麼突然整個氣場都變得不太一樣了？慶喜眯起眼睛打量著眼前這條平時給人印象沈默寡言的蛇，……他的左手並不是拿著刀，而是直接……化成了刀的形狀？

「……喂、你這又是要……」

血肉化成的利刃逼近他的喉嚨，年紀輕輕的、力氣倒是不小……。慶喜放棄了繼續正面招架，他推開搭檔的手向右一翻、從椅子上滾了下去，「……我知道你一直對我不爽、但現在不是做這個的時候吧？她還很虛弱、況且你不用去幫幫高杉……」

「都結束了。」搭檔的刃尖直指他的眉心，「用外界靈氣玷污了山神大人的狐狸……不能原諒。」

「山神？……你在說誰？」

……倒是解釋解釋現在的狀況啊！他躲開搭檔的前撲，現在先儘量拉開距離、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山神大人……是指正在裡面睡覺的她嗎？可是她明明是人類和怪異的混血兒……。手起刀落、慶喜額前的碎髮都被削下去了點，這傢伙是認真的想把我給怎麼樣啊？……區區一隻幾百歲的半妖……

他甩出尾巴、九條狐狸尾巴把搭檔架在中間反向摔了出去。……真是的、用點咒術就能解決的事，但這套辦公桌是等了很久才定製好的、後面架子上可還有江戶時代的古董呢……。總而言之、現在還是先讓他開……

臉上突然傳來的陌生感覺讓他一愣，……這是……痛？……傷口……血？手指上沾著的紅色讓他沒忍住爆發出一陣大笑，……我、上千歲的天狐、官家陰陽寮的最高管理人、就這樣被一隻半妖給弄傷了？他扯下幾根狐狸毛、捏在指尖晃了晃，幾根狐狸毛變成了細線，接著再在這上面附上一點……，被他舔過的細線飄到他面前交錯在一起成了一張無形的網，已經跳到半空準備繼續進攻的搭檔就那麼直勾勾地栽了進去。他看準時機、用九條尾巴其中的四條順勢把搭檔按在了地上。

「……現在總可以好好說說話了吧？」慶喜嘆了口氣，「真是的、明明在姐姐身邊的時候那麼老實……到底是怎麼回事？……山神又是什麼意思？」

「……跟你沒有關係。」

「這件事我已經摻和得夠多了、也不差這麼一點了吧？」

「……靈氣已經被喚醒了。」搭檔面無表情，「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她必須回去、那是母親的意志。」

「……『母親』？這又是……」

「大人！您沒事吧！」

「快點把闖進來的那傢伙……！」

「喂！你們先慢著！先別把他……」

尾巴上突然一痛，搭檔吐掉嘴裡的狐狸毛、變回半蛇順著大門飛快地鑽了出去。

針對怪異「隱刀」的觀察點已錄：

十月三日

狀況一切良好，尋找工作每日都在進行，不過沒什麼進展。

發現觀察對象吃不到肉時性格會變得略微暴躁、話也會增多。不過其他問題上與她好好溝通她多半都可以理解。

方向感不太好，前日於阪本宅附近迷路。

之後為了撫平她的不滿，在其強烈要求之下購買了小兔掛件。（目前被掛在了錦是上。）

學會了看電視。不過看得有點久、可能要稍微約束一下？

牠會近視嗎？

七

……奶奶、姐姐以後……一定要繼續去做你之前做的事嗎？

……奶奶、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姐姐她……會很想你。

……奶奶、我們以後的命運……一定會如此嗎？姐姐她的命運、一定會如此嗎？

……我們還能……離開這裡嗎？

……。

他想了很多很多天、問了很多很多次，奶奶只是用尾巴揉了揉他的頭、對他微笑著卻什麼也不講。後來他似乎也明白了，他還是會想、但沒有再開過口，只是當她笑嘻嘻地拉著他一起偷偷跑下山的時候、他覺得像是有塊烏雲罩在心頭。

姐姐是唯一能繼承奶奶位置的小蛇，……隨著人類對山中資源的濫用、在她繼承之前一定要先聚集山的靈氣、喚回草木的繁榮。由她作為山之子的身體做媒介、本身不算是什麼難事，只是……

「怎麼啦、小佑？」

「……嗯？沒什麼。」

「……你覺得不好玩嗎？不好玩我們就不看啦……」

……只是那樣的話、她身體中將近一半的部分會被破壞掉，雖然在山裡還是可以照常生活、可如果離開山裡……能撐多久誰也不知道。他看著她努力踮起化形出的雙腳、興致勃勃地看著前面神社前巫女的舞蹈，人類把奶奶叫作「山神大人」、以後她也要繼承這個名號嗎？永遠不能下山對他來說倒是不會怎麼樣，可是她呢？那些和他們長著相似的上半身的傢伙們對她好像

有著無窮的吸引力，他們不遵循自然法則、他們因為一些無聊的原因打來打去、他們舉行奇奇怪怪的儀式然後誕下後代、他們生病、向被當成了神的山中住民祈禱、然後死去。

他們的一生很短、但是很有趣呀……。她總是這樣說，他們做很多有意思的事、然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好像就是在她將這句話說出口的那一刻、他心底裡的某個角落滋生出了那個願望，他知道她有朝一日一定會離開山裡、她一定會親自去到那讓她魂牽夢縈的廣袤天地下。……再和奶奶講講吧、再和奶奶說說吧，或許別的小蛇也能做到、這樣沈重的責任為什麼一定要落在她身上？回家的路上她咯咯笑著、手裡多了一串不知道什麼時候弄來的人類食物，他搖了搖頭，姐姐、這是你從哪裡拿來的？

剛剛那邊的哥哥送給我的！嘿嘿、還蠻好吃的呢……

那些阻撓她的話最後也沒能說出口，……快些吃吧、可別讓奶奶發現了，姐姐。

—

奶奶、我們回——

……奶奶？

奶奶不在了。同伴的語氣冷冰冰的，你又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只是在山裡……

胡說八道！你又跑下山了對不對？奶奶早就說過……

我、我只是……！

……奶奶、奶奶她一直在叫你、想和你見上最後一面。你呢、你還在山下和人類一起玩！

什、什麼最後一面……？……奶奶、奶奶她……

……奶奶不在了。同伴哽咽著，……消散了、沒有了！奶奶說也差不多到時候了，然後就、然後就……而你只想著帶你那個蛋生的怪弟弟在山下玩！……你這樣的傢伙怎麼能、怎麼能繼承奶奶的位置？你這個每天只知道任性的傢伙、總是在給大家添麻煩……！

中間的對話他不太記得了。

他用尾巴和手擋住那些想對她撲過來的同伴、最後乾脆整個人擋在了她面前。平日裡一起玩鬧的同伴和他們兩個扭打在一起，滾出去、滾出村子，現在奶奶不在了、沒有人會繼續偏袒你們兩個了！

這也是我們一起生活長大的村子、憑什麼我們就要走？

滾回你的蛋殼裡去！

你們不要再——！

大地悲鳴，草木枯槁、鳥獸散去。最心愛的孩子消散、更小的孩子們沒辦法承擔起她的責任、甚至還在一起爭執不休。……現在想想、可能因為他們多少都流著一半的人類之血吧？他們不歡而散、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處去。……然後就在那一夜、伴著那陣噏人的煙，村子裡什麼都不剩了。

—

只是一些不應該被回憶起的無用的事罷了。

他的腦袋很亂。

他看著高杉完好如初的身體，胸口已經沒留下一點她鱗片的痕跡。……那是被稱為母親的山留下的旨意嗎？……或許就算是這樣寬容的母親也會因他們這樣任性的行為生氣。他擅自讓她忘記一切、她擅自離開山裡不願再回去，本就散亂的靈氣因為多年的無人管理更是雪上加霜。

……母親想讓他們回去。……母親想讓她回去。

他用匿名帳號聯繫久坂、告訴了他高杉車子的位置。他把變得破破爛爛的她抱進他們以前一起住下的山洞裡，猶豫再三後還是拿走了她的鑰匙和手機。……如果選擇了這條路、那就不要再回頭了。可是當她走出山洞、跌跌撞撞地走在山腳荒蕪人煙的公路上時，他還是為她抓好了老鼠、攔下了一輛又一輛大路上的車子、詢問他們可以不可以到那條小路上去捎一個女孩子一程。趁著高杉還在據點休養、他走進了那間他們一起生活過的家，……或許是時候來修正這一切了、是時候做些什麼讓她徹底死心了。……燒掉吧、就像人類當初對我們做的一樣？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過、就當這幾年只不過是她睡迷糊了的一場夢？

他舉起她睡覺時總是纏在尾巴裡的小兔，……可是它又做錯了什麼呢？他撕不碎那些照片、就像他也沒辦法殺那隻狐狸。他什麼都做不了、身體裡像是有什麼在撕扯著他一般的痛。他本是不該出生的殘次品、是她賦予了他新的生命，他曾下定了一定要一直守在她身邊的決心，但現在呢、現在她到底想要什麼呢？我不會因為任何事改變一分一毫對她的感情，可是當她為了一個只是認識了幾年的人類做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又該到哪裡去呢？如果一定要被迫看你因為那傢伙而痛苦、那最開始又為什麼要救下我、選中我做你的另一半呢？姐姐、你到底有沒有、有沒有像喜歡那傢伙一樣、喜歡過我呢？

—

「我之前托別人寄放在店倉庫裡的東西？……嗯、我現在就過去取。麻煩你了。」

直接在半路調頭開往自己的酒吧、高杉跟著當班的伊藤直奔店後的倉庫。……紙箱、全都是搬家用的紙箱，他打開其中一個看了看、裡面塞滿了女人的衣服。……想讓她消失掉的犯人就這樣堂而皇之的以我的名義、把她

的東西藏在我的店裡？該說是很有勇氣呢、還是根本就沒想怎麼藏呢？紙箱的數量倒是不多，他把它們塞進車子，總之先帶回去、其中說不定還能找到些什麼蛛絲馬跡。

—

……衣服……鞋子……小擺件……遊戲機？真看不出來、原來她還喜歡玩遊戲。

……加熱毯……毛絨玩偶……怎麼還混了件我的舊衣服在裡面？

……眉筆……口紅……像是我會挑來送人的東西。

……不只這些、肯定還有……

他乾脆把紙箱裡的東西都清了出來，順著每一件衣服摸過去、那件加厚的冬服中間手感奇異。……長方形的、像是個本子，他打開衣服、裡面包著的是一本相簿。

……空的。只是本空相簿而已。

……被擺了一道。

他全都翻遍了、就連衣服口袋裡也都檢查了。……沒有任何需要特別注意的東西、更別說是碎片了。

……肯定是遺漏了些什麼……

他靠在沙發上環抱起雙臂，就在他從據點回家的三天前，有個自稱是他「遠房親戚」的男人在伊藤當班的時間、以他的名義把這些東西送到了他店裡的倉庫。……聽伊藤的說法、似乎是高杉自己曾經把那位所謂的親戚帶到過店裡、還介紹他們互相認識……。除了再度印證了犯人和他有所聯繫以

外、沒辦法再得到些什麼額外的信息。「親戚」這個用詞倒是有些微妙、說是熟人不就好了？……除非……他住在這裡太久、已經到了說是熟人會有點怪的地步？不過外人應該也不會介意這個。或者是……犯人和她是親屬關係？……好像沒什麼根據。

……總之現在所知的信息還是侷限於……犯人和我互相認識、甚至可能住在這裡，可能住在這張……沙發上。

……應該不會吧？不過萬一……

鬼使神差地拉開沙發床、變換成床墊的那部分下方的儲物格裡放著的是……兩部手機、之前沒找到的平板還有電腦，和……一沓厚厚的照片。

針對怪異「隱刀」的觀察點紀錄：

一月十五日

無異常、尋找工作仍舊在進行。

買麥當勞就會開心、像個小孩子一樣。

從桂那裡獲得了手機、最近好像睡得更晚了。

不過從那之後、她也開始捧著辭典學習起了漢字。照這個
勢頭下去、應該很快就能學會打字了吧？

疑似是天氣原因，時常會在半夜出沒於我的房間。

目前沒有什麼合適的方法應對這種情況。

尾巴抱起來還算是舒服。

八

……奶奶……奶奶。

對不起、我……我們回來的很晚、我……

沒關係。……我知道你總是喜歡跑到山下去玩。……但是要記得按時回來、好嗎？

—

「……睡得還好嗎？」

「……還好。」她聽起來還是有些有氣無力，「……高杉呢、他來過嗎？」

「……一睜眼就立刻打聽別的男人的下落？就算是作為狐狸的我也會傷心啊。」慶喜把手中的托盤放上她床邊的小桌，「算了算了。……來吃點東西吧。」

……這是……什麼啊？

她坐起身、仔細觀察起了盤子中的食物，最下方以英式馬芬為底，紅色的蝦肉上是淋滿了醬汁的水波蛋，印象中高杉好像做過幾次這樣的早餐，但她不記得這道料理的名字。而讓她十分在意的是在蛋上面的一小堆黑黑的、但卻顆顆分明的……呃、醬？她舉起托盤上的餐具、就從哪裡開始切這點猶豫了半天，慶喜十分自然地從她手裡接過刀叉，「這樣一起切下去……就可以了。」

「……謝謝。」

……蛋黃流出來了、看起來真好吃……

她又起一塊放進嘴裡，本身就足夠爽脆的蝦肉被蛋黃包覆後變得更加鮮甜、作為基底的英式馬芬吸附了醬汁的醇香，咬下去時能體會到層層不同的口感。至於上面黑色的醬……鹹鹹的，有魚的味道。……是魚子嗎？嗯……

「怎麼樣、還不錯吧？你睡過去了一整天、我特意做了點清淡的……」

「……你自己做的嗎？」

「對啊。……別用那種眼神看我啊，怎麼、我會煮飯很令人驚訝嗎？」

「……挺好吃的。」她又叉起了一塊，「……我以為你會把這些事情都交給別人去做呢。」

「……雖然也是有那樣做的時候、不過偶爾還是自己動動手比較有趣。」看著她一口接著一口、他如釋重負，……本來還在擔心她會不喜歡吃魚子醬呢。

「……你還沒回答我前面的問題。」

「什麼？……喔、高杉來沒來過的事嗎？他一直都沒有露面。不過……我正好也有問題要問你。」

「……怎麼了？」

「『山神大人』是指什麼？」

「……你從誰那裡聽到的？」

「你心裡應該很清楚吧？當然就是你那個一身黑的弟……」

「……他有來過？」

「豈止是來過。」他搖了搖突然放出來的尾巴、上面的咬痕有著她眼熟的形狀，「真是的、以前見面的時候明明看起來還很乖呢……」

「……我要走了。」她放下手裡的餐具，「……謝謝你這幾天的照顧。」

「……真的嗎？都到這個地步了還要來這一套？」

「……。」

「就當報答我的靈氣、和我講講到底是怎麼回事吧？」他乾脆坐到了她旁邊，「……好不好？『山神大人』？」

「……你已經意識到那是在說我了、那你還有什麼要聽的？」

「如果說現在聚集了靈氣、有資格管理山中靈氣的你被稱作『山神』……那之前的『山神』就是你們的奶奶嗎？」

「……是這樣。」

「……但是傳聞裡的說法是在人類發現你們的村子之後……也就是……那件事之後，那片區域的人類才開始供奉山神、你們才被結界關了起來，這和現在的情況根本說不通。」

「……傳聞畢竟只是傳聞。山神是他們一直在供奉的，……在村子出事之後他們才開始供奉的是『隱刀』，……也就是被關起來的我和佑。……是不祥的妖神。」

「信仰出現了偏差……嗎？」

「……誰也沒想到會變成那樣。我原本應該是在那個時候……聚集靈氣、完成接替的儀式，但我……」

……逃避也不是個辦法。一定要回去的、那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說好的事，既然如此、那高杉能不能記起我又有什麼所謂呢？是我自己想讓他忘掉我、結果現在看見他真的什麼都不記得又承受不了，甚至還讓佑也……

……任性、反覆無常、總是在給別人添麻煩……

……這麼多年以來、我根本一點長進也沒有。

是我先擅自忘記了約定好的重要的事、所以現在我喜歡的人同樣也會忘記我。……或許藉此撇清關係就好了、人類和怪異本身也不應該糾纏在一

起，可還是會忍不住去想、還是會忍不住去找、沒辦法停止地想讓他想起我，可是這小小的我在被安排好的命運前還能做些什麼？我根本哪裡也去不了、我就連自己的弟弟也照顧不好。……這些糾纏在一起的痛和難過、不就是他每天所經受的嗎？明明丟下我就好了、明明不需要陪我承擔什麼，可為什麼還要來這裡……還說什麼「山神大人」、明明就連姐姐兩個字都不想再叫出口。

「……大狐狸。」她輕聲道，「……幫我準備回去的車吧。」

—

慶喜有些詫異、但他沒有多問。或者就這樣留在我身邊也不錯？他知道她的答案不是他想聽見的那一個，況且就算有他的靈氣、也僅僅是能讓她維持在一個虛弱的狀態裡而已。他也理解她、不如說他可能是她認識的人裡面最能理解她的那一個，被賦予身份的同時也要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哪怕這個身份是違背當事人意願被強加上去的。

「……你想什麼時候出發？」

「……晚上吧。」她望向窗外，「……我還有想去的地方。」

他為她準備了新的衣服和鞋子、目送她離開了大樓，他沒有跟著她一起、他不想讓她在最後還覺得他很煩。儘管不需要任何別的輔助他也可以知曉她的方位，他還是給了她一部手機叫她準備好出發的時候打給他。她回頭對他望了望、用他給的零錢坐上了附近的電車。

她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還要去哪。

熟悉的車站名一個一個地從她眼前閃過，可卻找不到一塊能讓她找到理由下車的站牌。她被人潮簇擁著下了車，車站外的十字路口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人多到讓她有些頭暈目眩。幾年前的某天她第一次站在這裡抬頭望，

高杉拉住她的手說別緊張、很快就會習慣的。如今的我可以獨自走過這條被人群覆蓋住的連斑馬線都看不太清的街了、是不是你也可以安心放開我的手了？周圍的建築裡有龍馬帶她去買遊戲機的店、久坂和她一起吃過的阿文推薦的下午茶、桂教她讀寫的小咖啡館、經常在休日和沖田消磨時光的貓咪咖啡廳，還有搭檔和她一塊來逛過的書店和遊戲店。她喜歡這座城市、她記得這附近每一條街道的名字，但這裡不是她的家、曾經不是、以後也不會是，夜色漸暗、無論是那些絢麗奪目的霓虹燈牌還是周圍說說笑笑的人都和她沒有任何關係、哪怕她曾經也是他們其中的一份子，但她已經再也沒有想像一個在這裡的未來的資格。

「……麥當勞……」

她推開門走到櫃檯前，一份板燒套餐、飲料換果汁，再加一份六個裝的雞塊，和他們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天一樣、和他之後每次買給她的也相同，沒有人能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想到和他在一起的以後，但那天她嚼著雞塊、只記得在玻璃窗透進來的陽光下的他一身墨綠、對她微笑起來的時候很好看。她沒有再因為想到這畫面而掉眼淚了、就像是在那一天她也一樣沒辦法做出任何表情，一切從這裡開始、就從這裡結束。她咬著手裡的漢堡，和往常同樣的醬汁、和往常同樣的調味，以為會無比懷念的食物此刻在嘴裡卻嚐不出一絲味道。她兩眼直勾勾地盯著窗外，飄起的小雨就像是八點檔主人公遭受挫折時的必備情景，只不過天底下從來都沒什麼皆大歡喜的好事、沒傘的人總是會被雨淋。

她擦了擦手，現在真的該離開了。

—

沒有碎片、沒有記憶的畫面、什麼都沒有。

那一沓厚厚的照片裡記錄著他們的過往、摸上去能感受到的卻只有陌生。他和她、還有一個他沒有印象的男人，照片裡的他們三個看起來好像家人、可現在的他卻是個什麼都記不起的局外人。他也沒辦法打開手機、平板或是電腦，估計是這些設備的密碼也都改成了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的日子吧？被奪走的不僅僅是這幾年的記憶、更是一部分的他自己，人就連自己也會妒嫉嗎？照片上的他展現出的幸福模樣讓他沒忍住笑了出來，他從不嚮往甚至是鄙夷這種所謂安定實則隨波逐流的大眾口中的「幸福」、或許這是一個讓他重新過上曾經那段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機會，可為什麼現在心裡唯一一件想做的事、是去找到她呢？能不能記起來以前的事都無所謂了、丟了曾經的回憶那就再創造新的就好了，只是這次我該找什麼藉口、再用什麼交換才能把你留下來？

—

「……都準備好了。……你知道我在哪裡吧？來接我吧。」

她放下手機、數著眼前墜地的細碎的雨滴，從前每當山裡下起大雨、她也是這樣蜷在洞口做相同的事。真的要離開的這一刻她卻覺得很平靜，再長的暑假也會結束、現在只不過是要回到原先的生活而已。雨勢越來越大、激起的水氣罩上了玻璃，她隱約看見一輛黑色的車子停在了店門前。她把餐盤放到回收點推開大門，車上的男人已經在那裡等待著她，她沒有開口、只是將目光轉向了旁邊剛停過來的另一輛車。雨珠掉落的聲音噼哩啪啦響，他把傘挪到她的上方、斜分著的瀏海很快被雨水浸成了一縷縷。

「……不要走。」

她推開他的傘，那三個字跟著雨一起落進了地上的水窪裡。他看著她走到那隻狐狸的傘下坐到了那傢伙的車子裡去，一切都太遲了、無論是剛講出口的話語還是現在才找到的碎片都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根本就無從出口的名

字不可能攔住她連頭也不想回的背影，還未離開同一座城市他們之間就已經被賦予了追不上的距離。水霧氤氳朦朧視野、他突然想起那一天窗外也是下著這樣的大雨，她揉著眼睛擠在他懷裡、哽咽中的零碎詞語正好能拼成一句我喜歡你。

針對怪異「隱刀」的觀察點已錄：

三月十日

我好像犯了一個錯。

九

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了。

踩下油門的那一瞬間頭腦空白一片，也許只是不想留下遺憾、也許只是還不能甘心，她一邊抹著眼淚一邊說著我不想和你分開、我不想見不到你的情境一直回閃在腦子裡。我還沒能找到最後一塊碎片、我還沒能把你的名字記起，哪怕就算是要這樣一路追到九州或是北海道我也不會停。

……要甩掉他嗎？他都跟了快三個小時了……。慶喜回頭望了望，真沒想到她身上的固執是從這裡來的。她靠在靠背上閉著眼睛，從嗓子眼裡擠出的表示贊同的音節很輕很輕。慶喜擺了擺手、司機會意離開高速拐進了小路，不過就算不特意甩開他、估計他油箱裡的油也撐不了多久了……。

她從上車就沒開口講過一句話，慶喜把目光從她的方向收回，明明是個較為嚴肅的場合、這兩人間的氛圍卻有點像在鬧分手的小情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怎麼樣也不至於會此生不見，不過窮追不捨的那方也確實是個曾經為了留下她連命都要拿出去賭的狂妄傢伙……明明只是個人類、卻被他們口中的「神明」迷成這樣。他沒忍住勾起了嘴角，這種幾百年都不一定能看見一次的精彩鬧劇到底會以怎樣的結局收場？神明才是人類心中能創造奇蹟的那一方、那迷上了神明的人類呢？他打了個響指，那就來看看想要獨佔神的傢伙、到底有沒有得到過神的偏愛吧？

—

……跟丟了。

……油箱也快見底了。

高杉把車停進休息區，那隻狐狸使了些障眼法、他們的車子拐進小路後乾脆整個都消失不見了。……難道就要到此為止了嗎？

……不、肯定還有什麼辦法……

口袋裡的手機震了起來，屏幕上彈出一串地址，另一條消息緊隨其後，「我們也在路上了。」

……真是的、到這個時候才肯來幫幫忙……

……有你們這種朋友、我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啊？

—

「……看來消息已經傳達到了。」

「哎呀、土方先生。」靠在椅子上捧著手機的沖田仰起頭、前方的屏幕上顯示著各處攝像頭捕捉到的畫面，「我可沒做什麼有違那位大人吩咐的事。」

「……接下來估計會很忙、……我們也沒空檢查一個匿名號碼發出的消息了。」

—

按下發送鍵，久坂調出地圖、把手機扣在了車子裡的支架上。坂本和桂也已經出發了，……這個晉作、做事總是這麼莽撞！雖然不知道發送晉作開車追了出去的消息的人是誰、不過還真是幫了大忙，她的目的地應該就是當時發現晉作的那座山沒錯……只是入口很難找。……現在出發的話怎麼樣也要晚幾個小時才能到，……沒時間多考慮了、走吧！

—

……到了。

就這樣壓著限速開了幾個小時、終於到了久坂發來的地址附近，那是一座貼著山腳的無人集落、看樣子已經荒廢了許久。沙土路上的車轍還很新，估計那隻狐狸把她送到之後就直接離開了。高杉下車檢視四周、除了來時的那一條路以外只剩包圍著集落的連綿不斷的山。……接下來該去哪？

「喵」

……貓？

一隻黑貓在距離他不遠處舔著爪子蹭著臉，連著幾聲喵叫後它抻了個懶腰、在沙土上磨了磨爪子、慢悠悠地朝著山的方向走去。……如果運氣夠好的話、貓也會來幫忙嗎？那隻黑貓向上一跳、對著他回過了頭。

……那是……一條可以上山的小路。

估計是因為荒廢了太久、要不是有所提示的話很難注意得到。他對那隻黑貓點了點頭、毅然決然地在這漸染夜色之時衝進了那一片雜草中。

……再稍微等一下……我馬上就……！

—

天越來越暗，他跟著直覺一直走一直走、原本被草木覆蓋著的視野突然開闊了起來，已經褪色的陳舊鳥居屹立在前、其中的景色相同也不同。

……結界嗎？

他向鳥居的另一側伸出手，身為陰陽師、他知道再向前一步就是所謂的「神隱」，也許踏出這一步之後就再也沒辦法回頭，他卻忍不住掛上了一副這幾天來最放鬆、最發自內心的笑。……能感覺得到，她就在這結界內、她就在这鳥居之後等待著他，只是想到和她的距離只剩下這麼一點點、他就遏制不住這興奮。就算是要一直留在這裡也無所謂，他想摸摸她的鱗片、他想

讓她的尾巴尖繞上他的腳踝，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迷戀上的是什麼、儘管如此向前邁出的腳也不會退縮，就算幾年前第一次見到她的那一刻就知曉結局會如何、他也不會換一條路重新來過。

金豐村怪異「隱刀」的觀察點已錄：

四月七日

狀況無異常。

已發現她正在尋找白犬對象，只不過她似乎不太想回到山裡去。

接下來本會進行疏導，讓她做好回家白犬的心理準備。

他已經進入了結界。

……接下來、我們只能希望一切順利了。

畢竟他可是那位運氣很好的高杉先生、是吧？

—

……高杉……我……

……我……

「……睡吧。」黑色的蛇尾繞上她的手臂，「……睡起來的時候就不會再難受了。」

「……再等……」

「等多久會有什麼差別嗎？」

「……也是喔。」

他幫她脫去外衣，又用尾巴尖掃起泥土、蓋住了掉在地上的翡翠碎片。完全蛇化的搭檔把她捲起、輕微的摩擦讓沒有體溫的鱗片也有了一絲暖意。

「……睡吧。」

他又重複了一遍、聲音聽起來比剛剛還要沙啞。

……都結束了。

……我終於把你帶回家了。

……姐姐……

—

……鳥居後是……一片空地？

到處都有被燒焦過的痕跡、在那黑灰之上就連雜草也沒辦法長起，月光傾瀉而下、抬頭時正好能望見灑滿天空的星星。……他知道這裡，這裡是她長大的地方、這裡是她曾經一直生活的地方，風擦過樹葉沙沙中伴著蟲鳴，……現在你會在這裡？

「嘶」

「噓！」

……找不見人影、但他確實聽見了小孩子的聲音，那些嘶嘶聲並不是人類的話語、可他一下就理解了其中的含義。

出去！

人類、出去！

沒理會這些沒有實體的小孩子的話、他集中精神感受著她的方位，……應該就是……這邊。半地下的洞口不用向前走多遠就可以望見，……她就在這裡，已經很近了、終於……

出去！

一股莫名的力繞上他的腳腕向後拉，回頭閃過眼前的是半透明的蛇的尾巴，不止一條甚至還在不斷增多、接著就連手腕也被一起纏了起來。他一個不注意跌坐在地，那些小孩子的嘶嘶聲變得更加清晰。

就是你們這些人類……出去！滾出去！

我們不會讓你再欺負他們的！

離開我們的家！

……他們？

拉扯的感覺一下消失、一時間周圍也變得安靜。

……同類？

他沒有尾巴、他不是同類！

可是他說我們的語言！

他身上有她的味道！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她在哪？……我在找她。

他被猛地一下推進洞口、裡面像與世隔絕了一樣安靜。……她就在前面、就在距離他沒有幾米的前方，他沒工夫思考為什麼自己會講蛇的語言、為什麼眼睛可以自動適應這裡的黑暗，他衝向前、衝向那張被捲起來的比人類白皙一些的臉。攔在他面前的黑色巨蛇頂開他的身體、咧開嘴角亮出獠牙，攻擊姿態下無法被掩蓋的是那雙蛇瞳裡的掙扎。

太遲了。

——

什麼……？

很快她就不會再記得你了。

……不會的。……我會把她叫起來、然後帶她回去。

……算了、隨你吧。……別人說什麼都不會聽、現在她也變成了這樣。

他化回半人半蛇，那張臉果然和照片上的那個高杉沒有印象的男人一樣。他沒有阻攔高杉、只是放開了捲著她的尾巴走向了山洞的出口，……畢竟無論是誰、現在都已經什麼也做不了了。

「……我倒是也希望過你能做點什麼。」他停在洞口前、笑裡帶著的滿是自嘲，「……真的。」

——

……好像……

……有人在……叫我……

「……謹。」

「……小謹？」

「……我知道了、這就起來了……」

她揉著眼睛、鑽出鬆軟的泥土，「……怎麼了、佐依？」

「……我想跟你聊聊。」被叫做佐依的半蛇孩子用尾巴牽住她的手，
「……去空地那邊吧、去我們經常坐的那地方。」

平時總是很吵鬧的空地上居然很安靜、一群半蛇孩子正規規矩矩地盤在那裡曬太陽，難得的也沒有什麼風、陽光把身上烤得暖烘烘的。佐依帶著她鑽進空地的角落、被繁雜的枝葉包圍住的是兩顆形狀古怪的小樹，尾巴盤上去的話很舒服。

「怎麼啦？」陽光有些晃眼、她看不太清佐依的臉，「……想和我聊點什麼？」

「你這幾年過得好嗎？」

「……嘶？嗯、還好吧……」

「那邊很有趣吧。」佐依用尾巴尖戳著地上的竹葉，「你有想我們嗎？」

「……嗯。」

「沒關係、就算沒想也沒關係。畢竟那個時候我們……」

「……對不起。」

「沒什麼可對不起的、你這不是回來了嘛。……但你還會離開、對不對？」

「……沒有那種事。」

「他在叫你。他叫了你很久。」

「……都無所謂了。」

「你喜歡他吧？」

「……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可你把你的一部分給了他。」佐依突然嘶嘶地笑起來，「佑呢？他不是氣壞啦？」

「……是啊。」她也跟著笑起來，「他還差點咬了我呢。」

—

……醒醒、醒過來、求你……

在懷裡的她涼涼的、軟軟的、一動也不動，貼近她的時候能聞到草木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她睡得很沉、睡得很香，……就像在客廳的被爐裡、就像在他房間裡的床上。……最後他也什麼都沒有做到，仍舊缺失的記憶和沒能找全的碎片嘲笑著他的不自量力，那張一睡不醒的白皙臉龐煎熬著他的心。

……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他掏出口袋裡的骰子碎片捏在手裡，觸犯了禁忌的人自然也不會得到奇蹟，只是他還沒辦法接受那現實、沒辦法接受才被他攬進懷裡的她就要這樣離他而去。

……起碼……讓我再叫一次你的名字……

……我的……我的……

—

「……謹。」

佐依攔在她面前，「你真的、真的想這樣做嗎？」

「……只不過是回來生活而已，一直都是這樣、有什麼想不想……」

「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她直視著隱刀的眼睛，「你真的願意放棄這幾年來的一切嗎？和那個正在叫你的人類有關的一切、和你在那邊所經歷的一切。你真的做好這個覺悟了嗎？」

「……這是我必須要負起的責任、也是為了佑……」

「回答我！」

—

……她……動了……？

儘管只有很小很小的一小下、他看見了她的尾巴尖輕輕地扭了扭。

……還不是就此放棄的時候。

……她尾巴尖指著的地方……好像有什麼……

最後一塊碎片在泥土裡散發出幽幽的光。……可是事到如今到底還能做點什麼？他把最後一塊碎片撿起放在手心，剛剛握得太用力、有幾塊碎片已經扎了進去，紅色和翠綠色混雜在一起。

……要是你……從來沒遇見過我就好了。

……忘了我、然後……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你！我已經……不想再過沒有你的生活了。

……現在的我……已經……

……別說這種話！……我會找到辦法、我會帶你回去！

……謹！

厚厚的泥土之上有什麼東西被一點一點地擠壓、碎裂，恍惚之間好像還有誰的哭聲也參雜了進去。

……我根本就……沒想讓你來治好我。

……如果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我的病因、又何來治好不治好一說？

……如果一定要讓我忘記你、我寧可……

血滲進土壤奪走他的呼吸，意識朦朧之際耳邊傳來了她輕聲低語。

……別離開我……高杉。

……別離開我……

針對怪異「隱刀」的觀察點已錄：

八月二十二日

肯定還能找到些什麼方法……

~~……能讓她成功留下來的話、就~~

我會把她留下來。

「……就算、就算我不想！可是那又怎麼樣？我已經沒辦法離開山裡了、我的人已經碎掉了、小佑也已經受夠我了！我什麼都做不好、我什麼都不明白、我也沒能保護好你們！……我好像一直在這裡從來沒有長大過。明明也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可是我、我……」

「……你總是這樣。」

「……。」

「……總是講不出自己的想法、然後就一個人跑來這裡偷偷哭很久。……被那些笨蛋同伴講壞話的時候也是、跟你那個固執的弟弟鬧彆扭的時候也是。」幫她擦去眼淚、佐依對著她輕輕笑起來，「……你真的很不適合接替奶奶來做這些事呢。」

「我知道的、從小大家都這麼說……」

「也不都是因為這個啦。……很多同伴只是因為嫉妒而已、因為奶奶總是很偏愛你們兩個。……畢竟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小孩子。不過……我們都知道你有一天會離開、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為什麼？」

「就是一種感覺。……就像佑剛到村子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喜歡你一樣、一下就能看得出來。」

她沒忍住、噗嗤一下笑了出來，「……什麼嘛。」

「……就像我們都知道你很善良、很溫柔一樣，……只不過有的時候做起事來呆呆的。」

「……但是我……是因為我的關係村子才……」

……闖了大禍的我、怎麼可能算得上善良呢……？

「……那不是你的錯。在奶奶對那些人類切斷了山的恩惠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想找個機會到村子裡來了。……那天奶奶……之後，結界變得薄弱、他們怎麼樣都會……」

「可是要是我能早點發現他們跟著我找到了來村子的路的話、大家就不會……」

「……別那樣說。」

她用力吸了吸鼻子。

「……我們現在不是都好好的在這裡嘛！」佐依擺了擺手，「……雖然沒有身體、但那都是小事。……倒是你、明知道不可能把我們治好之後還在一直用自己的肉來修補我們的身體……像個笨蛋一樣。」她頓了頓，「……會很痛吧？」

……要是能把你們救回來的話、多痛我都……

……謹！

她和佐依同時轉向對方，……該做決定了。

—

……謹、她的名字叫謹……！

……想起來了、全都想起來了，從那張一開始連表情都做不出來的臉、到每天總是掛在嘴角的笑，那件已經穿到走型的白睡衣、從來不離手的遊戲機、堆滿被爐桌的麥當勞、不知道讓他愣神多少次的藍色蛇鱗，還有住在客廳裡的那個她的雖然討人厭可其實很乖巧的弟弟。他們第一次一起看電影、

第一次一起在外面吃東西、第一次一起過聖誕節、第一次一起去做新年參拜、第一次出去旅行……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起。

明明不想離開卻憋到最後一刻才承認、明明也喜歡著我卻一直藏到準備好要走的時候才開口、明明根本就不想離開我、明明根本就不想忘記我。胸口突然傳來一股古怪的感覺，他伸手摸了摸，那是她的鱗片、那是他曾經拼命挽留過她的證明，它們一直都在那裡、就像她的東西一樣一直都離他很近。他抬起頭、眼角的濕潤迷離視覺，那一瞬他好像看見了她還在兒時的臉，當時對幾百年後的未來一無所知的他只是覺得小小的她很可愛、想都沒想就把那串團子塞進了她的手心。

—

「凡事都有一個原因。……奶奶曾經也這麼說過。……當時我們就在想、為什麼我們沒能獲得新生、而是留在這裡化為了靈呢……不過現在我明白了，我們一直都在等待這一天、等待你回到這裡。」

「可是我回來得太晚……」

「沒關係，只要能回來、多久都不算晚。……別看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樣子，在這些年裡我們也想了很多、考慮了很多。……現在的我們、可是會比你自已一個人做得更好喔？」

「但、但是……」

「我們不會孤單、沒有身體也更加自由，雖然偶爾還是有點想抓些小老鼠來吃啦……」

「……不、不行！那樣你們不就永遠被困在這裡了嗎？沒辦法獲得新生、沒辦法離開山裡，你們不應該……」

「沒關係的。我們可是山之子喔？這本來就是應該由我們一起承擔的責任。……再者說，和你不一樣、我們可都很喜歡在山裡呢。……至於佑那傢伙、不管怎麼樣都會跟著你走的吧？他那麼黏你、平時他就連我們叫你姐姐都不許……那種古怪的性格、這些年裡肯定也經受了很多挫折吧。」

「可我什麼都沒有做、我應該和大家一起留在這裡……！」

「你喚醒了山的靈氣。……這樣就足夠了喔？畢竟那只有你才能做得
到。……我們都看見了、真的很痛吧？明明是唯一一條有治療能力的小蛇、
結果最後那些痛全都到了你身上……你已經替大家分擔了很多了。」

她低下頭、沒有再開口。

「……開心點、沒什麼可擔心的喔？只不過是壞掉的身體、用你當時補
給我們的那些部分重新再做一具就好了、反正我們也用不上啦。」

「可我擔心的是你們……我不能這樣離開、我不應該……」

「那沒事多來看看我們不就好啦？聽說山下的人類也是這樣，總有一天
要離開養育自己的家、然後再到外面去組建起新的家庭呢……」佐依牽起她
的手，「……況且最希望你能自由地生活的、一直都是奶奶喔。」

「……奶奶……」

「所以現在、你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了嗎？」

—

……我不想……放棄這幾年來的生活……

……我不想……忘記這些年來的經歷……

……我……要回去……

……要和高杉……和小佑……和大家……一起回去……！

無數半透明的手和蛇尾抓住她身體的各個部分、彷彿要把她從他懷裡搶
走。不、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想起她、我好不容易才找回她，不要把她
從我這裡——！

……交給我們吧、交給我們吧。

……現在是該由我們把她治好的時候了。

「……你們……等等！」

他跟著被拖走的她一路跑出洞口，一陣天旋地轉、像是地面和天空的方向突然調換，漆黑一片的夜空一下變成了暖洋洋的午後，他看著她從那片空地後不遠處的那片蘊含最多靈氣的土地裡鑽出來，從小小的、短短的、走幾步路就會摔跤的那麼一小點，慢慢長高、束起頭髮、尾巴也捲了起來，只是那湛藍的鱗片從來都沒有過改變。陽光下的她好像閃著光，她耳朵上別著花、嘴裡叼著不知道從哪抓來的胖老鼠對著他旁邊用力地揮著手。

「……姐、姐……」

那是高杉第一次看見他哭、或者說他長大了之後就沒再哭過。淚水滑過臉頰，忽然有了實體的半蛇孩子們嬉笑著拉住了他的手，小佑、小佑，又在因為姐姐哭啦——！他們一起指向前方，原本在那裡的她的幻影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靜靜地躺在那裡的她、碎裂的人身上開出無數花朵的她、會被他們一起帶回人類世界的家一起生活的她。半蛇孩子們圍在她身邊輕聲念叨起來，小槿、小槿呀……你總是喜歡偷偷跑出去玩、沒想到現在真的要去人類的世界生活啦！

……你看、你果然沒辦法像奶奶一樣把管理靈氣的事做好！

……都什麼時候啦、不要這樣講人家！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看看人類世界的東西呢。……是不是真的很好玩呀、小槿？

……小槿、小佑！我們會很想你們呀！嘶……嘶嘶……

他們齊聲哼唱起山的歌，簇擁著她、托舉著她，他們吹落她身上的花瓣、放上了自己胸前的帶著她鱗片的一小塊，隨著一陣淡藍色的光、碎裂的骨骼復原、關節再度連接，依附於那之上的血肉重新築起。但是還差一點、還差那麼一小點，高杉和搭檔默契地一同舉起手、咬下肉的那一瞬間居然並沒覺得痛，它們貼上她的胸前、填補起了她身體的最後一塊空洞。

要照顧好她喔。

要好好帶她玩喔！

要經常來看看我們喔！

高杉環住她的腰、從他們托舉著她的尾巴之上接過了她的，她還是睡得很沉、睡得很香，只是現在他不需要再去擔心些什麼了。

該回家了。

十二

……可能還是會忘記一點東西。不過沒關係！慢慢就都想起來啦……

……晉作！我們都擔心得要……！

……想罵我的話之後再說！先把她抱回車上……小心尾巴！

……照顧好她。

……你不一起走嗎？

……再等一會、很快就回去了……

……槿小姐能平安無事真是太好了。這是一點薄禮、就當是為了慶祝她回來吧。

……她還要睡多久？

……她之前可是有一半的身體都碎掉了啊？復原了也得好好休息上一會兒呢。……別著急嘛，就算你看我不順眼、好歹看在我是天狐的面子上也聽聽我的話吧？

……該回家了。他為她戴上已經復原好的翡翠骰子項鍊，……這次是真的、真的該一起回家了。

—

……我好像……做了一個夢。

隱刀揉了揉眼睛，……怎麼又在這個時候睡著啦？房間裡拉著窗簾、看樣子天早就黑了，軟軟暖暖的被窩攔住她的去路、尾巴裡捲著的小兔好像在因為想多睡一會而吵鬧。她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後慢慢爬下了床，推開房門的那一刻、她聽到了廚房裡的什麼東西正咕嘟咕嘟地冒著泡。

「……高杉……？」

她吐了吐信子，好香喔。好像睡了很久、肚子都好餓了……。跟著廚房的微弱燈光走到餐桌前，她盤上椅子、餐桌上正被不斷加熱的小鍋裡傳來一陣陣香氣。

……是高杉準備的晚飯嗎？

……可是高杉……不是已經把我給……？

「……肚子餓了吧？」高杉把打好了雞蛋的小碗放到她面前，「想配米飯還是想下些烏冬進去？」

「……我想吃米飯！謝謝你……」

……果然剛剛只是做了噩夢而已。高杉還好好的、胸口的鱗片也都還在呢。我到底是睡了多久？連夢和現實都有點分不清了……

「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嗎？好像很久沒有吃牛肉鍋了……」

「……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他放下米飯和餐具對她笑了笑，「歡迎回來、槿。」

……歡迎回來……？

……什麼意思……？

可是肚子太餓了。她沒有多問、夾起鍋裡煮好的牛肉片放進小碗、仔細地裹上了蛋液。

……不、不對，哪裡不太對。

……為什麼只有兩副碗筷？

她轉頭看向玄關和客廳，搭檔的外衣不在、鞋子不在、包包也不在。

……小佑……不一起吃晚餐嗎？

……晚班嗎？可是他從來不會錯過我們一起吃晚飯的時間……

……我還在……做夢嗎……？

她放下筷子，「高……？」

咔嚓。

鎖孔的鑰匙轉動、大門被吱呀一聲推開。仍舊一身黑色的搭檔站在門口、手裡還拎了個大盒子。

「……抱歉。……蛋糕店的隊伍有點長、耽誤了些時間。」

「……小佑！……快點過來吃飯吧！」

……我以為你不會回來了。但她沒有講出口。

「……嗯。」

「快點啦！煮太久牛肉就要老啦……」

—

一起吃過晚飯，他們一起看了電視、又一塊玩了會遊戲，她擠在被爐裡、咽下最後一塊芝士蛋糕後嘟囔了起來，小島上怎麼長了這麼多雜草呀？她按著手柄上的按鍵、被爐裡的暖意讓她沒忍住哈欠，明明都睡過很久了、怎麼眼皮又開始……

「去睡吧。……今天是週末、想多睡會也沒關係。」

她抱著小兔、聽他們兩個的話乖乖回了房間爬上了床。她看著窗外路燈透進來的微弱的光，……真好呀、好像好久都沒這樣一起度過一個平靜的晚上啦……。既然是週末、那明天一起出去逛逛、一起買點好吃的吧……

眼皮越來越重，她閉上眼，……晚安啦。

……明天也會是很好很好的、很幸福的一天。

—

「不多留一會嗎？」

「……我只是想最後再看看她。」

「說得像你再也不會見到她了一樣。」

搭檔沒回話。他坐在玄關的椅子上低頭擺弄著鞋帶，「……我還有最後一件事想問你。」

「什麼？」

「……那個時候、你是真的想殺了我嗎？」系好了一個蝴蝶結、他又開始折騰另一隻腳，「……別說你沒有那段記憶了什麼的。」

「……你想聽實話嗎？」高杉環抱起雙臂靠在牆邊，「……我倒是希望過你能消失掉。」

「……我就知道。」

「……不過有的時候我也覺得你能在這裡真是太好了。」他拍了拍搭檔的肩，「……起碼吃過早飯再走吧。」

搭檔站起身，只要從玄關探頭進去一點就能看到客廳、看見那張特意為他換好的沙發床。……或許多留一夜大概也沒什麼，只是他害怕當他躺下去的那一刻、望向那熟悉的天花板後準備閉上眼的那一時、他就再也沒法保留要離開的想法了。

十三

「……也有很多怪異可以和人類共存的案例。所以、我們隸屬於政府的官方陰陽寮更是要針對不同情況靈活處理這些混入人類社會的怪異，杜絕一刀切的政策和不公平的……」

「……哈？都說官家的陰陽師政策嚴格是出了名的、這和說好的也不一樣……」

「小聲點。……我可不想在入職培訓的時候就被記名字。」

「……好吧、好吧……」

金髮的年輕陰陽師用手拄著桌子，沒想到第一天來官家的陰陽寮報道就聽了這麼一大堆讓人頭痛的官僚主義廢話。……雖說辛辛苦苦考上之後的待遇是不錯、但總感覺這裡的氛圍和想像中不太一樣……

……再說了、怪異和人類一起生活？這話由官家的陰陽師嘴裡說出來、怎麼想都是千不該萬不該吧？

她撇了撇嘴、湊到一旁的同伴身邊，「……結束啦結束啦。接下來要去做什麼？」

「你不去取制服嗎？」

「對喔！差點忘記了、還要取制服呢……。我記得位置大概是在……」她舉起手機，「……不遠不遠，大概坐個三站電車就到了。那邊好像有間不錯的茶泡飯、肚子好餓……」

「你廢話太多啦。」同伴推開她的手機、臉上的表情一臉無語，「走吧。」

—

真不愧是東京啊、都市感好棒！……就是物價要是也能像老家那樣平易近人就好了。金髮的陰陽師一手提著大把購物袋、另一手牽著同伴，走向車站的同時不停地四處張望，……高樓大廈看久了還真是讓人有點頭……鳴哇！

「抱歉抱歉！有沒有撞傷你？」

「沒、我倒是沒事啦……」

和她撞了個滿懷的黑髮女人飛速地彎下腰、撿起了她弄掉在地上的購物袋，「……剛剛有些著急、真是不好意思！……欸？這個紙袋是我有在幫忙的店……」

……是取制服那間店的店員嗎？……剛剛倒是沒看到她。黑髮女人拎起整理好的購物袋遞到她手裡，「嘿嘿、這樣就好啦。」

……真、真可愛啊！她恭恭敬敬地雙手接過袋子，笑起來像天使一樣……

「喔、我該走啦！」一輛看起來不便宜的車子停到了他們旁邊的臨時車位裡，見車子停過來、漂亮女人臉上露出了一個大大的笑。她理了理自己手上的購物袋、又轉頭對她叮囑道，「可別再弄掉東西啦。」

「啊、嗯……好。」

坐在車上駕駛位的男人降下車窗，「怎麼了、僅？是認識的人嗎？」

「沒有沒有、是我撞到別人、弄掉東西啦……」

……男友嗎！？可惡……戴著墨鏡也蓋不住那傢伙的獨特氣質，還有那搓小鬍子……！……這樣我不就完全沒競爭力了嘛……

車子的後門突然被推開，一位一身黑色的男人下了車、自然而然地從漂亮女人手裡接過了購物袋放進了後備箱。

……不、那這位又是啥啊……？

好像是聽見了她心裡的碎碎念一樣、一身黑的男人回頭看了她一眼。……好、好兇！我就想想、我就想想還不行嗎！

同伴的手用力按上她的肩，「你看夠了沒有喔？」

「哎呀！抱歉、抱歉……」

她們兩個裝模作樣地走向車站、其實偷偷地一起目送了奇怪的三人組合坐上車子直到離去。見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同伴幽幽地開了口，「你沒注意到嗎？」

「啥啊？」

「……是怪異啊。」

「……啊？」

「那位把你的魂都快勾走的漂亮姐姐和那位一身黑先生、都是怪異啊。」

「……真、真的假的啊！我完全沒……」

「……你到底怎麼考進來的啊？真是的、我接下來居然要和你這種傢伙做工作搭檔……」

……居然真的存在……

……和人類一起好好生活……的怪異嗎？

……而且看起來……像家人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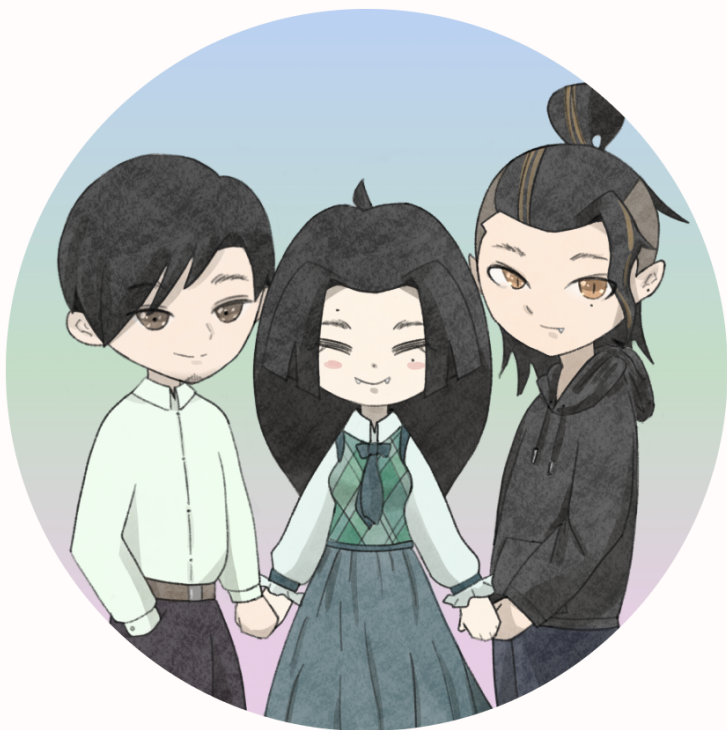
「……不過、還真希望也有漂亮姐姐和帥哥開著不便宜的車子來接我啊……」

「你這傢伙、重點完全搞錯了吧？」

「……哎呀、哎呀……」

「……真是的、再犯這種傻就把你丟到山上喂蛇吧。」

坐在車子上的隱刀和搭檔同時打了個噴嚏，……是空調太涼吹到了嗎？不過沒關係、很快就要到家啦。



Fin.

最後的一點廢話

非常感謝您讀到這裡！

沒想到萬聖節準備隨便寫的幾千字變成了這麼長的東西（

嘗試加入了很多不太一樣（？）的排版，希望讀起來不那麼無聊！

不過到底還和原作有啥關係www

總之家產一定要幸福啊！

最後留一個匿名提問箱的地址：

<https://pome.vip/ekblmm>

（其實還想弄Wavebox的但是沒弄明白所以只有POME（

如果有感想或repo的話大感謝1111

以上

20250217

栗

要一起回家囉。

